

文明小史
一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引首

南亭亭長新著

自在山民加評

全 至五十六期完 共六十四

楔子

做書的人。記得有一年。坐了火輪船。在大海裏行走。那時候天甫黎明。偶至船頂。四下觀望。但見水連天。天連水。白茫茫一望無邊。正不知我走到那裏去了。停了一會子。忽然東方海面上。現出一片紅光。隨潮上下。雖是波濤洶湧。卻照耀得遠近通明。大眾齊說。要出太陽了。一船的人都。闔到船頂上等。著看。不消一刻。潮水一分。太陽果然出來了。記得又一年。正是夏天。午飯纔罷。隨手拿過一張新聞紙。開了北窗。躺在一張竹椅上。看那新聞紙消遣。雖然赤日當空。流金鑠石。全不覺半點歎熱。也忘記是甚麼時候了。停了一會子。忽然西北角上。起了一片烏雲。隱隱有雷聲。霎時電光閃爍。狂風怒號。再看時。天上烏雲。已經布滿。大眾齊說。要下大雨了。一家的人。關窗的關窗。撥棹的撥棹。都忙個不了。不消一刻。風聲一定。大雨果然下來了。諸公試想。太陽未出。何以曉得他就要出。大雨未下。何以曉得他就要下。其中卻有一個緣故。這個緣故。就在眼

前。只索看那潮水。聽那風聲。便知太陽一定要出。大雨一定要下。這有什麼難猜的。做書的人。因此兩番閱歷。生出一個比方。請教諸公。我們今日的世界。到了甚麼時候了。有個人說。老大帝國。未必轉老還童。又一個說。幼稚時代。不難由少而壯。據在下看起來。現在的光景。卻非老大亦非幼稚。大約離著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時候。也就不遠了。何以見得。你看這幾年。新政新學。早已鬧得沸反盈天。也有辦得好的。也有辦不好的。也有學得成的。也有學不成的。現在無論他好不好。到底先有人肯辦。無論他成不成。到底先有人肯學。加以人心鼓舞。上下奮興。這個風潮。不同那太陽要出大雨要下的風潮一樣麼。所以這一千人。且不管他是成是敗。是廢是興。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將來總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個功臣。所以在下特特做這一部書。將他們表揚一番。庶不負他這一片苦心孤詣也。正是

謗書自昔輕司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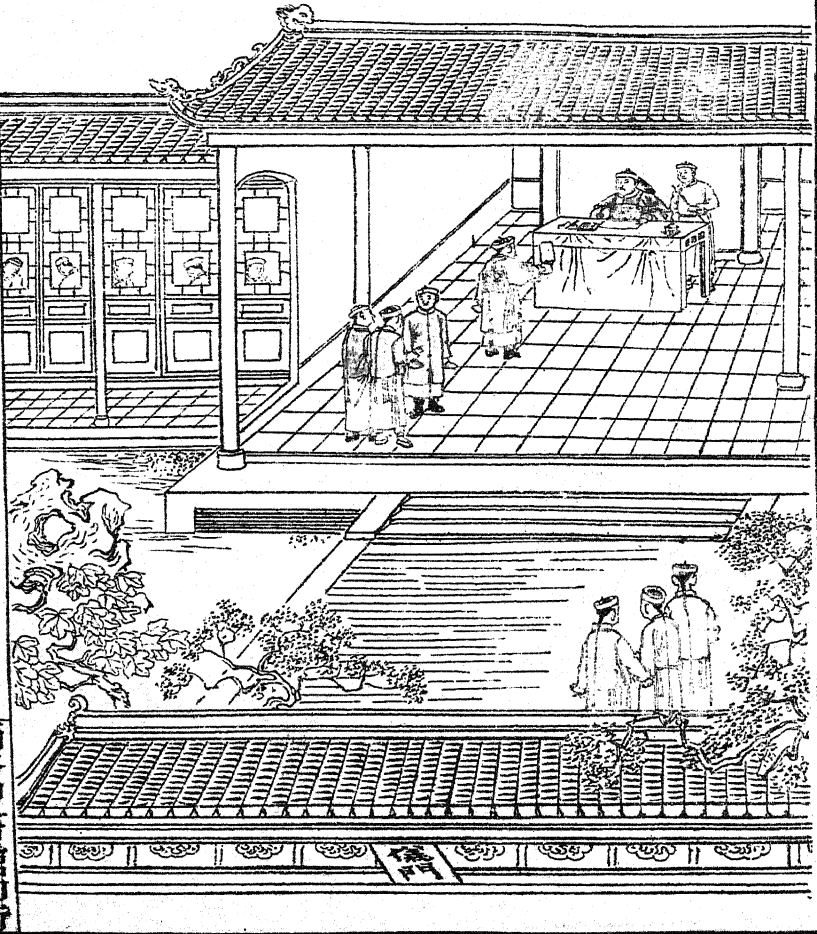
腐朽神奇隨變化。

直筆於今笑董狐。

聊將此語祝前途。

欲知書中所言何事。且聽初回分解。

校士館家
奴譚歷史



高陞店太
守謁洋人



高陞老店
安廣客商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第一回

南亭亭長新著

自在山民加評

校士館家奴譚歷史

高陞店太守謁洋人

却說湖南永順府地方毗連四川。苗漢雜處。民俗渾噩。猶存上古樸陋之風。雖說軍興以來。勳臣閥閱。焜耀一時。却都散布在長沙岳州幾府之間。永順僻處邊陲。却未沾染得到。所以他那裏的民風。一直還是樸陋相安。執固不化。只因這個地方。山多於水。四面岡巒迴伏。佳氣蔥蘢。所有百姓都分布在各處山凹之中。倚樹爲村。臨流結舍。耕田鑿井。不識不知。正合了大學上樂其樂而利其利的一句話。所以到這裏做官的人。倒也鎮日清閒。逍遙自在。不在話下。且說這時候做知府的。姓柳名繼賢。本籍江西人氏。原是兩榜進士出身。欽點主事。吏部觀政。熬了二十多年。由主事而陞員外。由員外而陞郎中。這年京察屆期。本部堂官見他精明練達。勇敢有爲。心地慈祥。趨公勤慎。就把他保了進去。引見之後。奉旨記名。不上半年。偏偏出了這個缺。題本上去。又蒙聖上洪恩。著他補授。謝恩之後。隨向各處辭行。有一個老友。姓姚名士廣。別號遜齋。本貫徽州。

年紀七十多歲。本在保定書院掌教。這番因事進京。恰好遇著柳知府放了外任。從此南北睽違。不能常見。姚老先生便留他多住幾日。一同出京。到了臨動身的頭一天。姚老先生在寓處備了一席酒。替他餞行。約摸吃到一半。姚老先生便滿滿的斟了一杯。送到柳知府面前說道。老弟此番一麾出守。上承簡命。下治萬民。不要把这知府看得輕。在漢朝已是二千石的職分。地方雖一千餘里。化民成俗。大可有爲。愚兄所指望於老弟者。祇此數言。吾輩既非勢利之交。故一切陞官發財的話。頭概行。蠲免老弟如以爲是。卽請滿飲此杯。原來這位姚老先生學問極有根柢。古文工夫尤深。目下年紀雖已古稀。却是最能順時達變。所有書院裏的學生。無有一個不佩服他的。柳知府自己亦是八股出身。於這姚老先生。却一向十分傾倒。且說當日聽了他這一番言語。便接杯在手道。小弟此行。正要叨教吾兄。今蒙慨贈良言。尤非尋常感激。但是目下放了外任。不比在京。到任之後。何事當興。何事當革。還求吾兄指教一番。以當指南之助。說罷。便乾了那杯酒。將酒杯送還姚老先生。自己歸坐。仍舊對酌。姚老先生道。要興一利。必須先革一弊。改革之事。甚不易談。就以貴省湖南而論。民風頑固。已到極點。不能革舊焉望。生新。但我平生最佩服孔夫子有一句話。道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說這

話。並。不。是。先。存。了。秦。始。皇。愚。黔。首。的。念。頭。原。因。我。們。中。國。都。是。守。著。那。幾。千。年。的。風。俗。除。了。幾。處。通。商。口。岸。稍。能。因。時。制。宜。其。餘。十。八。行。省。那。一。處。不。是。執。迷。不。化。扞。格。不。通。呢。總。之。我。們。有。所。興。造。有。所。革。除。第。一。須。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們。潛。移。默。化。斷。不。可。操。切。從。事。以。致。打。草。驚。蛇。反。爲。不。美。老。弟。你。記。好。我。一。句。話。以。愚。兄。所。見。我。們。中。國。大。局。將。來。有。得。反。覆。哩。柳。知。府。聽。了。此。言。甚。爲。驚。訝。除。了。替。歎。感。激。之。外。更。無。別。話。可。說。當。夜。席。散。之。後。自。行。回。寓。次。日。分。手。各。奔。前。途。姚。老。先。生。自。回。保。定。按。下。不。表。且。說。柳。知。府。帶。了。家。眷。星。夜。趲。行。其。時。輪。船。已。通。便。由。天。津。上。海。漢。口。一。路。行。來。他。自。從。通。籍。到。今。在。北。京。足。足。住。了。二。十。多。年。却。不。料。外。邊。風。景。却。改。變。了。不。少。因。此。一。路。上。反。見。識。了。許。多。什。面。到。了。湖。南。上。司。因。爲。他。久。歷。京。曹。立。刻。掛。牌。飭。赴。新。任。到。任。之。後。他。果。然。聽。了。姚。老。先。生。之。言。諸。事。率。由。舊。章。不。敢。驟。行。更。動。過。了。半。載。倒。也。上。下。相。安。除。暍。覺。吃。飯。之。外。其。餘。一。無。事。事。只。因。他。這。人。生。性。好。動。自。想。我。這。官。一。府。之。內。以。我。爲。表。率。總。要。有。些。作。爲。方。得。趁。此。表。見。想。來。想。去。却。想。不。出。從。那。裏。下。手。齊。巧。這。年。春。天。正。逢。歲。試。行。文。下。去。各。學。教。官。傳。齊。廩。生。攜。帶。門。斗。知。會。了。文。武。童。生。齊。向。府。中。進。發。這。永。順。府。一。共。管。轄。四。縣。首。縣。便。是。永。順。縣。此。外。還。有。龍。山。保。靖。桑。植。三。縣。通。扯。起。來。習。

武的多。習文的少。四縣合算。習文的不上一千人。武童却在三千以外。當下各屬教官。稟見了知府。掛牌出去。定於三月初一考闈。屬文章經古。初三考試正場。原來這柳知府。雖是時文出身。因他做廩生時。考過優拔。於經史詩賦。一切學問。也曾講究過。他在京時候。常常聽見有人上摺子。請改試策論。也知這八股不久當廢。又兼他老友姚老先生。以古文名家。受他薰陶涵育。自然把氣質漸漸的改化過來。所以此時便想於此中。搜羅幾個人。才當下先出一張告示。叫應試童生。於詩賦之外。准報各項名目。如算學史論之類。無奈那些童生。見了不懂。到了臨期點名。只有龍山縣一個童生。報了史論。永順縣一個童生。報了筆算。其餘全是孝經論性理論。連做詩賦的。也寥寥無幾。柳知府點名進來。甚爲失望。無奈將題目寫了。掛牌出去。報筆算的。居然敷衍完卷。考史論的那個童生。因見題目是韓信論。他雖帶了幾部綱鑑易知錄。廿一史約編之類。却不知韓信是那一朝的人物。查來查去。總查不到。就求老師替他轉稟大人。說這個題目不知出處。請換一個容易些的。老師被他纏不過。先同監場的二爺商量。祇見一個二爺接過題目一瞧。說韓信這個名字。狠熟。好像那裏會過似的。歪著頭想了半天。說是。了你這位相公。書沒有讀過。難道戲亦沒有瞧過嗎。二進宮楊大人唱的末了一。

句甚麼。漢韓信命喪未央。可不是他嗎。他是漢朝人。如果不是爲什麼。說是漢韓信呢。那二爺說到這裏。旁邊有他一個夥計插嘴道。老大。你別誇口。既然韓信是漢朝人。爲什麼前頭還說他是登臺拜將的三齊韓王呢。據我說。這韓信一定是齊國人。回頭同那童生說。相公。你別上他的當。你照我的話去做。一定不會錯的。那曉得這個童生。自小生長外縣。沒有瞧過京戲。連他們說的甚麼。二進宮也不知道。仍舊摸不著頭腦。到底托了老師。回了知府。重新出了一個管仲論。是四書上有的。不消再查綱鑑了。齊巧刻本文章上。又有一篇成文。是管仲兩個字的題目。被那童生查著。把他喜歡的。不得連忙改頭換面。將八股改做八段。高高興興。謄了出來。把卷子交了進去。師爺打開一看。只是繡眉頭。柳知府問他做的怎麼樣。師爺說。如果改做八股。倒還有些警句。現今改做史論。却有許多話裝不上。說著便把這本卷子送了過來。說請太尊過目。再定去取罷。柳知府看了一遍。覺著實在太難。心下躊躇道。這樣卷子。怎麼好取。然而通場。祇有他一本。他雖做得不好。到底肚皮裏還有這史論兩個字。比著那些空疏無據的。自覺好些。無論如何。此人不肯隨俗。尙有要好的心腸。總要算得一個有志之士。不如胡亂將他取了出來。叫別的童生看看。也可激勵他們的志氣。向史鑑上討論。討論也。

是好的主意。一定便把那個考筆算的取了算學正取。這個做管仲論的取了史論次取。另外又取了幾本詩賦。發出案來。接著便是正場。初覆。二覆。三覆。不到半月都已考完。發出正案。跟手考試武童。第一場馬箭。是在演武廳考的。第二場步箭。就在本府大堂校閱。因爲人多。便立了三個靶子。一排三人同射。免得耽誤日期。是日柳知府會同本城叅府。剛剛升堂坐下。尙未開點。忽見把大門的帶進一個人來。喘吁吁跑的滿頭是汗。當堂跪下。那人自稱小的紀長春。是西門外頭的地保。今天早上。西門外高陞店裏的店小二哥。跑到小的家裏來。說他店裏。昨兒晚上。來了三個外國人。還跟著幾個有辮子的知府道。那一定是中國人了。地保道。不是中原人。如果是我們中原人爲甚麼戴著外國帽子呢。知府又問你瞧見了沒有。地保道。店小二來報。小的就去瞧了一瞧。外國人是有幾個小的。也不敢走進去。怕是驚了他們的。駕就趕到大人這裏來報信的。知府問知道他們來做甚麼的呢。地保道。小的也問過店小二。店小二說。昨天晚上。有一個有辮子的外國人。爲了店小二父親。不當心打破他一個茶碗。那個有辮子的外國人就動了氣。立時把店小二的父親打了一頓。還揪住不放。說要拿他往衙門裏送。店小二是嚇的早躲了出來。不敢回去。知府道。混張東西。我就知道你們不等到

鬧出亂子來也就躲著不來報了。打碎一個甚麼碗。你知道弄壞了外國人的東西。是要賠款的嗎。地保就從懷裏掏出兩塊打碎的破磁片子。送了上去。說那碗是個白磁的。只怕磁器鋪裏去找。還找的出。知府取過來仔細端詳過一回。罵了一聲胡說。說這是洋磁的。莫說磁器鋪裏沒有。就是專人到江西也燒不到這樣。這事鬧大了。先把這混賬東西鎖了起來。回來再辦他。地保聽了這話。連忙自己摘掉帽子。爬在地下磕響頭。嘴裏說大人恩典。大人超生。知府也不理他。又問店小二呢。地保回躲在小的家裏。知府說原來你們是通同一氣的。順手抓了一根火籤。派了一名差。叫立刻把店小二提到。差人奉命自去不題。知府便說今日有交涉大事。只好暫時停考。等外國人這一關過去。再行掛牌。曉諭說著。就要退堂。那些童生。雖然不願意。無奈都有父兄師保管束。也只好退了出去。這裏知府便讓參府到簽押房裏。共商大事。參府說既然外國人到此。我們營裏。應得派幾個兵前去彈壓。閒人以盡保護之責。知府道。老兄所見極是。參府也不及吃茶。立刻辭了出來。坐轎而去。知府忙叫傳首縣。原來首縣正從府裏伺候武考。參堂之後。沒有他的事情。便即打道回衙。剛剛走到半路上。齊巧地保夥計趕來送信。他便不回縣衙。立刻折回本府衙門。坐在官廳上等候。知府又叫請刑名韓師

爺跟師爺的小廝說不敲十二點鐘。是向例叫不醒的。知府無奈。只得罷手不消一刻。首縣進見。手本上來。知府趕忙叫請。首縣進來。請了安。歸了坐。知府便說。西門外來了幾個外國人。老兄知道麼。首縣說。卑職也是剛剛得信。所以來回大人。請大人的示。該怎麼辦。還是理他的好。還是不理他的好。橫豎他們到這裏也沒有到大人這裏來拜過。知府道。現在亂子都鬧了出來了。你不理他。他也要找你了。首縣忙問甚麼亂子。知府說。難道你還不知道。便把地保所稟。店小二的父親。打碎了他們一個碗。被他揪住不放。還要往衙門裏送的話說了一遍。首縣聽了。呆了半天。不能言語。知府道。你們是在外面做官做久了。不知道裏頭的情形。兄弟在京裏的時候。那些大老先生們。一個個見了外國人。還了得。他來是便衣短打。我們這邊一個個都是補掛朝珠。無論他們那邊是個做手藝的。我們這些大人們。總是同他並起並坐。論理呢。照那中庸上說的。柔遠人原該如此。況且他們來的是客。你我地主之誼。書上還說。送往迎來。這是一點不錯的。現在裏頭狠講究這個工夫。以後外國人來的多了。纔顯得我們中國柔遠的效驗。咧。依兄弟愚見。我們此刻先去拜他。跟手送兩桌燕菜酒席過去。再派幾個人替他們招呼招呼。一來盡了我們的東道之情。二來店家弄壞了他的東西。他見我

們地方官以禮相待。就是有點需索。便也不好十分需索。能穀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等到出了界。卸了我們干係。那怕他半路上被強盜宰了呢。首縣道大人明見。卑職就跟了大人一塊兒去。知府說狠好。但是一件。我們沒有一個會說洋話的。怎麼好。首縣說。卑職衙門裏的西席老夫子。有個姓張的。從前在省城裏甚麼學堂裏。讀過三個月英文的。現在請他教卑職的兩個兒子讀洋書。知府說原來世兄學習洋文。這是現在第一件經世有用之學。將來未可限量。可喜可敬。立刻叫跟班拿名片去請縣裏張師爺。停了一會子。張師爺穿了袍褂。坐轎來了。知府接著十分器重。說了些仰慕的話。張師爺也高興的了不得。三人會齊。立刻鳴鑼開道。齊奔西門外高陞店而來。有分教。太尊媚外。永順縣察看礦苗。童子成軍。明倫堂大抒公憤。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書曰文明。却從極頑固地方下手。以見變野蠻爲文明。甚非易事。

姚老先生臨別贈言。確有見地。又能順時達變。宜爲物望所歸。其答柳知府一番話。自是名論不刊。須用水磨工夫。不可操切從事。牧民者當奉爲圭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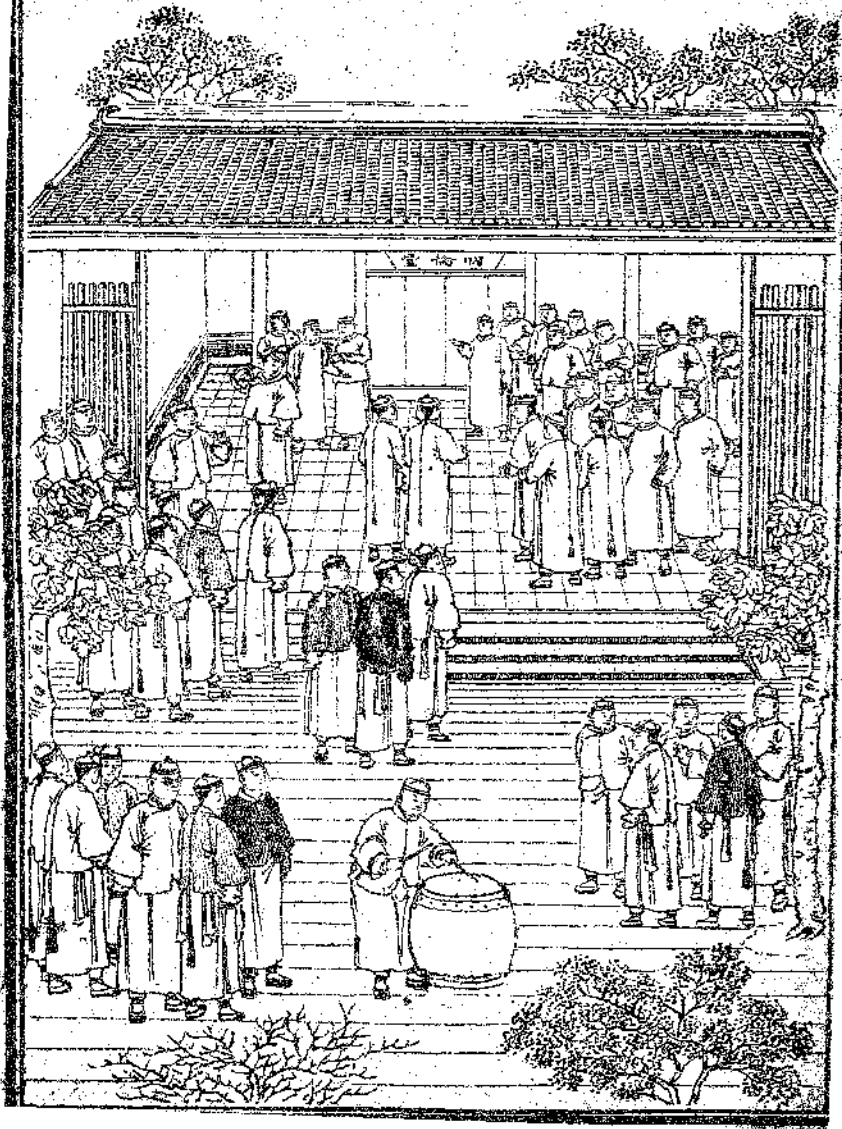
柳知府頗思造就人才。且極講究外交。自非庸碌無能之輩。

童生肚皮裏有史論兩個字。便算得一個有志之士。言雖近謔。吾國有教育責者。苟能如此誘掖獎勸。人才焉往而不興起耶。家奴引戲作證。若輩見解。不過如此。僻處邊陲之童生。并京戲亦未瞧過。自是實在情形。可見演戲唱歌。實爲開化下流之妙具。地保云。如果是中原人。爲甚麼戴著外國帽子。吾願甘作奴隸者。一思此言。打碎外國人一隻碗。便講到賠款。極寫太守惶遽情形。店小二父親。先遭毆打。民不堪命之苦況。業已包括其中。吾民何不幸而丁此厄哉。參府坐轎而去。是中國武營第一腐敗現狀。柳知府對首縣云。以後外國人來的多。纔顯得我們中國柔遠的效驗。又云。等到出了境。卸了我們干係。那怕被強盜宰了呢。文之妙處。當於言外求之。張師爺讀過三個月英文。便忝爲人師。今之西文教習。比比皆是。

識大體
刺史講
外交



惠流童生喜肇事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第二回

南亭亭長新著

自在山民加評

識大體刺史講外交

惑流言童生喜肇事

却說柳知府同了首縣繙譯。一直出城。奔到高陞店。當下就有號房。搶先一步。進店投帖。少停轎子到門。只見參府裏派來的老將。帶了四箇營兵。已經站在那裏了。且說這店裏住的外國人。原來是意大利國一箇礦師。只因朝廷近年以來。府庫空虛。度支日絀。京裏京外。很有幾箇識時務的大員。曉得國家所以貧弱的緣故。由於有利而不能興。甚麼輪船。電報。織布。紡紗。機器廠。槍礮廠。大大小小。雖已做過不少。無奈立法未善。侵蝕尤多。也有辦得好的。也有辦不好的。更有兩件天地自然之利。不可以不考求的。一件是農功。一件是礦利。倘把這二事辦成。百姓即不患貧窮。國家亦自然強盛。所以那些實心爲國的督撫。懂得這箇道理。一箇箇都派了委員。到東洋考察農務。又從外洋聘到幾位有名的礦師。分赴各府州縣。察看礦苗。以便招人開採。這番來的這箇意大利人。便是湖北總督派下來的。同來的還有一箇委員。因在上縣有事耽擱。所以那

礦師先帶了兩箇外國人。一箇通事。兩箇西崽。一共六箇人。早來一步。到永順城外。找到高陞店住下。原想等委員來到。一同進城拜客。不料店小二因他父親被打。奔到地保家中哭訴。地保恐怕擔錯。立刻進城稟報。偏偏碰着柳知府。又是箇極其講求外交的。便回了首縣。先自來拜。名帖投進。虧得那礦師自到中國。大小官員也見過不少。很懂得些中國官場規矩。況且自己也還會說幾句中國話。看過名帖。忙說了聲請。柳知府當先下轎。走在頭裏。繙譯張師爺夾在中間。首縣打尾。進得店門。便有店裏夥計領着上樓。那礦師已經接到扶梯邊了。見面之後。礦師一隻手探掉帽子。柳知府是懂外國禮信的。連忙伸出一隻右手同他拉手。下來便是讀過三箇月洋書的張師爺。更不消說這箇禮信也是會的。還說了一句外國話。礦師也答還他一句。末了方是首縣上來伸錯了一隻手。伸的是隻左手。那礦師便不肯同他去拉。幸虧張師爺看了出來。趕緊把他的右手拉了出來。方算把禮行過。那礦師同來的夥計。連着通事。都過來相見。那通事鼻子上架着一副金絲小眼鏡。戴着一頂外國圓帽。腳上穿着一雙皮鞋。走起路來。格吱格吱的響。渾身小衫褲子。一律雪雪白。若不是屁股後頭掛着一根墨測黑的辮子。大家也疑心他是外國人了。見了人。並不除去眼鏡。朝着府縣。祇作一箇揖。虧

他中國禮信還不會忘記。一時分賓坐下。西蕙送上茶來。便是張師爺。一心想賣弄自己的才學。打着外國話。甚麼溫吐脫利克姆也。斯開了箇不清爽。起先那礦師還拉長了耳朵聽。有時也回答他兩句。到得後來。只見礦師一回繃繃眉頭。一回抵着嘴笑。一句也不答腔。府縣心裏還當他倆話到投機得意。忘言停了一歇。忽見礦師笑迷迷的打着中國話。向張師爺說道。張先生。你還是說你們的貴國話給我聽罷。你說的外國話不要說我的通事。他不能懂。就是連我也不懂得。一句大家到這裏方纔明白。是張師爺工夫不到家。說的不好。所以外國人也不要他說了。張師爺聽了這話。把他羞的。了不得。連耳朵都緋緋紅了。登時啞口無言。連中國話也不敢再說一句。坐在那裏。默默無聲。首縣瞧着很難爲情。虧得柳知府能言慣道。不用繙譯。老老實實的用中國話攀談了幾句。礦師却還都明白。就說兄弟在武昌見過制臺。這位制臺大人是貴國裏的一箇大忠臣。知道這開礦的利益。比各種的利益都大。所以纔委了我。同着金老爺來在貴府。一路察看情形。到了長沙。我還去拜望你們貴省的撫臺。這撫臺請我喫晚飯。他這人也是一箇很明白的。今天到了貴府。因爲金老爺還沒有到。所以我沒有到貴府衙門裏拜見。現在勞駕得很。我心上很歡喜。當下又說了些客氣話。柳知府也着

實拿他恭維。方纔起身告別。柳知府還要約他到衙門裏住。他說等金老爺到了再說。彼此讓到扶梯邊。又一箇箇拉了拉手。礦師便自回去。府縣同了張師爺下樓上轎。一直回到府衙門。知府下轎。依舊邀了首縣同張師爺進去談天。張師爺便不及上次高興。知府還留他喫飯。他不肯喫。先回去了。這裏首縣說。今兒卑職保舉匪人幾乎弄得坍塌。實在抱愧得很。知府道。你不用怪他。他學洋文學問雖淺。這永順一府只怕除了他。還找不出第二箇留他在這裏開開風氣也好。老兄。你回去總要拿他照常看待。將來兄弟還有用着他的地方呢。當下又講到店小二父親打了他們的碗。剛纔居然沒有題起此事。大約是不追究的了。說到這裏。門上來回。店小二已經鎖了來。現在就叫原差押着他。去找他父親去了。把他爺兒倆一齊拿到。連着地保三箇。還是發縣呢。還是老爺親自審。知府道。一時也還用不着審。但是放亦放不得的。倘若放跑了。將來外國人要起人來。到那裏去找呢。他們外國人最是反面無情的。究竟打掉一箇碗。不是甚麼要緊東西也。直得拖累多少人。叫人家敗家蕩產嗎。不過現在他們外國人正在興旺。頭上不能不讓他三分可憐。這些人那一箇不是皇上家的百姓。我們做官的不能庇護他們。已經說不過去。如今反幫着別人折磨他們。真正枉喫了朝廷俸祿。說起

來真叫人慚愧得很。然而也叫做沒法罷了。現在且等金委員到了再講。看來不至於有甚麼大事情的。那門上便自退出。首縣又說了兩句。亦即辭了出來。知府送客回去。連忙更衣喫飯。等到中飯喫過。便有五學老師。託了門上。拿着手本。上來請示。幾時補考武童。他們人多。而且多是沒有錢的。帶的盤纏有限。都是扣準日子的。在這裏多住一天。喫用也着實不少。有了日子。幾時補考。就好安頓他門了。知府道。我拿得定嗎。我巴不得今天就考完。早考完一天。他們早回去一天。我也樂得早舒服一天。無奈外國人在這裏不定甚麼時候。有事情叫我怎麼能覈定心坐在那裏一天到晚的看他們。射箭弄這箇不急之務呢。而且還有一句話問問他們。射箭射好了。可是能覈打得外國人的。原來柳知府因爲剛纔捉拿店小二父親一事。同首縣談了半天。着實有點牢騷。心想我爲一府之尊。反不能庇護一箇百姓。還算得人嗎。因之睡中覺也睡不着。躺在牀上。翻來覆去。越想越氣。齊巧門上來回這事。算他倒運。碰了箇釘子。門上出去之後。便一五一十對着老師說了。老師無奈。各自回寓。接着一班廩保來見。老師又同他說了。還說太尊正在不高興頭上。只好屈諸君暫留兩天。少不得總要考的。衆廩保道。考是自然要考。本城的童生還好。但是那些外縣的。還有鄉下上來的。大家都是扣準

了日子來考。那裏能穀就誤這許多天。一箇箇喫盡用光。那裏來呢。老師道。太尊吩咐下來。我亦沒有法想。衆廩保無奈。也只好退了出來。傳知各童生。大衆俱有憤憤之意。齊說。知府巴結外國人。全不思體恤士子。這箇風聲一出。於是一傳十。十傳百。霎時間。滿城都已傳遍了。後文補叙。且說那湖北制臺派來的金委員。是箇候補知州。一向在武昌洋務局裏當差。從前出過洋。會說英法兩國的話。到省之後。上司均另眼相看。此番委他同了礦師沿途察勘。正是上憲極力講求爲國興利的意思。那日柳知府去拜礦師。礦師原說他不日可到。果然未及上燈時分。已見他拿着手本。前來稟見。柳知府立刻請見。行禮歸座。寒暄了幾句。金委員當將來意稟明。還說。洋礦師因見大人先去拜他。心上高興的。了不得。柳知府便說。我已叫縣裏備了兩席酒。替他送去。我要邀他們到衙門裏來住。他說。等着老兄到了再定。金委員道。大人已經先去拜他。又送他酒席。這也儘數的了。同外國人打交道。亦只好適可而止。他們這些人。是得步進步。越扶越醉。不必過於遷就他。卑職是到過外洋。很曉得他們的脾氣。依卑職的意思。大人可以不必再去理他。亦不必約他們到衙門裏來住。原來柳知府一心只想籠絡外國人。好叫上司知道。說他講求洋務。今聽金委員如此一說。心想我今日的一番舉動。豈不

成了。蛇足麼。好在禮多人不怪。現在裏頭。尚且十分遷就他們。何況我呢。心上如此想。面子上不好駁他。滿口的說老兄所見極是。兄弟領教。但是老兄同了他們來到此地。還是大略看看情形。還是就要動手開採。說明了。兄弟這裏也好預備。金委員道。這一回不過奉了督憲的公事。先到各府察勘一遍。凡有山的地方。都要試過。等到察勘明白。然後回省稟明督憲。或者招集股份。置辦外洋機器開採。或者本地紳富有願包辦的。用土法開採亦好。到那時候。自然另有章程。現在還說不到這裏。目下只求大人多發幾張告示。預先曉諭地方上的百姓。告訴他們。此番洋人前來試驗礦苗。原是爲將來地方上興利起見。并無歹意。叫他們不必驚疑。等到洋人下鄉的時候。再由縣裏同營裏多派幾箇衙役兵勇。帮着彈壓。免得滋事。府屬四縣看過之後。就要回省銷差。這一路的山。雖比別府多些。頂多也不過半月二十天的工夫。就可了事。柳知府連忙答應。明天寫好告示。儘後天一早貼出。金委員又謝過。方纔告辭出來。跟手去拜縣裏營裏。不必細題。第二天又到縣裏開了本地紳富的名單。挨家去拜。卻無一箇出來會他。到了第三天。府裏的告示。已經貼了出來。縣裏派的衙役。營裏派的兵丁。亦都齊集店中。聽候差遣。話分兩頭。且說那班應考的武童。大都游手好閒。少年喜事之人居多。加

以苗漢雜處。民風強悍。倘遇地方官拊循得法。倒也相安無事。如若有些事情。不論大小。不如他們的心願。從此以後。吹毛求疵。便就瞧官不起。即如此番。柳知府提倡新學。講究外交。也算得一員好官。只因他過於巴結洋人。擅停武考。以致他們欲歸不得。要考不能。不免心生怨望。加以這些武童。常常都聚在一處。不是茶坊。便是酒店。三五成羣。造言生事。就是無事。也要生點事情出來。以爲鬧得有趣。卻說這日。正有十來箇人。在茶館裏吃茶。忽然有他們一箇同伴的童生。進來嚷道。了不得了。了不得了。大家見他來得奇怪。一齊站起身來。齊問甚麼事情。那人道。我剛纔到府前。聞要。忽見照牆上貼出一張告示。有多少人。閃着去看。有一箇認得字的老先生。在那裏講給人聽。原來這柳本府。要把我們這一府裏的山。通統賣給外國人。叫他們來到這裏開礦。你們想想看。咱們這些人。那一箇不住在山上。現在賣給外國人。叫咱們沒有了頓身之處。這還了得。這人不會說完。接着又有一箇童生跑了來。也是如此。述了一遍。不消一刻。來了三四起人。都是如此說法。頓時就閃了二百多人。有的說我的家。在山上。這一定要拆我的子的房。了一箇說我的田。在山上。這一定要沒我的田地的了。又一箇說我幾百年的祖墳。都在山上。這一來。豈不要創墳見棺。翻屍掏骨嗎。還有箇說我雖不住山上。卻是

住。在。山。脚。底。下。大。門。緊。對。着。山。就。是。他。們。在。那。裏。動。土。倘。有。一。長。半。短。豈。不。於。我。的。風。水。也。有。關。礙。大。家。須。想。箇。抵。擋。他。的。法。子。纔。好。當。下。便。有。人。說。甚。麼。抵。擋。不。抵。擋。先。到。西。門。外。打。死。了。外。國。人。除。了。後。患。看。他。還。開。得。成。礦。開。不。成。礦。又。有。人。說。先。去。拆。掉。本。府。衙。門。打。死。瘟。官。看。他。還。能。把。我。們。的。地。方。賣。給。外。國。人。不。能。橫。豎。考。也。沒。得。考。大。家。拚。着。去。幹。豈。不。結。了。嗎。於。是。你。一。句。我。一。句。人。多。口。雜。早。鬧。得。沸。反。盈。天。看。熱。鬧。的。人。街。上。愈。聚。愈。多。起。初。還。都。是。考。先。生。後。來。連。不。是。考。先。生。也。和。在。裏。頭。了。衆。人。正。在。吵。鬧。的。時。候。忽。有。本。地。最。壞。不。堪。的。一。箇。舉。人。分。開。衆。人。跑。進。茶。店。忙。問。何。事。於。是。衆。人。都。搶。着。向。他。訴。說。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了。一。遍。這。箇。舉。人。一。生。專。喜。包。攬。詞。訟。挾。制。官。長。無。所。不。爲。聲。名。甚。臭。當。時。聽。得。此。事。便。想。借。題。做。文。連。說。這。還。了。得。這。瘟。官。眼。睛。裏。也。太。使。沒。有。人。了。好。端。端。要。把。我。們。永。順。地。方。賣。給。外。國。人。要。滅。我。們。永。順。一。府。的。百。姓。這。樣。大。事。情。茶。店。裏。不。是。議。事。的。地。方。還。不。替。我。快。去。開。了。明。倫。堂。大。家。一。齊。到。那。裏。商。量。箇。法。子。在。這。裏。做。甚。麼。呢。一。句。話。提。醒。了。衆。人。大。家。一。哄。而。出。其。時。已。有。上。千。的。人。了。這。茶。店。裏。不。但。茶。錢。收。不。到。而。且。茶。碗。還。打。碎。不。少。眞。正。有。冤。沒。處。伸。只。好。白。瞪。着。眼。睛。看。他。們。走。去。未。曾。把。茶。店。房。子。擠。破。已。是。萬。幸。還。敢。哼。一。聲。嗎。且。說。一。千。

人跑到學裏。開了明倫堂。爽性把大成殿上的鼓。搬了下來。就在明倫堂院子裏。搖將起來。學裏老師。正在家裏教兒子念書。忽見門斗來報。不覺嚇了一跳。不敢到前頭來。隔着牆聽了一聽。來往的人聲。實在不少。他便悄悄的回到自己衙門。關上大門。叫門斗拿了衣包帽盒。從後門一溜烟而去。到府裏請示去了。有分教。童子聚衆。礦師改扮以逃生。太守請兵。佳士無辜而被累。畢竟這些童生。鬧到那一步田地。且聽下回分解。

張師爺見礦師。想賣弄自己才學。凡初學洋話人。皆是如此。柳知府叮囑首縣。還照常看待。并說留他在此。開開風氣。與拔取考史論之童生。同一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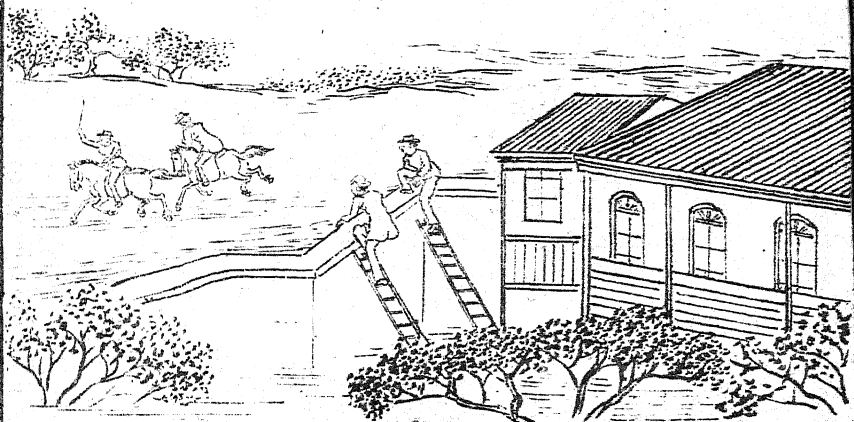
礦師稱頌督撫兩憲。可見其於官場習氣。揣摩甚深。蓋不如此。不足以售其技也。

金委員道。同外國人打交道。亦只可適可而止。是爲媚外者對症發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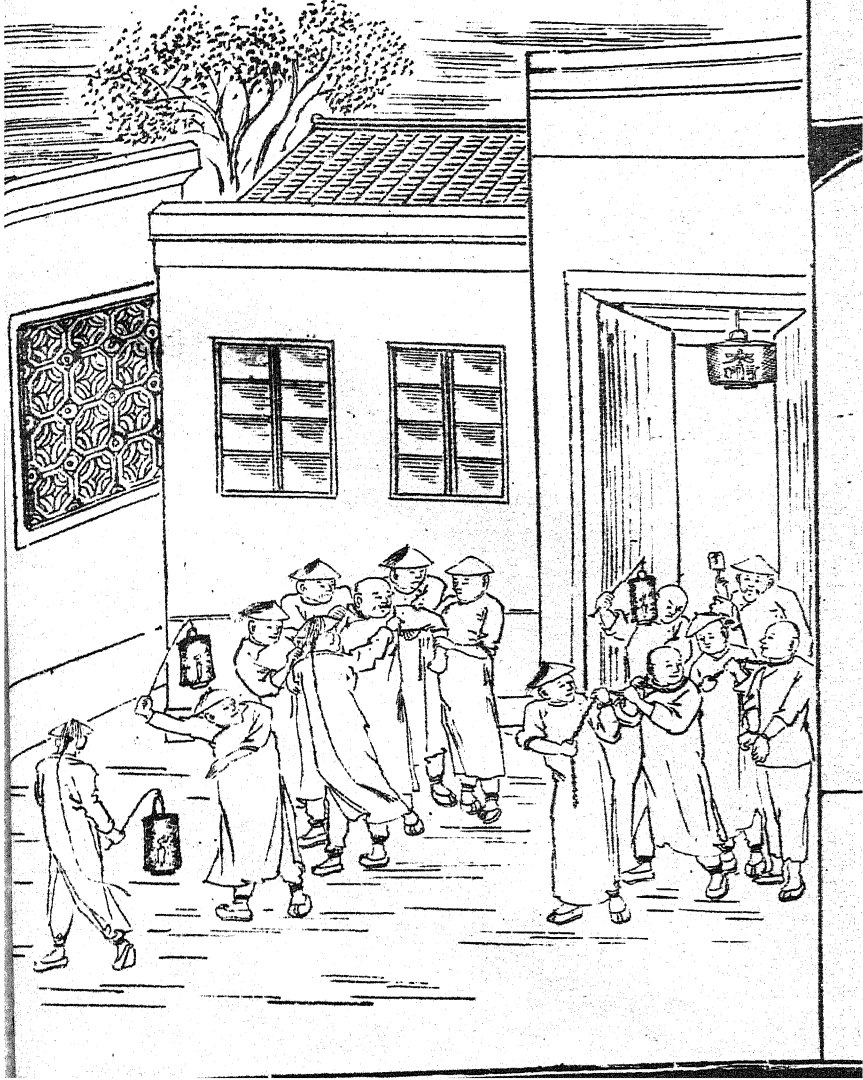
柳知府因鎖拿店小二哥父親。慨然生出許多議論。其自視慊然處。正其天良發現處。嗚呼。強鄰逼處。惟命是從。封疆大臣。且不能庇。彼小民奚足論哉。

知府將山賣與洋人。各童生房屋田地墳墓。都在山上。慮之誠是也。至風水則荒謬無稽矣。而必於此斤斤者。正見中國牢不可破之積習。

破師踰牆逃性命



孝廉繫獄議罪名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第三回

南亭亭長新著

自在山民加評

礦師踰牆逃性命

舉人繫獄議罪名

却說儒學老師因見考生聚衆。大開明倫堂議事。他便叫門斗把此事根由。探聽明白。急急從後門溜了出來。直奔府衙門。稟見柳知府。柳知府一聞此信。不禁心上嚇了一跳。立刻請他相見。老師便把他們滋鬧情形。陳說一遍。柳知府聽了。默默無語。老師道。他們既會聚衆鬧事。難保不與洋人爲難。這事是因停考而起。停考是爲了洋人。這箇禍根。都種在洋人身上。再鬧下去。怕事情越弄越大。所以卑職急急來此稟知大人。柳知府道。據你說起來。難道他們敢打死外國人不成。他們有幾箇腦袋。敢替朝廷開此外衅呢。老師道。這裏頭不但全是考童。狠有些青皮光棍。附和在内。柳知府詫異道。與他們甚麼相干。怎麼也和。在裏頭。老師道。起初不過幾箇童生。爲的沒得考。又不得回去。難保不生怨望。在安分守己的人。自然沒有話說。有些歡喜多事的。不免在茶坊酒店裏。散佈謠言。說大人把永順一府的山。通通賣給了外國人。衆人聽見了。自然心上

有點不願意。因此一傳十。十傳百。人多口雜。愈聚愈衆。纔會鬧出事來。柳知府道。真正冤枉我。雖爲一府之尊。也是本朝的臣子。怎麼好拿朝廷的地方私自賣給外國人。這不成了賣國的好臣嗎。他們這些人。好不明白。你老哥。既知道。就該替我分辯。分辯。免得他們鬧出事來。大家不好看。老師道。大人明鑒。他們已動了衆。卑職一箇人。怎麼說得過他。況且卑職人微言輕。把嘴說乾了。他們也沒有聽見。柳知府道。我的告示。上說的。明明白白。說外國人。今番來到此間。不過踏勘多處山上。有無礦苗。將來果然有礦。可採。亦無非爲地方上興利。況且此時看過之後。並不立時動工。叫他們不必驚慌。這有甚麼難明白的。老師道。識字人少。說空話的人多。卑職來到大人這裏。已經有半點多鐘。只怕人又聚的不少了。大人該早打主意。洋人那裏怎麼保護。學宮面前怎麼彈壓。免得弄到後來。不好收拾。柳知府道。你話狠。是便叫人去通知營裏參府。請他派人到西門外高陞店保護洋人。一面去傳首縣。同來商量。正說著。首縣亦正爲此事。拿著手本上來稟見。柳知府立刻把他請進。如同商議軍國大事的一般。著實慎密。首縣又回。卑職來的時候。纔出衙門。滿街的強盜。把卑職的紅傘執事都搶了去。大街上兩邊鋪戶。一概關門罷市。卑職一看苗頭不對。就叫轎夫由小路上走。纔能殼到大人這裏。

來的。柳知府道：「狠好。」西門外頭，我已經招呼營裏，派了人去保護。你就同著老師到學前去曉諭他們。說我本府並沒有把這永順一府的山寶給外國人，叫他們各保身家。不要鬧事。首縣無奈，只好諾諾連聲。同了老師下來。這裏柳知府滿肚皮心事，自己又要做告示。曉諭他們，因為他們都是來考的人，嫌自己筆墨荒疏，又特特爲爲叫書啓老夫子做了一篇四六文的告示，正要叫書辦寫了發出去貼。偏偏被刑名師爺看見，說他們都是考武的，有幾箇懂得文墨。一句話把柳知府提醒，就請刑名老夫子代擬一箇六言告示，然後寫了，用過印，標過硃，派了人一處處去貼。柳知府又怕營裏保護不力，倘或洋人被他們殺害，朝廷辦起罪魁來，我就是頭一箇丟了前程事。小還怕腦袋保不住，思到此間急得搔耳抓腮，走頭無路，如熱鍋上螞蟻一般。話分兩頭，且說一班考童聽了那舉人的話，大家齊闕奔到學宮，開了明倫堂，擂鼓聚衆。霎時間就聚了四五千。這舉人姓黃名宗祥，天生就一肚皮的惡心思，壞主意。府城裏的人沒有一箇不怕他的。現在見他出頭，大衆無不聽命。當下到得明倫堂上，人頭擠擠，議論紛紛。他便分開衆人，在地當中擺下一張桌子，自己站在桌子上，說與大衆聽道：「我想這永順一府地方是皇上家的地方，產業是我們自己的產業。現在柳知府膽敢私自賣與

外國人絕滅。我們的產業便是盜賣。皇上的地方。我今與他一箇。一不做。二不休。頭一件。城裏城外大小店面一律關門。罷市。第二件。先到西門外。找到外國人。統通打死。給他一箇。斬草除根。第三件。齊集府衙門。捉住柳知府。不要傷他性命。只要叫他寫張伏辯。與我們打死洋人之事。不准上詳。那時候。萬事罷休。他要性命。自然依我。衆人聽了。齊說有理。當下便有幾百人。分頭四出。吩咐大小鋪戶關門。各鋪戶見他們來勢凶猛。誰敢不遵。黃宗祥自己帶領著一幫人。步出西門。找到高陞店。其時已有上燈時分。且說是日午後。住在高陞店裏的。那箇礦師。已經得了外面消息。怕有考童鬧事。所有他的夥伴。與同來的繙譯細崽人等。統通不敢出門。金委員爲了此事。也着實擔憂。自己悄悄穿了便服。步行到府衙門。請柳知府設法保護。一路上看見人頭擁擠。心下甚是驚慌。到得府衙門。齊巧柳知府送過首縣老師出去。獨自一箇。在那裏愁眉不展。一聽他來立刻請見。見面之後。金委員未曾開口。柳知府先問他外頭信息如何。金委員便將外頭聽來的話。與街上看見的情形。說了一遍。柳知府道。兄弟已經照會營裏。到店保護。頂好是早點搬到兄弟衙門裏來住。省得擔心。金委員道。地方上動了衆。無論那裏都靠不住。金委員又要柳知府親自出城彈壓保護。柳知府正在爲難的時候。只

見門上幾箇人。慌慌張張的來報。說有好幾百箇人。都闖進府衙門來。現在已把二門關起。請金大老爺就在這裏避避風頭。金委員連連躲脚。也不顧柳知府在座。便說倘若他們殺死外國人。叫我回省怎麼交代。柳知府也是長吁短歎。一籌莫展。衆家丁更是面面相覷。默不作聲。裏面太太小姐。家人僕婦。更鬧得哭聲震地。沸反盈天。外頭一衆老爺們。有的想跳牆逃命。有的想從狗洞裏溜出去。柳知府勸又不好勸。攔又不好攔。只得由他們去。聽了聽。二門外頭。那人聲越發嘈雜。甚至拿磚頭。撞的二門簌簌的響。其勢岌岌可危。暫且按下。再說高陞店裏的洋人。看見金委員自己去找柳本府。前來保護。以爲就可無事的了。誰知金委員去不多時。那學裏的一幫人。恰恰趕來。幸虧店裏一箇掌櫃的人。極機警。自從下午風聲不好。他便常在店前防備。還有那營裏。裏預先派來的兵役。也叫他們格外當心。不可大意。當下約有上燈時分。遠遠的聽見人聲一片。蜂湧而來。掌櫃的便叫衆人進店。把大門關上。又從後園取過幾塊石頭。頂住。又喜此店房屋極多。前面臨街。後面齊靠城脚。開開後門。適臨城河。無路可走。惟右邊牆外有箇荒園。是隔壁人家養馬的所在。有箇小門。可以出去。那洋人自從得了風聲。早已踏勘明白。預備逃生。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得外面人聲愈加嘈雜。店門兩扇。幾

乎被他們撞了下來。掌櫃的從門縫裏張了一張。只見火把燈籠照如白晝。知道此事不妙。連忙通知洋人叫他逃走。洋人是已經預備好了的。便即擯去輜重。各人帶一箇小小的包裹。爬上梯子。跳在空園。四顧無人。便把這家的馬牽過幾匹。開開後門。跨上馬背。不顧東西。捨命如飛而去。這裏掌櫃的見洋人已走。仍舊趕到前面。心下思量。若不與他們說明。他們怎肯干休。將來我的屋還要被他們踏平。倘若說是我放走的。愈加不妙。不如說是還在城裏。把他們哄進了城。以爲緩兵之計。主意打定。便隔著門。把洋人早到城裏的話。說給衆人。衆人不信。齊說要進來看過。掌櫃的便同他們好說歹說。說我們大家是鄉鄰。你們也犯不著來害我。黃舉人隔著大門。說有我在這裏。決不動你。一草一木。立逼著要開門進去。掌櫃的那裏敢開。後來始終被這些人撞破大門。一擁而進。搜了一回。沒有順手搶了多少東西。店裏的人逃走不及。狠有幾箇受傷的。衆人見洋人果然不在店內。然後一齊蜂擁入城。直奔府衙門。剛剛走進城門。碰著營裏參府帶領了標下弁兵。打著大旗。掌著號。呼么喝六而來。這綠營的兵固然沒用。然而出來彈壓。這般童生與一班烏合之衆。尙覺綽綽有餘。衆人見此情形。不免就有點七零八落。參差不齊。及至參府到了高陞店。一問洋人。說是在府裏。曉得這般人一定

是要鬧到府裏去的。倘若鬧出殺官劫獄的事情。那時干係更重。立刻撥轉馬頭。打著旗。拿著號。亦往本府衙門而去。到得府前。纔過照牆。參府便命營兵站定。照裏一望。但見人頭十分擁擠。聽說府大堂的暖閣已經拆掉。虧得二門堅牢。未曾撞破。一千人還在裏邊吵鬧。參府估量自己手下這幾箇老弱殘兵如何抵擋他們。得過心生一計。暫且擺齊隊伍。把守在外。只是嗚嗚的掌號。恐嚇他們。裏頭有人走了出來。也不去追趕。他由他自去。等到這班人散走了些。再作道理。當下衆弁兵聽令。果然在照牆外面嗚嗚的掌號。掌箇不住。且說裏頭這班人。一無紀律。二無軍器。趁得人多手衆。拆掉一箇暖閣。無奈一箇二門敲死敲不開。看看天色已晚。大家肚裏有點餓了。有些溜了回去吃飯。等到回來。只見府門前嗚嗚掌號。站著無數營兵。便也不敢前進。裏頭的人聽見外頭掌號。不知道發了。多少兵。前來捉拿他們。人人聽了心驚。不知不覺。便三五成羣。四。五。作。隊。的。走。了。出。來。及至走出大門。見營兵并不上來捕拿。樂得安心回家。這時候只有去的沒有來的。不到三更。天裏頭只膽得二三百人了。這二三百人因爲一心只顧攻打二門。沒有曉得外面的情形。所以還在那裏廝鬧。外面參府一見裏面人少。即忙傳令拔隊進了府衙門。在大堂底下紮住。此時首縣典史打聽得府衙門人已散去。

他們也就帶領著三班衙役。簇擁而來。裏頭這二三百人。纔曉得不好丟下二門。也不打了。齊想一哄而散。恰好參府堵著大門。喊了一聲。拿人衆兵丁衙役一齊動手。立時就拿到二三十箇其餘的都逃走了。然後首縣親自去敲二門。說明原故。裏頭還不相信。問了又問。外面參府典史一齊答話。裏面方纔放心。開了二門。讓衆官進去。纔曉得柳知府已經嚇得死去活來。金委員見面先問洋人的消息。參府說不在店裏。問過店裏的人。說是在府裏。金委員道。他何曾回來。不好了。一定是被他們殺死了。立刻要自己去尋。柳知府便叫首縣陪他一塊兒去。參府又派了二十名兵。一箇千總一同前去。及至到了店裏。只見店門大開。人都跑散。東西亦被搶完。有幾箇受傷的人。在那裏哼。後來在茅廁裏。我著掌櫃的兒子。纔知道洋人是已逃走的了。金委員的心。纔略略的放下。又盤問你可知道他們是往那裏去的。掌櫃的兒子說。我的爺。我又沒有跟他們去。我怎麼會知道。金委員急的要自己去。找首縣說。這半夜三更。你往那裏去找。他們既已逃出。諒無性命之憂。我這裏派人替你去。找少不得明天定有下落。金委員無奈。只得又回到府衙門。見了柳知府。囑著要拿滋事的人重辦。否則不能回省。銷差。柳知府諾諾連聲。便留他先在府衙門裏安身。首縣立刻叫人從自己衙門裏。取到一副

被褥牀帳。如缺少甚麼。立刻開條子去要。柳知府又吩咐首縣把捉住的人。就在花廳上連夜審問。務將爲首的姓名查問明白。不要連累好人。金委員嫌柳知府忠厚。背後說這些亂民拿住了。就該一齊正法。還分什麼首從。柳知府曉得了。也不計較。是日自從下午起。鬧到三更。大家通統沒有吃飯。柳知府便叫另外開了一桌飯。讓金委員首坐。參府二坐。首縣三坐。典史四坐。自己在下作陪。吃完了飯。參府帶著兵親自去查點城門。怕有歹人混了進來。又留下十六名營兵預備拿人。首縣會同金委員。就要審問拿住的一千人。當下開了點單。同到花廳。就在坑上一邊一箇坐下。外面八九十箇兵壯。兩三箇看牢一箇。如審強盜的一般。一箇箇帶上去審問。也有問過口供不對。捱著幾下耳刮子的。也有問過幾句。就吩咐帶下去的。總共拿住了三十四箇人。內中有三箇秀才。十八箇武童。其餘十三箇。有做生意的。也有來看熱鬧的。金委員吩咐。一概都釘鐐收禁。首縣也不好違他。當時在堂上問出是黃舉人的首謀。問明住處。金委員便回柳知府。要連夜前去拿人。遲了怕他逃走。柳知府立時應允。又委首縣一同前去。帶了通班衙役。還有營兵十六名。又帶了一箇拿住的人。做眼線。燈籠火把。洶湧而去。且說黃舉人自從明倫堂出來。先到高陞店。及至打開店門。不見洋人的面。跟手奔到府。

衙門。正想率領衆人幫著打進二門。捉住柳知府。大鬧一頓。誰料正在高興頭上。忽聽大門外。嗚嗚的掌號。心下驚慌。以爲有兵前來捕拿。後來看見衆人漸漸散去。自己勢孤。也只好溜了出來。幸喜走出大門。沒人查問。一直轉回家中。心想此事沒有弄倒他們。將來訪問是我主謀。一定要前來拿我。愈想此事愈覺不妙。忙與家人計議。關了前門。取了些盤纏。自己想從後門逃走。往別處躲避一回。正在收拾行李的時候。忽聞牆外四面人聲。前後大門。都有人把守。他的門。既比不得高陞店的門。又比不得本府的宅門。被差人三拳兩脚。便已打開。捉住一箇小廝。問他黃舉人在那裏。小廝告訴了他。衆人便一直奔到他屋裏。從牀底下拖了出來。一根練子。往頸子裏一套。牽了就走。回到衙門。已有五更時分了。金委員又逼着首縣一同問他。口供提了上來。黃舉人先不肯認。金委員就要打他。首縣說他是有功名的人。革去功名。方好用刑。金委員翻轉臉皮。說道。難道捉到了謀反叛逆的人。亦要等到革掉他的功名。方好辦他嗎。首縣無奈。只好先打他幾百嘴把。又打了幾百板子。還是沒有口供。只好暫時釘鐐寄監。明再問。問明白了。再定罪名。柳知府因爲沒有革去黃舉人的功名。就打他的板子。心上老大不願意。說如果打死了外國人。我拚着腦袋去陪他。金委員不該草讀書人如此遭

踢倒底。不是斯文一脈。第二天便說要自己審問這樁案件。有分教。太守愛民。郡縣漸知感化。礦師回省。閭閻重被株連。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柳太守對老師一番說話。可想見其人之忠厚。

首縣云。卑職纔出衙門。滿街的強盜。把卑職紅傘執事。都搶了去。爲民父母。而目赤子曰。強盜亦甚負此蚩蚩矣。卽從他自己口中說出。真是絕妙詼諧。

柳知府叫書啓老夫子撰四六文告示。刑名師爺說沒有人懂。代擬了一箇六言告示。繕好發貼。今舍深文奧義。而以小說開化人。卽是此意。

黃舉人在明倫堂所發議論。雖寥寥數語。卻字字斬釘截鐵。足以包括一切。末云捉住柳知府。只要他寫伏辯。不要傷他性命。尤見設計之尖刻。

第三回金委員初見柳知府。把外人看得甚輕。第三回忽另換一副面目。蓋金委員向在洋務局當差。是靠外國人吃飯。失去外國人。便絕了噉飯地矣。觀其先後惶急情形。實有不得已之苦衷。不得以前後矛盾責作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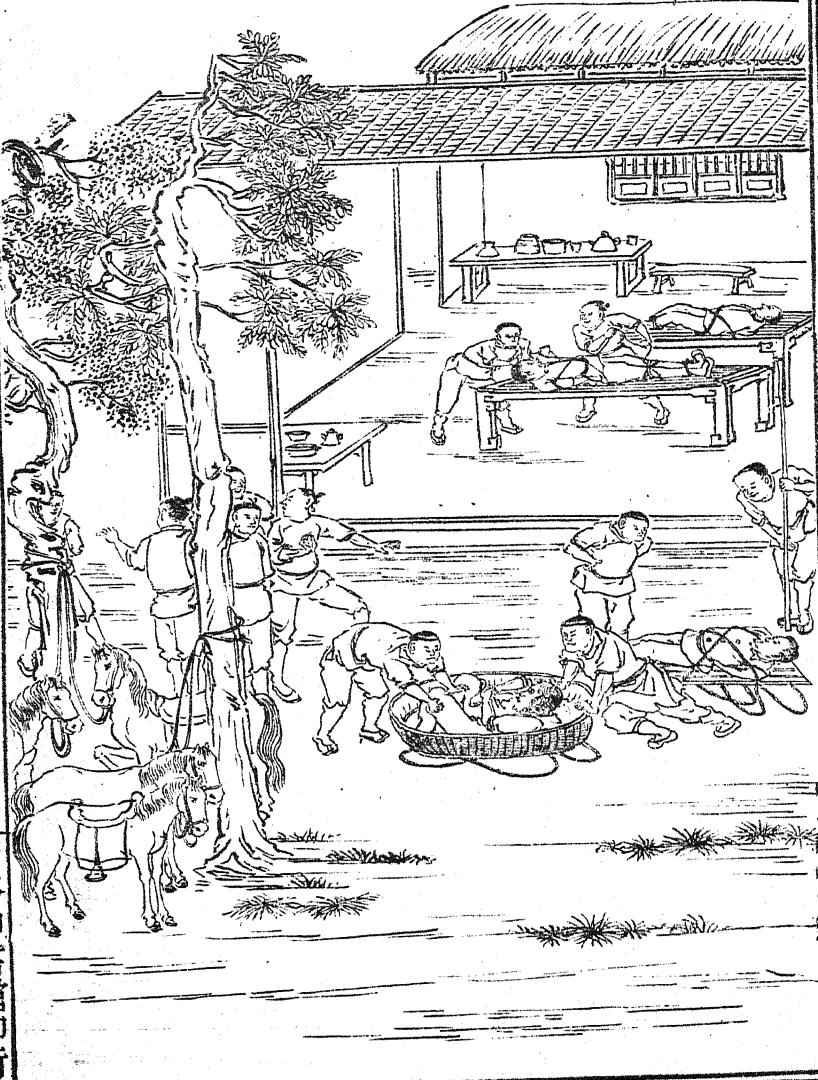
洋人預謀。定掌櫃的預爲防備。均非毫無經緯。臨時張皇之人。曲折寫來。不嫌瑣碎也。

此回自明倫堂聚衆。黃舉人創議。次鬧高陞店。洋人逃走。次毀府大堂。拆毀暖閣。攻打二門。鬧到如此田地。正不知如何收場。忽借參府在府門外。虛張聲勢。驅散大衆。而卽趁勢捕獲數人。以了此大宗巨案。結束之速。不可思議。金委員捉到黃舉人。立刻用刑。柳知府嫌其非斯文一脉。而又不欲連累好人。人謂柳知府素性媚外。黃舉人兆此巨禍。亟宜先行撲責。以洩其忿。今不出此。蓋以洋人旣已逃生。可慶無恙。若幫着外人。折磨自家百姓。殊覺有愧於心。是其心地慈祥。始終不易。卽有時巴結洋人。非真有愛於洋人也。亦叫做沒得法耳。

倉猝逃生災星未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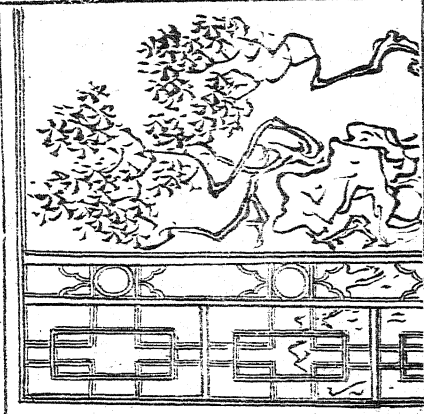
文明小史

第四回 繡像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西交謫
賢守為難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第四回

南亭亭長新著

自在山民加評

倉猝逃生災星未退

中西交謫賢守爲難

却說那洋礦師一幫人。自從在高陞店爬牆出來。奪得隔壁人家馬匹。加鞭逃走。正是高低不辨。南北不分。一口氣走了十五六里。方纔喘定。幸喜落荒而走。無人追趕。及此定睛看時。樹林隱約之中。恰遠遠有兩三點燈光射出。其時已是五月初旬。一鈎新月。高掛林梢。所以樹裏人家。尙覺隱隱可辨。逃走之時。不過初更時分。在路上走了祇有一刻多鐘。當下幾箇人見有了人家。心上一齊下馬。手拉韁繩。緩步行來。礦師道。此地百姓恨的是我們外國人。我們此番前去借宿。恐怕不肯。便待如何。細崽道。此處離城較遠。城裏的事。他們未必得知。有我們中國人同著。或者不至拒絕。通事道。縱不至於拒絕。然而荒郊野地。這些鄉下人。一向沒有見過外國人。見了豈不害怕。還敢留我們住嗎。礦師躊躇了半晌。說道。這便怎樣呢。虧得那礦師同來的夥計。雖也是外國人。這人却狠有心思。便同那礦師打了半天外國話。礦師點頭醒悟。忙問通事帶出來。

的包袱裏。還有中國衣裳。沒有通事道。有有。有礦師道。有了。就好說了。便把他夥計商
量。統通改作中國人打扮的意思。說了出來。大家齊說很好。細崽道。如果不穀。我的包
裏。還有長褂子。砍肩哩。一面說。一面與通事兩箇。趕忙各將衣包打開。那通事本來是
愛洋裝的。到了此時。先自己換了中國裝。又取出接衫一件。單馬褂一件。細崽取出竹
布長衫一件。砍肩一件。兩箇洋人喜的。了不得。就在道旁。把身上的洋衣脫了下來。用
包袱包好。把長衫馬褂。砍肩穿了。但是上下鞋帽。不對。沒有法想。細崽又在包袱裏取
出一雙舊鞋。給礦師穿了。然而還少一雙細崽。只得又把自己腳上穿的一雙脫了。下
來。給那箇洋人穿著。自己却是赤著腳。走腳下。已齊全了。獨獨賸了頭上。沒有商量。如
果不戴帽子。却是缺少一根辮子。叫人一看。就要破相。如若戴了外國草帽。鄉下人沒
有見過。這樣草帽。也是要詫異的。大家議論了一番。無妙法。兩箇洋人也是急得搔
耳抓腮。走頭無路。歇了一會。那箇細崽忽然笑嘻嘻的說道。我倒有箇法子。衆人忙問
什麼法子。細崽道。荒郊野外。又沒箇剃頭店。要裝條假辮子。一時也來不及。現在依我
意思。只好請二位各拿手巾包了頭。裝著病人模樣。由我們兩箇扶了。再前去借宿。只
說趕路迷失。路途夏天時不正。兩人都中了暑。怕的風吹。所以拿布包了頭。今天權

宿一宵。明天再趕進城去。礦師聽了，連稱妙計。急忙忙兩箇人依言改扮如若鄉下人。問時只說：辯子盤在裏頭，便可搪塞過去。改扮停當，仍舊牽了馬，走到一家門口，把馬拴在樹上。聽了聽，聲息俱無，想是已經睡了，不去驚動。又到第二家門口，聽見內中有兩箇人說話。細崽便伸手敲了幾下門，內中問是誰。細崽并不答應，仍舊敲箇不住。究竟鄉下人心直也不問，到底是誰。見打門聲急，便有一箇男子前來，拔了門，開了門。四箇人一箇扶一箇一齊走進。那兩箇洋人更把頭低下，妝出有病模樣，進門之後，見了床，隨即和衣倒睡。這家人家本是母子兩人，那男的是兒子。此外只有一箇老太婆，原見這箇樣子，心下老大驚慌，忙問怎的。細崽告訴他道：我跟他三箇出來做買賣，原想今日趕進城的。不料多走了路，迷失路途，不知離城還有多遠。現在天時不正，他兩箇又在路上中了暑，發了痧，不能趕路，所以要借你這裏權住一夜。明天一早打總的謝你。鄉下人母子聽了，將信將疑，忙問還有行李鋪蓋呢。細崽道：早上出城，原說當晚便回，沒有帶得鋪蓋。各人只有小包袱一箇。母子二人聽了，信以為真，又問吃飯沒有。那細崽回說：吃老太婆道：只有你兩箇吃飯。他兩箇病了，讓他靜養一夜，餓餓也好。那懂得中國話的礦師聽了歡喜，心裏說：我這可把他瞞住了。但是在店裏動身之前，并

沒有吃得飯。此刻他不讓我吃。叫我餓在這裏。却是餓的難過。救了性命。救不得肚皮。這亦說不得了。且說那鄉下男子。便叫他母親重新打火造飯。自己出外淘米。不提防。走到樹下。一排拴著好幾匹馬。心下一驚。想這四人來路古怪。不要是甚麼歹人。闖到我家。那却如何是好。急急淘完了米。奔到母親面前。趁空低聲告訴了一遍。他母親趁空走到門外。看了一眼。見是真的。便對他兒子說道。你聽這幾箇人說話。都是外路口音。現在又有這幾匹馬。不要是碰著了騎馬賊呢。我在家料理他們吃飯。你快到店保家。送箇信去。如果不對。先把他們細起來。省得受他的害。他兒子一聽不錯。仍舊到屋裏。招呼了半天。託說解手出門去了。這裏只有兩箇人吃飯。老太婆著實殷勤。要茶要水。極其週到。一霎時吃完了飯。倒底人家的馬。漠不關心。并不當心喂草喂料。還是老太婆問了聲。四位爺們的馬。也該喂喂了。我們這裏却少麩料。如何是好。細崽道。喂上把草也就中了。老婆子聽說。自出喂馬。這裏四箇人。兩人一床。暫時歇息。因日間受了驚慌。晚上逃難。又趕了十幾里路程。兩箇外國人。先已妝病睡倒。細崽究竟是箇粗人。還可支持得住。獨是苦了這箇通事。生平沒有騎過馬。一路上被他顛的屁股生痛。吃過飯。丟過飯碗。連忙躺下。細崽樂得一同歇息。四箇人睡在牀上。趁屋裏無人。各訴苦。

況還感念老太婆母子的好處。說如果不是碰着了。他今夜尚不知在那裏過夜。兩箇外國人。只是鬧肚裏餓。細崽包袱裏還帶着幾塊麵包。兩箇外國人看見如同得了至寶一般。只得權時取來充飢。說時遲。那時快。這裏幾箇人方纔合眼。那箇老太婆的兒子已經去找到地保。說是莊上來了騎馬賊。現在他家裏住宿。地保一聽。事關重大。立刻齊集了二三十人。各執鋤頭釘耙。從屋後兜到前面。老太婆兒子當先。地保在後。一幫人跟在後面。靜悄悄捱至門前。一擁而進。這幾箇人究竟是勞苦之餘。容易睡着。屋裏進來的人。并未覺得。老太婆一見他兒子。領了許多人來到屋裏。曉得是來拿人的。就把嘴照着牀上。努了一努。地保會意。便吩咐衆人。快拿繩子將他四人捆起。老太婆的兒子也帮着動手。可憐四箇人竟如死人一般。一任衆人擺佈。等到捆好。地保道。先把他四箇的行李打開。看看可有搶來的東西沒有。誰知倒有一大半外國人衣服在內。還有兩箇草帽。兩雙皮鞋。其餘中國人衣服不多兩件。另外一箇手巾包裏頭包着些麪包食物之類。地保看了。也不認得。又叫搜他身上。看有傢伙沒有。衆人又一齊動手。纔把那箇礦師驚醒。睜眼一看。見了許多人心想。一定是城裏那班人趕下來捉他們的。急欲起身。誰知手脚被捆。掙扎不得。欲待分辯。又不敢分辯。心裏橫着總是一死。

看他怎的地保搜了一會。只有外國人出門時用的兩根棍子。其餘一無所有。又拿火在門外照了一會。四匹馬只有兩匹有鞍轡。兩匹是光馬。內中有一箇人說道。這一定是騎馬的強盜無疑。除掉強盜。誰有這們大的本事能駁騎這光馬。不要管他。把他扛到城裏。請老爺發落便了。地保一想不錯。便叫鄉下人取過兩扇板門。兩箇筐籠。把他四箇兩箇放在門上。兩箇放在籬裏。叫幾箇鄉下人擡了就走。地保自己押着。又拉了老太婆的兒子。同去做見證。誰知他們在門外商議。這些話時都被礦師聽見。心上一喜。知道他們不是城裏的一班人。既而又聽見衆人說。要把他四箇往城裏送。心上一驚。又是一喜。驚的是到得城裏。不要又落在考童之手。那是性命全休。喜的是此番逃難不識路途。況且行李全失。盤川亦無見了。地方官不怕他不保護。資送而且都是見過的。既而一想。不要說破。且等他們擡到城中。再作道理。主意打定。索性裝睡。任憑衆人搬弄。當下衆人便把兩箇放在板上。兩箇放在籬裏。四人之中一箇礦師是裝睡。一箇礦師帶來的夥計是不會中國話的。見此情形。早已嚇得做聲不得。一箇通事被馬頭破了屁股。正在那裏發熱昏暈。一箇細崽畢竟粗人。由人撥弄。只是不知又選了十多箇有力氣的鄉下人。沿路換肩倒替。其餘的牽了馬。拿了包裹。逕奔西門而來。

且說城裏的官。金委員自從拿到了黃舉人。打了一頓。收在監裏。他便進來歇息。首縣亦回衙理事。柳知府亦因一夜未曾安頓。送完了客。便獨自一箇。要想到簽押房裏煙鋪上打一箇盹。誰知睡不到一點鐘。太陽已經下地。再想睡。亦睡不着了。爬了起來。坐着吃水煙。心想這件事。如何辦法。現在滋事爲首的人。雖已拿到。究竟洋人逃落在何處。至今一無下落。金委員住在這裏老等。洋人一天沒有下落。他一定是一天不走。將來被上頭知道。這便如何是好。而且案關交涉。倘若外國人要起人來。叫我拿甚麼還他。就是殺了黃舉人。我這箇罪名也耽不起。想來想去。正是啞子夢見媽。說不出的苦。正思想間。忽見門上拿了一大把名帖。說是合城紳士來拜。柳知府忙問何事。大清早上。他們會齊了來做甚麼。門上道。也不知爲的那一項。恍惚聽說是爲了黃舉人。沒有詳革功名。金大老爺就打他板子。所以大家不服。先來請示老爺。問問這箇道理。倘若不還他們道理。他們就要上控。柳知府急的頓腳道。怎麼樣。這話我早說過了。這位金老爺辦洋務原是精明的。若講起例案來。總得還學習上幾年。這箇官是容易做的嗎。你想我如今不見了外國人。金老爺不肯走。一定吃住了我。替他找打了黃舉人。衆紳士又不服氣也來找到我。我如今真正做了衆人的灰孫子。若有地洞。我早已鑽進

去了實在這箇官。我一天也不願意做。門上拿着帖子。站在一旁。不敢答應。別的跟班。早伺候他把衣帽穿戴齊全。出來見客。這永順府城裏。十二分大的紳士。也沒有文的。爲首的是箇進士主事。武的爲首的是箇游擊。連着佐雜千把之類。合攏了。不過二三十人。當下也祇來了十幾箇人。柳知府接着。行過禮。分賓坐下。柳知府先開口說。今日倒一早驚動了諸位大夥兒。說昨天晚上大公祖受驚了。柳知府道。兄弟德薄望淺。不能鎮撫黎民。雖在這裏爲官。實在抱愧。得狠衆紳士道。考童并不敢鬧事。不過大公祖停考之後。他們絕了希冀。不免心生怨望。也是有的。至於鬧事的人。還是地方上的痞棍。那些求名應考之人。斷斷沒有此事。柳知府道。這箇兄弟也曉得衆紳士道。大公祖曉得這箇就是我們地方上的運氣了。但是一件何以昨夜又去捉拿黃舉人。打了不算。還收在監裏。黃舉人平日人品如何。且不必講。但他也是一箇一榜出身。照着律例。上雖說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然而也得詳革功名。方好用刑。他究竟身犯何事。未經審問。如何可以打得板子。柳知府道。這是他們同夥供出來的。衆紳士道。設如被反叛咬了一口。說他亦是反叛。難道大公祖不問皂白就拿他。凌遲碎割全門抄斬嗎。大公祖是兩榜出身。急應愛惜。士類方不愧斯文一脈。要說舉人可以打得我們這裏頭。

還有箇把進士同大公祖一樣出身也就慄慄可懼了。柳知府聽了這話急得臉上一陣紅一陣白。一句話也回答不出來。歇了半天纔說得一句。這事兄弟還要親自審問。總有一箇是非曲直斷乎不能委屈黃的。衆紳士道。旣然大公祖肯替我們作主。我們暫時告辭。明天再來聽信。至於昨日被痞棍打毀的大堂。煖閣事定之後。我們情願賠修。說罷一齊站起。柳知府還要說別的話。見衆人已經走出也不好再說了。當下把衆人送了出去。纔進二門。只見門上又拿著手本來回說。首縣稟見外國人。也有了柳知府聽了不禁大喜。過望如同拾著了寶貝。一般忙問在那裏找着的。現在人在那裏來了。幾時了。爲甚麼不早說。門上道。不是派人找著的。是鄉下人網了上來的。柳知府聽說又吃了一驚。說好端端的怎麼會被鄉下人網了上來。倒沒有被鄉下人打傷。門上道。這是首縣大老爺纔同家人說的。其中底細。家人不知道。柳知府便把首縣請進。又叫人去告訴金委員。說洋人找着了。少停首縣進來。剛說得兩句。金委員也趕來了。柳知府道。恭喜。喜外國人找着了。金委員道。怎麼找着的。柳知府道。你聽他講。首縣便說道。卑職今天一早剛從大人這裏回去。就有這鄉下的地保來報說。拿住四箇騎馬強盜。卑職聽了狠吃了一驚。因爲地方上一向平安。沒有出過盜案。那有來的。強盜

呢。先叫人出去查問。回說一共有四匹馬。兩匹鞍轡俱全。那兩匹是光馬。包袱裏有些外國衣服。卑職聽了。就疑心到這上頭。跟手坐堂。把四箇人擡上來。誰知道外國人一見卑職。他還認得。就叫了卑職一聲。卑職一見是他們。立刻親自起身。替他們把繩子解去。只有那箇通事。說是昨日騎馬受了傷。身上發燒。頭裏昏暈。不能行動。現在卑職衙門裏。另外收拾了一間書房。讓他在那裏養病。那兩位洋人。餓了半天一夜。留在卑職那裏吃飯。吃過飯就來。卑職恐怕大人惦記。所以先來報信的。柳知府道。他們那裏來的馬。怎麼到了鄉下。會被他們認做強盜呢。首縣道。卑職也問過洋人。說昨天傍晚的時候。有好幾千人。鬧到店裏。店裏掌櫃的。把大門關上。讓他四箇由後牆逃走。齊巧牆外是人家的馬棚。他們跨上馬背就走。一氣跑了十幾里。就跑到這鄉裏。恐怕鄉下人見了疑心。所以改了中國裝。兩箇洋人。又裝做有病樣子。拿布包了頭。纔遮住鄉下人的耳目。誰知逃過一關。還有一關。鄉下人因見他們會騎光馬。所以認做強盜。通知了地保。地保亦不細細查問。竟把他們一齊網起。送進城來。真正笑話。幸虧還沒有打壞他們。現在地保同鄉下人。一齊被卑職暫收在班房裏看管。聽候大人發落。柳知府道。細他們的時候。爲甚麼不喊呢。首縣道。細的時候。四箇人本是統通睡着的。礦師

頭一箇驚醒。聽說是往城裏。曉得總會明白的。免得說破。又生別的枝節。那三箇一箇洋人。不會說中國話。一箇通事。病昏了。說不出話。一箇細崽。睡的像死人一般。由鄉下擡到城裏。他就一覺睡到城裏。直到卑職叫人解開他的繩子。纔把他喚醒。柳知府道。啊呀呀。謝天謝地。這一頭有了。下落。我放了一半心。還有那一頭。將來還不知如何收場呢。首縣來的時候。已知道衆紳士的來意。現在柳知府所言。正是此事。剛要追問下去。門上來回。洋大人已到。在二堂上下轎了。柳知府金委員首縣三箇人。一齊迎了出去。只見一排三乘轎子。兩乘四人轎。是洋人坐的。一乘二人轎。是細崽坐的。細崽到了此時。并不預先下轎。直等府縣出來。他三箇人方纔一同下轎。讓了進去。柳知府拉手不迭。先說諸位受驚。又說自己抱歉。說完歸坐。細崽是有金委員的管家。拉着談天去了。這裏柳知府先問礦師。昨日逃難的情形。洋人便自始至終。詳細說了一遍。金委員又告訴他。現在拿到幾箇人。已經打了收在監裏。等到審問明白。就好定罪。礦師道。柳大人。你們貴府的民風。實在不好。昨兒考先生鬧事。我們幾乎沒有性命。逃到鄉下。他們鄉下人。又拿我們當作強盜。我們是貴總督聘請來的。貴府就該應竭力保護。方是正理。現在如此。不但對不住我們。並且對不住你們總督大人。我們的行李盤川。現在

統。通。失。落。這。些。鄉。下。人。還。有。昨。天。拿。住。的。那。些。考。先。生。都。要。重。重。的。辦。他。們。一。辦。出。我。們。的。氣。纔。好。柳。知。府。聽。了。礦。師。的。言。語。心。上。一。氣。又。是。一。句。話。也。對。答。不。來。有。分。教。委。員。和。事。調。停。惟。賴。孔。方。紳。士。責。言。控。訴。不。遺。餘。力。欲。知。柳。知。府。如。何。發。付。洋。人。及。衆。紳。士。能。否。免。於。上。控。且。聽。下。回。分。解。

洋人逃至鄉間。恐鄉人見之驚訝。不得不改華服。然而衣履可換。辮子不能現裝。惟有扮作病人。以布包頭之一法。諸君試掩卷思之。舍此而外。尙有他策否。

鄉人因見其騎馬而來。疑是強盜一流。地保見其騎光背馬。而決其爲大。本。事。文。有。次。序。迨。至。首。縣。口。中。稟。述。則。詞。取。簡。括。不。得。以。遺。漏。責。之。

四人被緝之後。礦師恐說破。另生枝節。故任人播弄。默無一語。其夥計不會說中國話。卽有話。鄉下人亦不懂也。其他二人。一病昏。一睡熟。故得安穩。擡至城中。衆紳士因責打黃舉人。前來責問。題中應有之義。其對柳知府之言。咄咄可畏。令人難堪。衆紳士臨行時云。打毀大堂煖閣。我們情願賠修。迴顧前文。庶使前文不致寂寞。

通賄賂猾吏
贈川資

文明小史

第五回 繡像

商務印書館印行



聽攬撥礦
師索賠款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第五回

南亭亭長新著

自在山民加評

通賄賂猾吏贈川資

聽攬撥礦師索賠款

却說柳知府先受了衆紳士的排揎。接着洋人見面。又勒逼他定要辦人。真正弄的他左右爲難。進退維谷。心上又氣又急。一時楞在那裏。回答不出。其時金委員也正在座。一見有了洋人。卸了他的干係。至於鬧事的人。已經收在監裏。他這一面有了交代。也就樂得做箇好人。一來見好於柳知府。二來也好弄他兩箇。當下見柳知府回答不出。他便挺身而出。對洋人竭力排解道。這樁事情。柳大人爲我們也算得盡心了。自從我們。到得這裏。柳大人是何等看待。只是百姓頑固。得很。須怪不得柳大人。自從昨日鬧了事情出來。柳大人爲我們足足有四十多點鐘。不曾合眼。不曾喫飯。現在鬧事的人。既然已經拏到。有些已經打過。收在監裏。將來一定要重辦。決計不會輕輕放過他們的。你但請放心罷了。至於我們幾箇人失落的行李舖蓋。以及盤川等等。將來能覈查得到固然極好。設如眞箇查不到。柳大人亦斷乎不會叫你空手回去的。還有綱你上

來的。那些鄉下人。論理呢。他們還要算得有功之人。不是他們拏你捆送上來。只怕你幾位。直到如今。尚不知流落何所。但是他們不應該將你們捆起來。這就是他們不是了。這箇都是小事。少不得柳大人替你發落。你亦不必多慮。現在你二位。昨夜受了辛苦。今天一早。又捆了上來。苦頭也算喫足了。可到我屋子裏先去歇息一回。一切事情。回來再講。礦師道。各事。我不管。但憑你金老爺去辦罷了。又回頭對柳知府道。柳大人。爲我們喫苦。少不得後來總要謝你的。柳知府聽了。也不知要拏甚麼話回答他。纔好。洋人說完。站起身來就走。金委員趕忙走在前頭引路。把他兩箇。一直引到自己屋裏。柳知府知道他們要去休息。怕的一張牀不敷。立刻叫人又送過去幾副牀帳被褥。不在話下。這裏首縣見洋人已去。便要請教府大人。這事怎樣辦法。柳知府道。你聽見他們的口音嗎。一箇紅臉。一箇白臉。都是串通好了的。賠他們兩箇錢。倒不要緊。但是要賠多少。總得有箇數目。我現在別的都不氣。所氣的是我們中國稍些。不如從前強盛。無論是貓。是狗。一箇箇都爬上來。要欺負我們。真正是豈有此理。柳知府一面說。一面嘴上幾根鬍子。一根根都氣的蹠了起來。停了半天不語。首縣道。就是賠錢呢。亦賠煞有限。但是昨天捉來的那一千人。同這鄉下人。如何發落。柳知府道。鄉下人。並沒有錯。

他們看見這異言異服的人。怕不是好來路。所以纔網了上來。送來之後。原是聽我們發落的。他們又沒有私自打他一下子。倘若真是騎馬的強盜。他們捉住了。我們還得重重的賞他們。怎麼好算他們的不是呢。首縣道。但是不略加責罰。恐怕洋人未必稱心。柳知府道。要他們稱心。可就難了。拏我們百姓的皮肉。博他們的快活。我甯可這官不做。我決計不能如此辦法。至於賠幾箇錢。到了這步田地。朝廷尙且無可如何。你我也只好看破些。如要帶累好人。則是萬萬不能。首縣道。外國人只要錢。有了錢。就好商量。鄉下來的一班人。且把他攔起來。還有黃舉人那一幫人。打的打了一齊。收在監裏。有的功名還沒詳革。這事要請大人的示。怎樣辦法。柳知府道。沒有別的。拚着我這箇官。陪他們就是了。首縣見太尊正在氣惱之下。不好多說。隨便應酬了幾句閒話。告辭出來。回衙理事。這裏洋人同金委員在府衙門裏。一住住了兩三天。那繙譯在縣裏。將息了兩天。病也好了。也就搬到府衙門來。一塊兒住。黃舉人一幫人。仍在監裏。鄉下來的一幫人。仍在縣裏。柳知府也不問不聞。就是紳士們來見。也不出見。只說有病。等到病好。親來回拜。如是者四五天。倒是金委員等的不耐煩了。曉得柳知府有點別致性情。有時膽小起來。樹葉子掉下來。都怕打了頭。等到性子發作。却是任佷都不怕。這兩

天與洋人見面。雖然仍舊竭力敷衍。無奈同金委員講起來。總有點話不投機。所以金委員不願意去驚動他。虧得同首縣還說得來。這天便獨自一箇。便衣走到縣衙。會見首縣。同他商量。說我們來到此間。鬧出這們一箇亂子。真是意想不到的事。現在礦也不必看了。就此回省銷差。但是失落掉的東西。兄弟的呢。彼此要好。多些少些。斷無計較之理。但是洋人一邊。太尊總得早些給他一箇回頭。在此多住一天。彼此都不安穩。就是拏到的那些人。或者怎麼辦法。也不妨叫我們知道。將來回省銷差。便有了話說。太尊只是悶住不響。究竟不曉得葫蘆裏賣的甚麼藥。首縣道。東西呢。是一定要賠的人。也一定要辦的。太尊這兩天。心上很不高興。我們做下屬的。也不便怎麼十分逼他。好在我們至好。你喫了飯沒有事。可以常常到我這裏閑談。多盤桓幾天也好。金委員道。我的老哥。你說的眞定心。我們出來。兩箇多月。事情做的。一場無結果。還不回省銷差。儘着住在這裏做甚。老哥。千萬拜托你。今明兩天。去問他一箇准信。好打發我們走路。只因這位太尊。初見面的時候。看他着實圓轉。到得如今。我實在怕與他見面。老哥。好歹成全了兄弟罷。說罷。又站起來作了一箇揖。首縣只得應允。又問他單賠行李。要箇甚麼數目。金委員道。若依了外國人。是箇獅子大開口。五萬六萬。都會要。現在有兄

弟在裏頭。大約多則二萬。少則一萬五千。亦就穀了。首縣無語。彼此別過。列位看官。須曉得。柳知府於這交涉上頭。本是何等通融。何等遷就。何以如今判若兩人。只因當初是戀着爲官。所以不得不仰順朝廷。巴結外國。聽見外國人來到。立刻就命停考。聽見店小二打碎茶碗。就叫將他父子押候審辦。如今鬧事的人。百倍於店小二。遺失的東西。百倍於茶碗。他反不問不聞。行所無事。是箇什麼緣故呢。實因他此刻內迫於紳士。外迫於洋人。明知兩面難圓。遂亦無心見好。又橫着一箇丟官的念頭。所以他的心上。反覺舒服了許多。倒是金委員瞧着他行所無事。恐怕這事沒有下場。所以甚是着急。不得已托了首縣。替他說項。閑話休題。言歸正傳。且說首縣上府。稟見之下。當將金委員托說的話。婉婉轉轉陳述了一遍。又說洋人住在這裏。終久不是箇事體。不如早早打發他們走路。樂得眼前清靜。柳知府起先是滿腹牢騷。諸事都不在他心上。如今停了幾天。也就漸漸的平和下來。聽了首縣的話。便問他們要怎麼樣。首縣當把金委員說的數目。告訴了柳知府。柳知府道。太多。他那點行李。能值到這許多嗎。依我意思。給他兩千銀子。叫他走路。他的行李。也不過值得幾百。現在已經便宜他了。首縣見所要的數目。同所還的數目。相去懸殊。不好再講。又問拏到的人。如何發落。好叫金令回省。

也有箇交代。柳知府道：「這事我已經打好主意，須得通稟上憲，由着上頭要如何發落，便如何發落。你我犯不着做歹人，也不來做好人。我現在偷若要對得住洋人，便對不住紳士。要對得住紳士，就對不住洋人。況且這些人，一大半是當場拏住，有的是堂上問了口供，由金委員自己去拏了來的。打也是他自己擅作主張打的，百姓固然不好。金老爺也未免性急了些。現在誰是誰非，我均不問。據實通詳上去，看上頭意思如何。再作道理。」首縣無話可說。下來之後，照實告訴了金委員。金委員也自懊悔。當時不該責打黃舉人，又把他們一幫人統通收在監裏，事情辦的操切，便不容易收場。既而一想，想到了上頭一切事，可以推在外國人身上，與我不相干涉。我今樂得趁此機會，弄他們兩箇，便與首縣再四商量，說兩千銀子，叫我洋人面前如何交代。凡事總求大力，并且自己跌到一萬，不能再少。首縣無奈，只得重新替他說項。柳知府從二千五百加起，加到三千一口咬定，不能再加。首縣出來，又與金委員說過。金委員只是一味向他婉商。首縣因爲太尊面前不好再說，只得自己暗地裏送了金委員一千兩銀子。好在一錢不落虛空地將來自有作用，便告訴他說：「這是兄弟自己的一點意思，送與吾兄路上做盤川，不在賠款之內。」金委員接受之下，心上倒着實感激他，而恨柳知府刺骨口。

說吾兄的一千兄弟一定領情。至於太尊所說的三千兄弟也犯不着同他爭論。只要外國人沒得話說。樂得大家無事。首縣見此事。他自己已安排停當。外國人反省。有金委員一力幫襯。以後萬事可以無慮。便也不再多講。一笑辭去。這裏金委員見柳知府許賠的數目不能滿其慾壑。回至房中。便向礦師攛掇。并說了柳知府許多壞話。礦師道。我看這裏的府縣二位都不肯替我們出力。倒是營裏還替我們拏到幾箇人。金委員道。鬧事的那一天。柳大人是一直關着二門。躲在衙門裏。虧得首縣大老爺先同了捕聽到街上彈壓。後來半夜裏又同了我。去捉那箇姓黃的。整整一夜沒有睡覺。首縣大老爺那天倒很替我們出力。如果不是他那姓黃的首犯。怎麼會拏得着呢。礦師道。看他不出。倒是一箇好官。那位柳大人。我們同他初次見面。看他的人。很是明白。怎麼他倒不替我們出力。金委員道。不替我們出力也罷了。如今我們的行李。通通失掉。住在這裏。不得回省。我去同他商量。借幾千銀子。做盤川。他不但一毛不拔。而且捉來的人。他也不審。也不問。不知道要把我們攔到那一天。礦師道。我是他們總督大人。請我來的。他得罪我。就是得罪他們總督大人。我的行李。是一絲一毫不能少我的。少了一件。叫他拏銀子賠我。我們上下六七箇人。總共失落多少東西。定要他賠多少銀子。快

算一算。開篇賬給我。我去問他討。少我一箇也不成功。當下金委員便親自動手。開了一篇虛賬。算了算。足足二萬六千多兩銀子。交給了礦師。便一齊跑到花廳上。請見柳知府。柳知府聞報。趕忙出來相會。只見礦師氣憤憤的。照着他說道。柳大人。你可曉得。我是誰請了來的。我是你們貴總督大人請來的。到了你這地方。你就該竭力的保護。纔是等到鬧出事來。我們好容易逃出性命。你又叫鄉下人。把我們緹了上來。承你的美意。總算留我們在衙門裏住。現在拿到的人。既不審辦。我們失落的東西。也不查考。我們現在也不要你貴府辦人。也不要你賠我們的行李。只要問你借兩箇盤川。好讓我們回省銷差。至於鬧事的人。你既不辦。將來我只好托你們總督大人替我們辦。我們失落的東西。現在有篇賬在這裏。一共是二萬六千多兩銀子。我們帶回武昌。不怕你們總督大人不認。少我一箇也不成功。一席話。弄得柳知府摸不着頭腦。連說這是那裏來的話。鬧事的人。是你們金老爺拿到的。打也打了。收監的也收在監裏了。還要怎樣。柳知府話未說完。礦師接嘴道。可又來全虧了我們金老爺。還拿到幾箇人要你們地方官做甚麼用的。柳知府道。那天我還叫首縣先出去彈壓。後來又叫他幫着拿人。礦師道。是了一城裏頭。只有首縣大老爺還替我們出把力。柳知府聽了。真是又氣。

又惱。接着說道。你們失落的東西。我已經應允了三千。難道不是銀子。況且這銀子。都是我自已捐廉。難道還去剝削百姓不成。礦師道。你三千銀子。我沒看見。你交給那一箇的。我的賬。總共是二萬六千多銀子。這三千是賠那一項的。柳知府道。說三千。就是三千。還有甚麼說話不當話的。其時金委員也坐在一旁。見柳知府講到三千的話。這句話原是有的是他喫了起來。沒有同洋人說。倘若當面對出。未免難以爲情。趕緊站起來。解勸好打斷這話頭。因向礦師說道。我們出來已經不少日子了。現在須得趕緊回省銷差。柳大人這邊能穀再添上兩千。自然是再好沒有。倘若不能。就是三千。我們回去的盤川。也將就穀用了。這裏的事情。好在柳大人也要通稟上頭。且看上頭意思如何。再作道理。那礦師本來還想同柳知府爭長論短。聽見金委員如此一說。也就罷手。只有柳知府到底是箇忠厚人。心上還着實感激金委員。替他排難解紛。便同礦師說。我這裏三千是現成的。倘要再多。實實湊不出來。幾時動身。檢定日子。好叫縣裏預備。當下金委員便同礦師商量。後天一准起身。金委員又同柳知府說。要先支幾百兩銀子。製備行裝。柳知府也答應了。立即傳話賬房。先送五百兩銀子過去。次日柳知府將銀子一併找足。礦師出立收據。是晚柳知府又特地備了一席的滿漢酒席。邀了營

縣作陪。賓主六人說說笑笑。自六點鐘入席。直至二鼓以後。方纔散席。席面上所談的全是閑話。並沒有題到公事。次日營縣一同到府署會齊。送他幾箇起身。府縣各官一齊送至城外。方纔回來。金委員同了洋人繙譯自回武昌不題。且說柳知府回到衙中。先與刑名師爺商量。這事如何申詳上憲。擬了稿子。改了再改。畢竟柳知府有點學問。自己頗能動筆。便將這事始末。詳詳細細。通稟上憲。并說現在鬧事的人。都已拿到。收在監裏。聽候發落。但未題到停考一節。又把武童鬧事及拆毀府大堂情形。改輕了些。稟帖發出。又傳了各學教官到府諭話。告訴他們洋人已去。前頭武考未曾考完。定期後天接考下去。叫各教官前去傳知各考童知道。誰知到了這天。來赴考的。甚是寥寥。却爲何來。一半是爲了川資帶的有限。不能久待。早已回家去的。一半是此翻鬧事。武童大半在場。恐怕府大人借考爲名。順便捉拿他們。因此畏罪不敢來的。十分中倒有五、六分。是如此思想。所以赴考的人。比起報名的時候。十分中只來得一二分。柳知府無可如何。只好草草完事。至於那些紳士們。也曾來催問過好幾次。柳知府推誠布公的對他們說。這事情已經稟過上頭。只得聽候上頭發落。至於拿到的人。但有一錢可以開脫他們的地方。我沒有不竭力的替他們開脫。還有武童聚衆。以及打壞本府大

堂這些事情。統通沒有敘上。衆紳士道。大公祖體恤我們百姓誠屬地方之福。但這事實實在在是因停考而起。柳知府無可說得。只有深自引咎。衆紳士別過。有幾箇忠厚的也不再來纏擾。專聽上頭回批。有幾箇狡猾的早已攪就狀詞。到省城上控去了。有分教。宵小工讒。太守因而解任。貪橫成性。多士復被株連。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金委員第一次當着洋人替柳知府排解的一番話。句句是綿裏針。有鬧事的人不怕他不辦。失落的東西。不怕他不賠的口氣。

柳知府對首縣說。他們一箇紅臉。一箇白臉。都是串通好了的。金委員之狡猾。早已爲人窺破。誰謂柳太守愚哉。

柳知府存了一箇丢官的念頭。忽然大膽起來。倘人人能如此大澈大悟。則世界上好官。將不可勝數矣。惟但聞其將人羈押。而卒不敢開釋一人。是殆心有餘而力不足者。君子略迹原心可也。

洋人索賠款。首縣暗地裏先送金委員一千。求免自己之干係。真不愧爲能員。金委員向洋人挑撥。令其與柳知府爲難。與前代柳知府排解時。語語反對。而說

來却有情理。其處處代首縣開脫者。是一千銀子說話也。

洋人同柳知府爲難。語語針鋒相對。直教柳知府無從置喙。始終還虧金委員解圍。既得銀子。又使太守承情。此人真有作用。

柳知府對首縣云。我們中國不能如前強盛。無論是貓是狗。一箇箇都爬上來要欺負我們。又云。到了這步田地。朝廷尙且無可如何。此數語聞之令人酸鼻。

新太守下馬立威



弱書生會
文被捕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第六回

南亭亭長新著

自在山民加評

新太守下馬立威

弱書生會文被捕

話說那箇洋礦師。路上聽了金委員的話。回到長沙。見了撫院。先說了柳知府許多壞話。說他性情疲軟。不能彈壓百姓。等到鬧出事來。他又置之不理。幸虧得那裏的知縣。還能辦事。當時就拿到幾名滋事首犯。收在監裏。現在我們幾箇人。雖然逃出命來。帶去的行李。全被百姓搶光。至今一無下落。撫院聽了。少不得安慰了洋人幾句。叫支應局每人先送一千銀子。回來再行文下去。著落知府身上。賠還你們東西就是了。洋人無話退出。自回武昌。不在話下。原來這位撫臺大人。也是極講究洋務的。聽了這般情形。便說這些百姓。如此頑固。將來怎麼辦事呢。當下正有許多官員進內稟見。有一箇發審局的老總。姓傅名祝登。是箇老州縣班子出身。便說道。卑府從前在那府裏。也做過一任知縣。地方上的百姓。極其頑固不化。卑府到任之後。一面開導他們。碰着有不遵教化的。就拿他來。重重的辦了兩箇。做了一箇榜樣。後來百姓都不敢怎麼樣了。撫

院道。是阿。我想要辦一樁事情。總得先立一箇威好。叫百姓有箇怕懼。自然而然。跟着我們到這條路上去。不然。現在裏頭。交辦的事情又多。而且還要開捐。捐他們。動不動的聚衆。挾制官長。開了這箇風氣。還了得。我看柳某。這箇缺是有點做不來的。不如暫時請他回省。這箇缺就請老哥去。辛苦一盪。第一先把那裏的百姓。整頓一番。是最要緊的。傅祝登聽了。滿心歡喜。連忙站起來。請安謝委。退了下去。撫院便傳藩司進見。說起永順百姓鬧事。毆打洋人。現在須得將該府撤委。就委傅某前去署理。藩臺聽了。自然照辦。下得司來。轅門前粉牌。早已高高掛出。并一面行文下去。當下便有永順府聽差的人。得了這箇風聲。立刻打稟帖。寄信到永順通知。這日柳知府正在衙中無事。忽見門上拿進一封信來。拆開看時。便是聽差寫來的。就說的是撤任的一樁事。新委的是傅祝登。傅大人。不日就來履新。各等語。當時合衙上下衆人聽了。不免都有點驚慌。畢竟柳知府是箇讀書人。稍有養氣工夫。得了這信。心上雖不免懊惱。面子上却絲毫不露。常說。像我這樣做官。百姓面上總算對得住的了。然而還不落他們一箇好。弄到後來。仍舊替我鬧出亂子。使我不安其位。可見這些百姓。也有些不知好歹。將來換一箇利害點的官。等他們吃點苦。到那時候。纔分別出箇上下呢。說罷。便自嗟嘆不已。不

多兩日。藩司行文下來。柳知府便料理交卸事宜。又過兩天。傳祝登行抵府城。發出紅諭。定了吉日接印。一切點卯、盤庫、閱城、閱獄、照例的官樣文章。不必細述。向來新任見了舊任。照例有番請教。此番傅知府見了前任柳知府。却一直是淡淡的。柳知府等到把印交出。當天即將眷口遷出衙門。寄頓在書院之內。自己一人獨自先行回省。動身的那一天。紳士們來送的。寥寥無幾。就是萬民傘。亦沒有人送。柳知府并不在意。悄悄自回長沙。不在話下。且話傳知府一到永順。心上便想前任做官忠厚。不過處處想見好於百姓。始終百姓沒有說他。一箇好字。而且白白把官送掉。我今番須先立他一箇威。做他一箇榜樣。幫着上頭做一兩樁事情。也顯得我不是庸碌無能之輩。主意打定。接印下來。便吩咐升坐大堂。一班前來賀喜的官員。得了這箇信息。只得在官廳等候。不敢退去。齊說府大人今天初上任。不知爲了何事。要坐大堂。等了一刻。裏頭又傳出話來。要提聚衆鬧事。毆打洋人的黃舉人等一千人聽審。衆人聽了。方曉得是爲的此事。少頃傳點升堂。衆官照例堂參畢。傅知府便叫先帶黃舉人。黃舉人早已是黑索郎。當髮長一寸。走上堂來。居中跪下。口中自稱。舉人替大公祖叩頭。傅知府坐在上頭。一副油光鑠顯的面孔。聽了他自稱舉人。便把驚堂木一拍罵道。你自己犯的罪。還不知

道麼。你可曉得我本府須比不得你們前任柳大人好說話。本府奉了撫臺的札子。此番就是辦你們來的。這件事情。你的爲首。是賴不到的了。此外還有幾箇同黨。快快的照實供出。免得受苦。黃舉人道。青天大公祖。舉人實在冤枉。舉人坐在家裏。憑空就把舉人捉了來。當做滋事的首犯。舉人既未滋事。那裏來的同黨。傅知府道。不打不招。他的舉人好在離着革掉已經不遠了。我比不得你們前任柳大人。碰着這種反叛。還想保全他的功名。不招就打。兩旁衙役吆喝一聲。黃舉人只是在地下喊冤。傅知府又一疊連聲的喊打。當下便走過幾箇衙役。拿黃舉人揪倒在地。一五一十的。又打了幾百板子。傅知府道。你招我拿人。你不招我也拿人。遂出了一張票。差了四名幹役。所有黃舉人家族。並他的朋友。凡有形迹可疑的。一齊拿來治罪。一面又把先前開府衙門提到的二十多箇人。不論有無功名。每人五百小板。打了一箇滿堂紅。一齊釘鐐收禁。傅知府說這般人聚衆滋事。挾制官長。將來都要照反叛辦的。一面又叫刑名師爺。打稟帖。申詳上司。說這些人如此這般。須得重重的懲辦。有功名的。一齊斥革。其餘同黨滋事的人。一律補拏治罪。稟帖上又說柳知府許多壞話。說他如何疲軟。等到鬧出事來。還替他們遮掩。無非避重就輕。爲自己開脫處分地步。稟帖出去。首縣回稟公事。便

中題起。先前打碎外國人飯碗的店小二父子。連著地保。還有捆押外國人上來的一幫人。現在統通押在縣裏。求大人示下。怎樣發落。傳知府道。你爲甚麼不早說。這些人得罪了外國人。都是要重辦的。立刻又親自坐堂。從縣裏提到一千人。店小二父子各打八百板。押繳賠碗銀三百兩。限半月繳案。違干血比。地保保護不力。責一千板斥革。一般鄉下人。每人或六百板。或八百板。押候上憲批示。地保亦責一千板斥革。發落已完。又叫刑名師爺。將情具稟。各憲又添了許多枝葉。無非說他慎重外交之意。另外又多寫兩套稟帖。一套稟湖廣督憲。一套稟武昌洋務局憲。以便賣弄他辦事勤能。好叫上頭曉得他的名字。不在話下。且說傳知府當堂簽派的四名幹役。奉了本府大人之命。領了牌票。出外拿人。這四人一名錢文。一名趙武。一名周經。一名吳緯。四人當下出得府衙門。先到下處。私相計議。各人的夥計。聽說頭役奉了重大差使。曉得這裏頭定有生發。一齊前來會齊商量。錢文先開口說道。我們這箇差使。還是拿人的。是還是不拿人的。周經道。你瞧本府大人。今天頭一天接印。就發這們一箇虎威。現在差了我們。倘若拿人不到。一定要討沒趣。不要把十幾年的老臉。統通丟掉。周武聽了。鼻于裏撲嗤的一笑。說道。據我看來。真正鬧事的人。拿到的。也就不少了。省的再去拖累好人。

依我。說。還。是。趁。這。箇。樞。裏。弄。他。兩。箇。樂。得。做。好。人。還。有。錢。財。到。手。豈。不。一。舉。兩。得。吳。緯。道。依。我。說。不。是。如。此。人。也。要。拿。錢。財。也。要。偷。若。一。箇。人。不。拿。本。府。大。人。前。如。何。交。代。一。箇。錢。不。要。我。們。出。力。當。差。爲。的。是。那。項。現。在。依。我。的。愚。見。碰。着。有。錢。的。就。放。鬆。些。碰。着。沒。有。錢。的。就。拿。他。兩。箇。來。搪。塞。搪。塞。也。卸。我。們。的。干。係。大。衆。聽。了。齊。說。吳。夥。計。說。的。有。理。我。們。就。依。他。的。話。去。辦。罷。主。意。打。定。各。自。分。頭。辦。事。可。憐。這。箇。風。聲。一。出。直。嚇。得。那。些。人。家。走。的。走。逃。的。逃。雖。非。十。室。九。空。却。已。去。其。大。半。至。於。已。經。被。拿。的。幾。家。家。族。男。人。已。被。拿。去。收。在。監。裏。家。中。剩。得。妻。兒。老。小。哭。哭。啼。啼。尙。不。知。這。事。將。來。如。何。了。局。怎。禁。得。一。般。如。虎。如。狼。的。公。差。又。來。訛。詐。這。些。人。家。大。半。化。上。幾。箇。錢。買。放。的。居。多。其。實。在。拿。不。出。錢。的。逃。的。逃。了。逃。不。脫。的。被。公。差。拿。住。兩。箇。解。到。府。裏。銷。差。傳。知。府。不。問。青。紅。皂。白。提。到。就。打。打。了。就。收。監。不。日。批。稟。回。來。着。把。滋。事。首。犯。一。概。革。去。功。名。永。遠。監。禁。下。餘。的。分。別。保。釋。傳。知。府。遵。了。上。頭。的。話。遂。把。一。千。人。重。新。提。審。定。了。八。箇。人。的。長。監。其。餘。一。概。取。保。不。日。又。奉。到。批。稟。說。他。所。辦。的。店。小。二。及。鄉。下。人。狠。願。外。國。人。的。面。子。現。在。外。國。人。已。無。話。說。足。見。他。能。駁。弭。患。無。形。辦。事。切。實。批。詞。內。將。他。着。實。獎。勵。傳。知。府。自。是。歡。喜。連。忙。坐。堂。又。把。店。小。二。提。審。追。他。的。賠。款。銀。子。可。憐。他。一。箇。做。小。工。的。

人。那裏賠得起。後來傳知府又叫地保分賠。少不得賣田典屋。湊了繳上。方纔得釋。早已是傾家蕩產了。傳知府又要討好。說這裏的紳士最不安分。黃舉人拿到之後。他們屢次三番。前來理論。看來都是通同一氣的。因開了一張名單。稟明上頭。意欲按名拿辦。後來幸虧上頭明白。說事情已過不必再去打草驚蛇。叫他留心察訪。果然有不安分的。不妨隨時懲辦。一、二此時切切不要多事。傳知府接到批詞。心中老大不悅。說上頭辦事全是虎頭蛇尾。我却不能殷便宜他們。便出了一張告示。把他所恨的紳士名字統通開在上頭。說這些人不安本分。現經本署府查明。不忍不教而誅。勒令他們三箇月內閉門改過。倘若不遵。一經本署府訪拿到案。定行重辦不貸。告示貼出。衆紳士見了。一箇箇都氣的說不出話。然又奈何他不得。話分兩頭。且說傳知府出票拿人之時。當中有兩箇秀才。一箇姓孔名道昌。表字君明。一箇姓黃名民震。表字強甫。姓孔的是黃舉人的同門。姓黃的就是他族中兄弟。兩人家下薄有田產。却一向最安本分。除讀書會文之外。其餘事情一概不問。那天鬧事的時候。他兩人原在茶店裏吃茶。後來因見人多。孔道昌都拉拉黃民震的袖子。說強哥。這裏恐怕鬧事。我們去罷。兩箇人便自回家。躲在家中聽候消息。不敢出頭。次日曉得府大堂被拆。黃舉人被拿。其餘同學

的人。爲着鬧事。當時被捉的不少。兩人雖與黃舉人均有瓜葛。到了此時。也是愛莫能助。只得任其所之。且亦曉得黃舉人平時爲人。屢勸不聽。如今果然鬧出事來。這是他自作自受。旁人莫可如何。相與勸息而罷。過了幾日。換了新太守。打聽黃舉人一案。已經申詳上去。專候上頭定罪。又因學院來文。中秋節後。就要按臨。他倆都是永順縣裏的飽學秀才。蒙老師一齊保了優行。自然是窗下用功。一天不肯間斷。是時已經七月。黃強甫便約了孔君明。到家商量。再齊幾箇朋友。大家會文一次。原是場前習練之意。孔君明還有什麼不願意的。於是寫了知單。共請了一十二位。叫人分頭去請。所請的都是熟人。自然一邀就到。當下借的是城隍廟的後園。由孔黃二位備下東道。屆期齊集那裏。儘一日之長。各做兩文一詩。做好之後。再請名宿評定甲乙。是日到者連孔黃二人。共是一十四位。且說知單發出之後。便爲府差所知。因他二位與黃舉人有點瓜葛。就此想去。起他的訛頭。孔黃二人自問無愧。遂亦置之腦後。不料府差借此爲名。便說他們結黨會盟。定了某日。在城隍廟後花園起事。又把他們的知單抄了一張。作箇憑證。又指單子上。盡簪會三箇字。硬說他私立會名。回來稟明了知府。意欲齊集大隊人馬前往捕捉。傳知府聽了。信以爲真。立刻就叫知會營裏。預備那日前去拿人。其時

幕府裏。也有箇把懂事的。就勸傅知府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無論他們沒有這會事。可以不必理他。就是實有其事。且派箇人去查一查。看他們到底爲何作此舉動。再作道理。傅知府道。私立會名。結黨聚衆。便是大干法紀之事。上頭正有文書。嚴拿此等匪類。倘若走漏消息。被他們逃走了。將來這箇干係。誰擔得起。說罷。便命差人暗地查訪。不要被他們逃走了。這裏傅知府私心指望。要趁這箇當口。立一番莫大功勞。正是有分教。綱罟空張。明哲保身而遠遁。脂膏竭盡。商賈裹足而不前。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柳太守處處以寬厚待人。臨走未曾落得一箇好字。可見爲政之道。務在寬猛得宜。非一味姑息所能濟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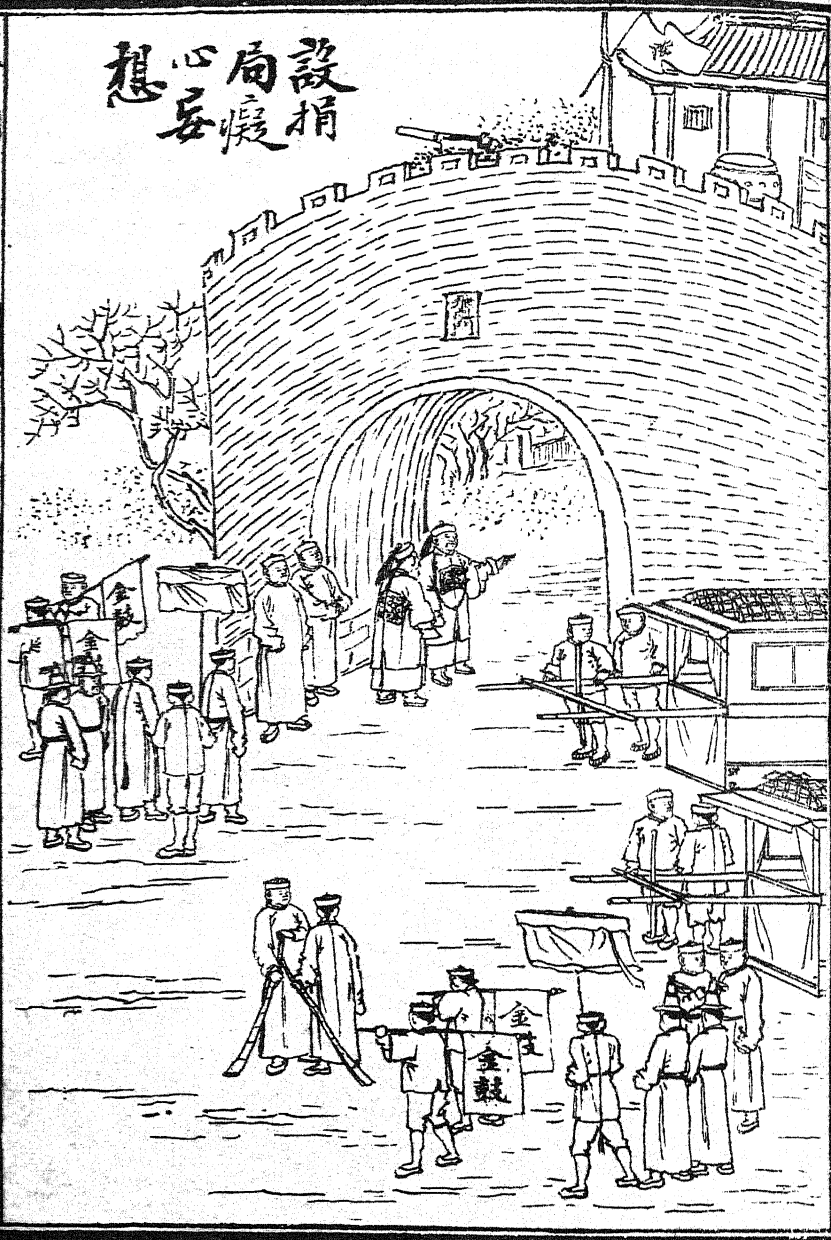
傅太守急於表見。又欲見好於上司。又欲見好於洋人。力矯前任所爲。而民不堪命矣。姑息足以敗事。猛厲亦適以殃民也。

傅太守欲辦紳士。幸上憲不允所請。否則此邦士夫。尙有瞧類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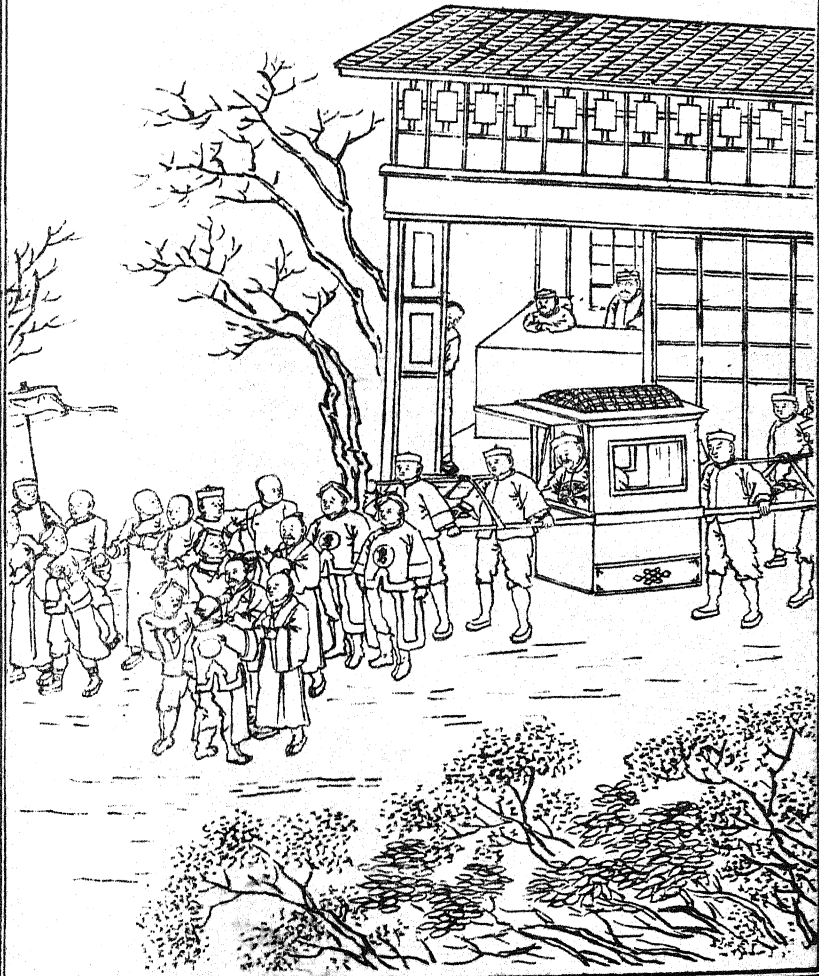
生員以文會友。差役指爲立會聚盟。蓋太守意旨在是。上之所欲。下必有甚焉者。爲民父母。曷其奈何勿慎。

傳太守到任之日。卽出票籤差捉拿黃舉人等一班餘黨。彼自以爲猛厲。其實徒爲差役開生財之徑而已。吳縣計見解獨。高洵能辦事。

設捐局
寢妄
心
想



捕會
堂風
厲行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第七回

南亭亭長新著

自在山民加評

捕會黨雷厲風行

設捐局癡心妄想

却說署理永順府知府姓傅的。聽了差役一面之詞。自己立功心切。也不管青紅皂白。便一口咬定這幾箇秀才是聚衆會盟。謀爲不軌。一面知照營縣。一面寫成稟帖。加緊六百里排遞。連夜稟告省憲。稟帖尙未批迴。已到他們會文的這一日了。頭天夜裏。傅知府未敢合眼。甫及黎明。他便傳齊通班差役。會同營裏縣裏。前去拏人。自己坐了大轎。在後指點。正要起身的時候。忽見刑名師爺的二爺匆忙趕到。口稱我們師爺說過。他們就是要去也。決無如此之早。請大人打過九點鐘。再去不遲。傅知府那裏肯聽。立刻督率人馬啓身。走到城隍廟前。尙是靜悄悄的。大門未啓。兵役們意欲上前敲門。傅知府傳諭。休得大驚小怪。使他們聞風逃走。便叫隨來的兵役在四面街口牢牢把守。不准容一箇人出進。其時天色雖已大亮。街上尙無行人。等了一刻。太陽已出。呀的一聲響處。城隍廟大門已開。走出一箇老者。你道這人是誰。乃是廟中一箇廟祝。早晨起

來開門。并無別的事。故開門之後。看見門外刀槍林立。人馬紛紛。不覺嚇了一跳。兵役們預受知府大人的吩咐。逢人便拏。當時見了此人。不由分說。立刻走上前來。一把揪住。拖了就走。一拖拖到知府轎子跟前。揪倒地下。傅知府膽大心細。唯恐他是歹人。身藏凶器。先叫從人將他身上細搜。并無他物。方纔放他跪下。傅知府道。你這人姓甚名誰。今日有人在這廟裏謀反。你可知道。那廟祝本是一箇鄉愚。見此情形。早已嚇昏。索的抖作一團。那裏還能說出話來。傅知府三問不響。認定他事實情虛。今見敗露。所以嚇到如此地步。大聲喝道。本府料你這人。決非善類。不用刑法。諒你不招。少停帶回衙門。細細拷問。言罷。喝令差役將他看守。一面分一半人進廟搜查。其餘一半仍在廟外。將四面團圍住。進去的人。約摸有一刻多鐘。搜查完畢。出來覆命。祇拏得幾箇道士。戰兢兢的跪在地下。却并無一箇秀才。在內。傅知府見了詫異道。難道他們預先得了風聲。已經逃走不成。再不是應了師爺的話。我來的太早了。心下好生疑惑。又問兵役道。廟裏後花園。可曾仔仔細細查過。沒有兵役們回說。統通查到有一箇說連毛廁裏小的也去看過。并沒有一箇人影子。傅知府想了半天。說道。道士容留匪類。定與這些歹人通氣。這些人一定要在道士身上追尋。吩咐從人把道士一併鎖起。帶回衙門。

審問。原來這廟裏香火不旺。容不得多少道士。只有一箇道士。兩箇徒弟。當時頸賴子裏。一齊加上練條。老道士在地下哭着哀求道。小道在這廟裏住持。已經有三十多載。小道今年也是八十多歲的人了。一向恪守清規。不敢亂走一步。請大人明鑒。傅知府也不答應。但命帶下去看管。當時鷹抓燕雀一般。把他師徒三人帶了就走。傅知府想。倘若我今番拏不到人。不要說上司跟前。不好交代。就是衙門裏朋友面上。也難誇嘴。眉頭一縐。計上心來。便把那箇出首的衙役開來的名單。取了出來。一看卻喜這些人都有住處。把他喜的。了不得。立刻請了營縣二位。同到轎前。一同商議。又添了城守營一位。傅知府便說。我等四人。各分帶數十兵役。分頭到這十二箇人家。連爲首的孔黃兩箇。一共十四箇人家。趁此天色尙早。他們或者未必起身。給他們箇疾雷。不及掩耳。拏了就走。必不使一名漏網。衆官聽了。甚以爲然。便議定參府東門。首縣南門。城守營北門。傅知府自認西門。因爲孔黃兩箇。都住西門內左近。交代他人。不能放心之故。自己多帶了幾箇人。一半保護自身。一半捉拏匪類。并留四名兵役。看守廟門。遇有形迹可疑的。便拏來交案。衆官分頭去後。傅知府先掩到黃家。一則知他是黃舉人。族中一則因他是案中首犯。到黃家時。太陽已經落地。黃秀才正因是日文會。是自己起的頭。

理應先往廟中照料。所以特地起了一箇大早。梳洗完罷。正待出門。却不料多少兵役。一湧而進。有箇差役。認得他的。不分三七廿一。鎖了就走。拉拉扯扯。拉到傅知府轎子跟前。叫他跪。他不跪。他還要強辨。那裏容他說話。早被傅知府吆喝兩聲。衙役們如狼似虎一般。早拏他揪在地下了。當時喝問名字。回稱黃強甫。正與單子上相同。傅知府便叫鎖起。與剛纔的道士廟祝。一齊帶在轎子前頭。逕到孔家。原來這孔君明住的地方。只離黃家一箭之遠。出得巷口。只有一箇轉灣便到。這位孔秀才。因爲吸得幾口鴉片烟。不及黃秀才起得早。此時剛剛纔醒。尙未穿得衣服。這些人已進來了。走進上房。見狗便打。見人便拏。這些兵役。却無一箇認得他的。問了老媽。方纔知道。立刻上來三人。一箇拉辮子。兩箇架胳膊。從牀上把他架了出來。只見他赤體露身。祇穿得一條褲子。下面還赤着一雙脚。這些兵役們。怕他逃走。所以一齊動手。其實他是箇文士。手無縛雞之力。又兼上了烟癮。那裏還有氣力與人爭鬪。當時拖出大門。轎前跪下。傅知府問過名字。亦同單上相符。便點點頭。說皇天有眼。叫你們一朝敗露。孔君明急得忙訴道。不知生員所犯何事。傅知府冷笑兩聲。也不理他。喝令差役們好生看守。連忙又到別處。一連走了三家。居然拏到兩箇。只有一箇姓劉的。因欲早起會文。已經出門。及到

廟門。看見兵役把守。此時街上已有了行人。三三兩兩。都在那裏交頭接耳的私議。議的是合城官員。不知爲了何事。今日來此拏人。道士已被拏去。此時又到別處捉人去。了。究不知所爲何事。劉秀才聽了。甚是疑心。想前番鬧事的人。早已辦過的了。此番捉的。又是那起。與道士又什麼相干。但是。牌裏。既不。容人。進去。我且。逕到。黃家。看看。強甫。如何。再作。道理。一頭走。一頭想。正想之間。只見一羣營兵打着大旗。擎着刀。擎着槍。掌着號。一路蜂湧而來。兵後頭就是本府的大轎。轎子旁邊。乃是一羣衙役。牽了三箇道士。另有四箇人。兩箇長衫。一箇赤膊。一箇短打。定睛一看。不是別人。正是今日會文的三箇朋友。那箇打赤膊的。便是孔君明。但那箇短打的。不知是誰。劉秀才不看則已。看了之時。大驚失色。曉得事情不妙。只得掩在一家店鋪裏面。看着他們過去。方纔出門。幸喜沒有人認得他。未被拏去。他此時也不及打聽。立刻奔回自己家中。幸喜他上無父母。下無兄弟。又因他年紀尙輕。未曾娶得妻室。獨自一人。住的是自己房子。又因爲人少。自己祇住得一進廳房。其餘的。賃與兩家親戚同住。這天早上。他已出門。傅知府前來拏人。這兩家同住的親戚。却被他連累受驚不小。傅知府見人委實不在家中。想必已往廟內。細細的查看了一回。無甚實在憑據。料想如到廟中。尙有把門兵役。不至

被他逃走。且因首犯已經拏到。急於回衙審問。便先帶領着一千人。匆匆回去。那知劉秀才。因見廟門有人把守。先已不敢進去。後來路上又聽人言。急急縮回自己家中。那同住的兩家親戚。便一長二短。把剛纔之事。通統告訴了他。他本已略知一二。聽此情形。却也喫驚不小。當時兩家親戚。便勸他須速逃往別處。躲避幾時。省得官府又來拏你。如果要走。尤宜從速。保不定那般人少。停又要回來。劉秀才聽了此言。一想不錯。也不及多帶行李。但隨身帶了些銀錢。齊了兩件衣服。一箇小包。房子交代兩家親戚代爲看管。他自己一箇便匆匆出門而去。按下慢表。且說傅知府回得衙門。那三處的人。也就來了。三處總共拏到七箇。逃走兩箇。合算起了。總共拏到十一箇。逃走三箇。幸得首犯未曾漏網。又拏到同謀道士三名。廟祝一名。一共拏到一十五箇。傅知府不勝之喜。回得衙來。原要立時審問。不料省城派了一員委員下來。也是知府班子。前來拜會。說奉省憲公事。須得當面一談。傅知府一看名帖。寫着愚弟孫名高頓首拜幾箇字。曉得他是現在湖南全省牙釐局提調。也是撫臺的紅人。與藩臺還沾點親戚。便也不敢怠慢。立刻叫請。孫知府下轎進去。見禮之後。分賓坐下。寒暄過後。題到他此番前來。係奉撫藩二憲的公事。因爲現在部款支絀。不但本省有些大事。如開學堂。設機器局等。

等需款甚亟。還有大部奏明按年認派的賠款。湖南一省。本是最苦的省分。藩庫裏一時那能籌措得及。所以上頭意思。一定要辦一箇城門捐。一箇橋梁捐。這箇本是兄弟上的條陳。是無論府城縣城。有一箇城門。便設立一箇捐局。凡出出進進。在這城門走過的人。只要他身邊所帶之貨。價值一百。抽他十文。能照兄弟的辦法。湖南一省。也有好幾十座城池。這箇城門。倘若是熱鬧地方。出出進進。一天怕不有上萬的人。這箇捐款。也就大有可觀了。至於橋梁捐。是一道橋。設一箇捐局。捐款照城門捐一樣。不知貴府府城以及城鄉遠近。共有多少橋梁。須得責成地保。詳細查考。不得被他們隱蔽。至於城門。只要一問便知。是用不着查考的。傳知府忙問這捐局。幾時開辦。孫知府道。兄弟此來。不能有多少時候耽擱。多則兩天。少則一天。把事情弄停當。就得動身。此番出來。巡查各府。已有二十多天。省城本局裏。事情很多。偶然偷空出來。實屬不輕容易。傳知府道。這又何必勞動大駕。親自出來。受此一趨辛苦。請上頭派了委員下來。照老哥所定章程。定期開辦。豈不省事。孫知府道。這事既是兄弟上的條陳。兄弟是首創之人。將來還想上頭的保舉。焉得自己不各處察看一番。回省辦事。便有把握。傳知府道。照此看來。馬上就要開辦的了。孫知府道。自然。早則中秋。晚則九月初一。一定要開辦的。

傳知府道。要用多少人。孫知府道。兄弟條陳上。原說明白的。每府每縣。上頭各派委員。一人爲總辦。府城更加委本府爲會辦。縣城更加委本縣爲會辦。總辦會辦。統通不支薪水。收下來的捐錢。准其二八扣用。設如貴府一年能捐二十萬。本局便可扣用四萬。以二萬作局用開支。那二萬就做老哥及委員的薪水。老哥你想兄弟上了這箇條陳。那些候補班子裏的人。箇箇稱頌兄弟。不置却是不錯。一府一箇一縣一箇馬上就添出幾十箇差使他們爲何不樂呢。所以他們巴望此事成功。比兄弟還急十倍。傳知府道不要說候補諸君感頌閣下。就是兄弟輩實缺署事人員於本缺之外。又兼得怎們一箇好差使。飲水思源。何非出於老兄所賜。孫知府道不但此也。兄弟條陳上還說。明的請上頭每年彙奏一次。無論何處捐到三萬總辦會辦俱得一箇尋常勞績。保舉有六萬便得一箇異常設如老哥能捐二十萬不妨先報銷十八萬。可得三箇異常。那二萬則留在下一年再報銷出去爲何如此辦法。因爲兄弟條陳上說明白的。不到三萬不算。譬如做買賣抹掉零頭的一樣。所以犯不着報銷上去。兄弟同老哥是知己。所以知無不言。倘若別人這裏頭的竅妙。非化費見拜在兄弟門下。兄弟決不肯同他講的。傳知府道。倘有三箇異常。這箇怎麼保法呢。孫知府道。卽以老兄而論。一保自然過班。

再加一箇二品頂戴。或者添一條花翎。再保一箇送部引見。合上去也。差不多。了。傅知府道。光送部引見。算不得異常。孫知府正色道。引見之後。立刻記名。記名之後。立刻放缺。老哥。你想想。看設如一箇試用知府。馬上放一箇實缺。道台這裏頭等。級相去多少。傅知府聽了。心想。這事又有財發。又有官升。正是天下第一得意之事。想起剛纔。雖然拏到幾箇會黨。審問明白。辦過之後。雖說一定。有箇保舉。然而未必有如此之優。而且沒有財發。何如這箇名利兼收。一舉兩得。如此一想。他一心一意。祇在辦捐上頭。便把懲治會黨的念頭。立刻淡了一半。便對孫知府說道。老哥。此來。只有一兩天。耽擱。兄弟須陪着老哥。把此事商議停妥。并到各門。踏勘一遍。把設局的地方。踏勘明白。將來回省。也有箇交代。此處。只候委員一到。便可開辦。老兄放心。兄弟沒有不盡心的。況且還是自己的考程所在。孫知府道。如此甚好。傅知府便叫門上。傳諭出去。把拏到的十五箇人。除道士廟祝發縣收押外。其餘十一名秀才。全發捕廳看管。等我事完。再行審訊。門上答應着出去。孫知府便說。老哥。真是能者多勞。所以如此。公忙得狠。傅知府嘆一口氣道。也不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盡我的職分罷了。況且兄弟素性好做事。情等。到了事情。要學他人袖手旁觀。那是萬萬沒有這種好耐心。孫知府道。現在的人。都

把知府看得是箇閑曹。像老兄如此肯替國家辦事。真算難得的了。兄弟脾氣就同老兄一樣。每天總要想點事情出來做做纔好。傅知府道。正是如此。當下二人話到投機。傅知府便一直的陪着。他兩人還要拜把子。換帖。當時開飯出來喫過。兩人又一同出去。到各城門踏勘一週。回來天色已晚。傅知府又備了全席。請他喫飯。又請了營縣前來作陪。過了兩天。孫知府辭行回省。傅知府送過之後。先把他所擬的告示貼了出去。只因這一番有分教。設卡橫征。商賈慘逢暴吏。投書干預。教士硬作保人。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傅知府捕會黨。話畫出一副迫不及待情形。皆急於立功之一念誤之也。

傅知府捉拏黃孔二秀才。各換一種寫法。於參府首縣城守營拏人。則祇輕輕帶過。乃文法詳略之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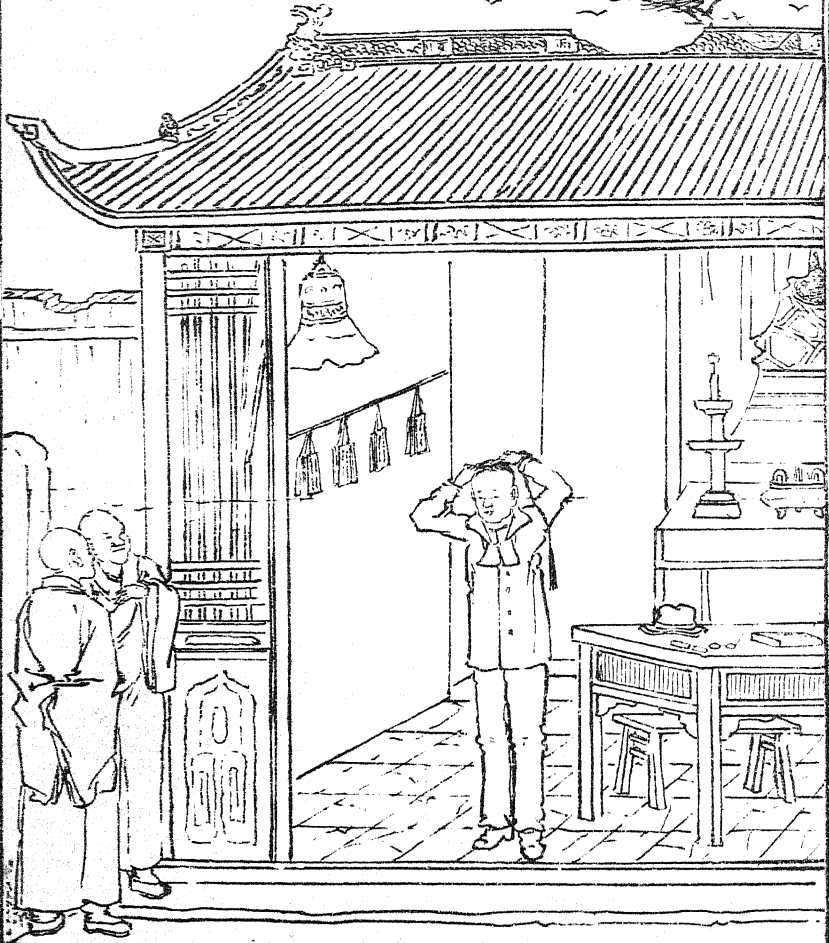
孫知府所擬條陳。洵不愧爲聚斂之才。設如辦成。每歲定可增益捐款不少。然而民不堪命矣。

傅知府云。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肯撞鐘尙是好和尚。

改洋裝書生落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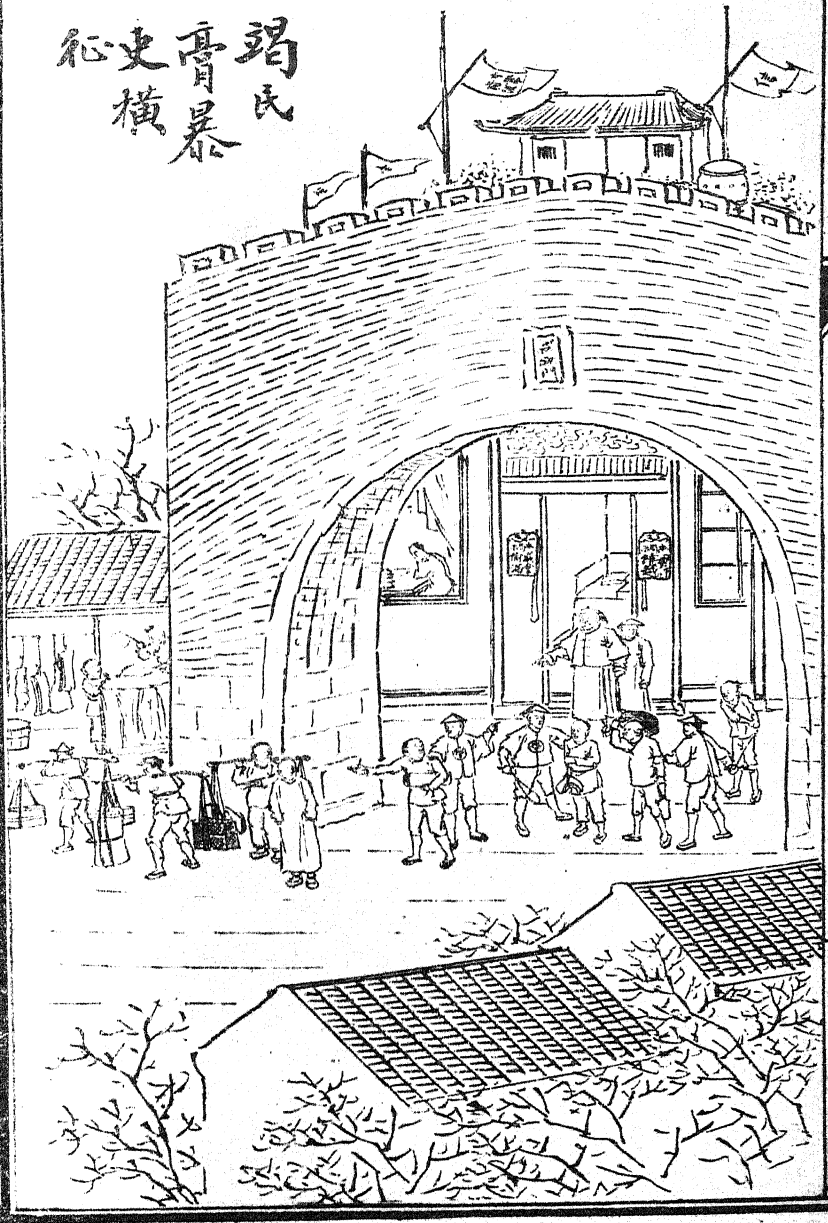
文明小史

第八回 繡像



商務印書館印行

蜀民
膏暴
吏橫
征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第八回

南亭亭長新著

自在山民加評

改洋裝書生落難

竭民膏暴吏橫征

却說傅知府送過孫知府動身之後。他便一心一意。在這抽捐上頭。凡孫知府想不到的地方。他又添出許多條款。因爲此事。既可升官。又可發財。實在比別的都好。故而倒把懲辦會黨。見好上司的心思。十成中減了九成。黃孔一班秀才。一直押在捕廳看管。城隍廟三箇道士。一箇廟祝。押在首縣班房。他亦不題不問。隨他擱起。因此幾箇秀才。不致受他的責辱。也幸虧得孫知府來了這一回。還要算得他們的大恩人呢。但是此案一日不結。幾箇秀才。就一日不得出來。那幾箇逃走的。亦一日不敢轉來。話分兩頭。且說當日同在文會裏頭捉拿不到。被他溜掉的。那位劉秀才。他是本城人氏。雙名振鏞。表字伯驥。自那日會文不成。喫了這們一箇驚嚇。當將房屋交托同住的兩家親戚。代爲看管。自己攜了一箇包裹。匆忙出城。也不問東西南北。也不管路遠高低。一氣行來。約摸有二三十里。看看離城已遠。追捕的人。一時未必能來。方纔把心放下。獨自一

箇緩步而行。又走了一二里的路程。忽然到了一箇所在。面前一座高岡。岡上一座古廟。岡下三面是水。臨流一帶。幾戶人家。這些人都以漁爲業。雖然竹籬茅舍。掩映着多少樹木。却也別有清趣。高岡上面。古廟後頭。又有很大的一座洋房。你道這洋房是那裏來的。原來是兩箇傳教的教士所居。他們因見這地方峯巒聳秀。水木清華。所以買了這地方。蓋了一座教堂。攜帶家小。在此居家傳教。不在話下。當時劉伯驥到得此處。觀看了一回。景緻倒也心寬意爽。又獨自一人在柳陰之下。溪水之旁。臨流歎賞。一回不知不覺。日已向西。他早上起來的時候。雖已喫過點心。無奈奔波了半日。覺得有些飢餓。心想這些人家。房屋淺窄。未必能容得我下。且喜那座古廟。餘屋尙多。不如且去借他一間半間。暫時安身。再作道理。主意打定。一步步躡上山來。踱到廟門前。連敲了幾下。只見有箇小沙彌。前來開門。詢明來歷。進去報知老和尚。老和尚出來。問了姓名住處。劉伯驥以實相告。但說因城中煩雜。不如鄉居幽靜。可以溫習經史。早晚用功。意欲租賃廟中餘屋一間。小住兩月。原來這劉伯驥父母在日。於這廟裏。也曾有過佈施。所以題起來。和尚也還相信。又知道他父母都已亡過。并未娶得妻室。本是一無牽掛的人。此時嫌城中煩雜。偶然到鄉間略住幾時。也是意中之事。且又樂得賺他幾

文租金亦是好的。當下老和尚便笑嘻嘻的，回答道：「空房子是有。既是施主遠臨，儘管住下。還說甚麼租金。但是廟裏喫的東西，只有豆腐青菜，沒有魚肉，暈腥恐怕施主喫不來。這苦劉伯驥道：師傅說那裏話來。我們有得青菜豆腐喫，這福氣已經不小。你想此時山東鬧水，山西鬧旱，遍地災民，起初還有草根樹皮可以充飢。延命後來草根樹皮都已喫盡，連着草根樹皮且不可得。還說甚麼豆腐青菜呢。我們現在只要有屋住，有飯喫，比起他們來，已經是天堂地獄，還可不知足麼。況且古人說得好：菜根滋味長，我正苦在城裏的時候，被肥魚大肉喫膩了肚腸，却來借此清淡幾時也好。至於租金一層，你却斷斷不可客氣。只有出家人喫八方如今我要喫起和尚來，還成甚麼話呢。」

老和尚道：「施主既然不嫌怠慢，這就狠好的了。忙問小沙彌：大相公行李拿來，沒有劉伯驥道：「天氣還熱，用不着甚麼行李。只此一箇隨身包袱，便是和尚看了，却也疑心。想他是有錢之人，何以出門不帶鋪蓋，幸虧他父母在世，屢屢會面，不是那毫無根底之人。或者因料理無人，以致如此也。論不定，所以雖見他不帶行李，也並不十分追問。但料他城中住慣的人，耐不得鄉間清苦，大約住不長久，也就要回去的。當下便開了一間空房，讓他住下。一日三餐，都是和尚供給。到了第二天，劉伯驥便把包裹內洋錢，

取出十二塊送給老和尚。以爲一月房飯之資。老和尚見了眉花眼笑。說了多少客氣話。方纔收去。劉伯驥來時。原說借這幽靜地方。溫習文史。豈知來的時候匆促。一箇包袱內。祇帶得幾件隨身衣服。一本書也沒有帶。筆墨紙硯亦是一樣沒有。身上雖尚有餘資。無奈這窮鄉僻壤。既無讀書之人。那裏來的書店。他本是手不釋卷的人。到了此時。甚覺無聊得狠。每日早晚必到廟前廟後游玩一番。以消氣悶。游罷回廟。不是一人靜坐。便與老和尚閒談。幸虧和尚得了他的銀錢。並不來查問他的功課。有時反向他說道。大相公。你是一位飽學秀才。可惜這村野地方。沒有一箇讀書的人。可以同你考究。考究。只有我們這廟後教堂裏頭。有位教士先生。雖是外國人。却是中華打扮。一樣剃頭。一樣梳辮子。事事都學中國人。不過眼睛搵些。鼻子高些。就是差此一點。人家所以還不能不叫他做外國人。雖是外國人。倒有一件本事。虧他。我們中華的話。他已學得很像。而且中國的學問。也狠淵博。不說別的一部康熙字典。他肚子裏滾瓜爛熟。大相公。我想你也算得我們府城裏一位文章魁首。想這讀熟全部康熙字典的。倒也少見。少聞呢。不過這位教士先生。同別人都講得來。而且極其和氣。只同敝廟裏一班僧衆不大合式。往往避道而行。所以他來了多年。彼此却不通問。問劉伯驥聽了和尚之

言心上半信半疑。也不同他頂真。低頭暗想。別的且不管他。明天得空。且去訪訪他看。現在的教士朝廷見了。都怕到底。是怎麼一箇人。現在我也被這班瘟官逼的苦了。幾箇同會的朋友。還被他們捉去。不知是死是活。我不如借此結識結識他們。或者能借他們的勢力。救這班朋友出來。則我此番未曾被拿。得以漏網。或者暗中神差鬼使。好叫我設法搭救他們。也未可定。主意想定。便同老和尚敷衍一番。老和尚別去。他便借出游爲由。繞至廟後。竟到教堂前面。敲門進去。原來這教士自從來在中國。已經二十六年。不但中國話會說。中國書會讀。而且住得久了。又狠歡喜同中國人來往。只因鄉下都是一般粗人。雖有幾箇吃了他的教。却沒有一箇可以談得來的。至於學問二字。更不用題。今聽得有人敲門。急急走出一看。只見這來人丰神秀逸。氣宇軒昂。知是儒雅一流。必非村氓之輩。便即讓到裏面請坐。動問尊姓大名。仙鄉何處。劉伯驥一一告訴了他。也只說是爲嫌城中煩雜。不及鄉居幽靜。所以來此小住幾時。現在就住在前面廟內。教士道。劉先生。我要說句不中聽的話。你不要生氣。這箇佛教是萬萬信不得的。你但看康熙字典上這箇佛字的小注。是人从弗。就是罵那些念佛的人都弗是人。還有僧字的小注。是人从曾。說他們曾經也做過人。而今剃光了頭。進了空門。便

不成其爲人了。劉先生這康熙字典一部書是你們貴國康熙皇上做的聖人的話是一點不錯的。我們一心只有天父。無論到甚麼危難的時候。只要閉着眼睛。一心對着天父禱告。天父那天父沒有不來救你的。所以你們中國大皇帝曉得我們做教士的都是好人。並沒有歹人在內。所以纔由我們到中國來傳教。劉先生。你想想。我這話可錯不錯。劉伯驥起初聽了他背字典。未免覺得好笑。但是不好意思笑出來。等到講到後面一半。見他說得正經。狠有道理。也只得肅然起敬。聽他講完。着實謙恭了幾句。又說住在廟裏。無可消遣。貴教士有甚麼書。可借我幾部。教士一聽向他借書。知道是斯文一派。立刻從書廚內大大小小搬出來十幾種。甚麼四書五經。東周列國。三國演義。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地理圖之類。足足擺了一桌子。還有他親手注過的大學。親手點過的康熙字典。雖然不至於通部滾瓜爛熟。大約一部之中。至少亦有一半看熟在肚裏。不然。怎麼能夠脫口而出呢。當下劉伯驥檢來檢去。都是已經讀厭看厭的書。實在都不中意。然而已經開出了口。又不好都不拿他的。只得勉強檢了唐詩古文及地理圖三種。其餘一概不要。請他收起。然後又坐了一回。方纔起身告別。教士道。我們外國規矩。是向來不作興送客的。拉拉手。說一句姑特背。算是我們再見的意思。這就完

了。今天劉先生是第一轉來。又是住在廟裏。有菩薩的地方。我們是不到的。我不能來。回拜你。所以我今天一定要送你到門外。劉伯驥推之再三。他執定不肯。只得由他送出。等到出得大門。恰巧對着廟的後門。老和尚正在園地上監督着幾箇粗工。在那裏澆菜。教士見了。頭也不回。指着這廟說道。幾時把這廟平掉就好了。劉伯驥道。沒有這廟。教堂面前。可以格外寬展。教士道。劉先生你解錯了。我說的不是這箇意思。古文觀止。上有箇韓愈做了一篇古文。說甚麼火其人廬其居。就是這箇意思。劉伯驥聽了。纔曉得他還是罵的和尚。乃與一笑拱手而別。教士亦叮囑再三。無事常來談談。劉伯驥答應着。教士方纔進去。自此以後。劉伯驥同他逐日往來。十分投契。已是無話不談。但是還未敢把心事說出。只因劉伯驥逃出來的時候。天氣還熱。止帶得幾件單夾衣服。未曾帶得棉衣。在廟裏一住兩月。和尚只要有了租金。餘事便不在意。山居天氣不比城中。八月底一場大雨。幾陣涼風。已如交了十一月的節令一般。這日劉伯驥因怕外面風冷。自己衣裳單薄。不敢出外。竟在房中擁被睡了一日。那知竟爲寒氣所感。次日頭痛發熱。生起病來。至此老和尚方纔懊悔不迭。生恐他有一長半短。不應該留他住下。雖不常時也走過來。問他要湯要水。無奈詞色之間。總擺出一副討厭他的意思。劉

伯驥雖然看出他素性一向是豁達慣的。不願與這班人計較。所以也不在意。但因凍的實在難過。意欲向老和尚商借一條棉被。兩件棉衣。以禦寒氣。老和尚道。我們出家人。是沒有多餘衣服的。各人一兩件棉衣。都着在身上。就是棉被亦每人只有一條。如何可以出借。劉相公。你要借你爲甚麼不去問那外國教士先生去借呢。我聽說他常穿的都是什麼外國絨法蘭布。又輕又暖。不比我們和尚的高強十倍嗎。原來這箇老和尚。近來見劉伯驥同教士十分要好。曾託劉伯驥在教士面前替他拿話疏通。以便以後來往好想他的佈施。劉伯驥是曉得教士脾氣的。又因自己素性爽直。不去同教士說。先把實情回絕了。和尚免他再生妄想。誰知老和尚聽了。不以爲然。只說劉相公不肯方便。今日此言。正是奚落他的。誰知一句話。倒激動了劉伯驥的真氣。從牀上一骸骸爬起。也不顧天寒風冷。拿條毡毯。往身上一裹。包着頭。拖着鞋。奪門就走。老和尚看楞了。還白瞪着兩隻眼睛。在那裏望他。誰知已被他撥開後門。投赴教堂去了。這裏教士正因他一日不來。心上甚是記掛。想要去找他。又因這廟門是罰咒不肯進來的。正在疑慮之際。忽見這箇樣子。走了進來。忙問劉先生你怎麼樣了。劉伯驥也不答言。見面之後。雙膝跪下。教士扶他起。也不肯起。問其所以。他至此方纔把當日城中之事。

朋友怎樣被拿。自己怎樣逃走的詳細情形。自始至終。說了一遍。末後又把感冒生病。以及和尙奚落的話。也說了出來。誰知這教士是箇急性子的。而且又最有熱心聽了。此言連說有此大事。何不早說。倘若你一來時。就把這話說給了我。這時候早把他們救出來了。現在一耽誤兩箇月。這般瘟官。只怕已經害了他們。那能等到如今。說着又歎了幾口氣。劉伯驥却還是跪在地下。索索的發抖。教士只是踱來踱去。背着手。走圈子。想計策。也忘記扶他起來。還虧他來的熟了。教士的女人孩子。都見慣的了。女人說過。纔把教士提醒。連忙拉他起來。叫他困在榻上養病。又拿一條絨毯給他蓋了。教士夫婦本來全懂得醫道的。問他甚麼病。無非是風寒感冒。自己已有外國帶來的藥。取出些給他服過。叫他安睡片時。自然病退。教士又道。我本說過。出家和尙。沒有好人。你爲甚麼要去相信他。劉伯驥聞言。也無可分辨。教士又說。我想這事。總得明天我親自去到城裏去走一躺。纔好。他們都是好人。我總要救他們纔是。只要地方官沒有殺害他們。就是押在監牢裏。我也得叫他們把這幾箇人交給與我。劉伯驥道。我好去不好去。教士道。你跟了我。他們誰敢拿你。劉伯驥聽了。心中頓時寬了許多。朦朧睡去。教士自去吃飯。等到劉伯驥一覺睡醒。居然病體全愈。已能掙扎着起來。但是身上沒有衣

服。總擋不住寒冷。教士道。我雖有中國衣服。但是尺寸同劉先生身材不對。而且他穿了中國衣服。要被人詛詐的。倒不如改箇打扮的好。齊巧樓上昨日來了一箇到中國遊歷的朋友。要在這裏住兩天。他有多餘的衣服。我去替你借一身。至於鞋帽棍子。我這裏都有。拿去用就是了。說着。果然到樓上借到一身衣服下來。又說這身衣服。我已經替你買了下來了。快快穿罷。免得凍着。你們中國人。底子弱。是禁不起的。劉伯驥見了非常之喜。便一齊穿戴起來。但是多了一條辮子。無處安放。教士勸他盤在裏面。帶好帽子。果然成了一箇假外國人。自己照照鏡子。也自覺得好笑。教士便催他趕緊把廟裏的行李收拾收拾。拿到堂裏來。預備明天大早。可以一同進城。劉伯驥此時改了洋裝。身上不冷了。走回廟中。一衆和尚。見了俱各詫異。齊說劉相公。想是吃了教。所以變成外國人打扮了。他本來沒有甚麼行李。拿包袱一包。就好。提了就走。纔出房門。齊巧老和尚趕來看他。連說劉相公。你真會玩你的病好了。劉伯驥道。我是落難罷了。那有心思去玩呢。像你和尙纔樂呢。說罷。提了包裹。掉頭不顧的去了。老和尚本知道他。是住不久的。算了。算還長。收了他幾天房飯錢。也就無話而罷。且說劉伯驥仍回教堂。過了一夜。次日跟着教士一同出門。一箇外國人扮了一箇假中國人。一箇中國人扮

了一箇假外國人彼此見了好笑。此地進城另有小路。只有十五六里。教士是熟悉地。理圖的而且脚力又健。所以都是步行。但是劉伯驥新病之後。兩腿無力。虧得沿途可以休歇。走一段歇一段。一頭走。一面說。商量到城之後。如何辦事。因此倒也不覺其苦。他二人天明動身。走到辰牌時分。離城止有二三里地了。只見前面一羣一羣的人。退下來。猶如看會散了的一般。但是這些人也有說的。也有罵的。也有咒的情形。甚爲奇怪。他二人初見之下。因爲嘴裏正在那裏談天。沒有把這些人在意。等到看見了種種情形。也甚覺得詫異。方纔駐足探聽。正見路旁一箇婦人。坐在地下哭泣。問他何事。一旁有人替他說道。只因今天是九月初一。本府大人又想出一箇新鮮法子。弄錢。四鄉八鎮。開了無數的捐局。一箇城門捐一層。一道橋捐一層。這女人因爲他娘長病。自己特特爲爲。幾天織了一疋布。趕進城去賣。指望賣幾百錢。好請醫生吃藥。誰知布倒沒有賣掉。已被捐局裏扣下了。正說着。又一人攘臂說道。正眞這些瘟官。想錢想昏了。我買了二斤肉出城。要我捐錢。我捐了。誰知城門捐了不算。到了吊橋。又要捐。二斤肉能值幾文。所以我也不要了。照他這樣的捐。還怕連子孫的飯碗。都要捐完了呢。教士聽了。詫異道。朝廷有過上諭。原說不久就要裁撤釐局的。怎麼又添了這許多的捐局。

呢。真正是黑暗世界了。等我見了官。倒要問問他。這捐局是甚麼人叫設的。說罷。拉了劉伯驥一直奔往城中去了。欲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傅知府因爲辦捐。既可升官。尤可發財。遂把懲辦會黨見好上司的心思。減了許多。升官發財。二者雖相輔而行。實則發財比升官更爲要緊。有得青菜豆腐喫。這福氣已經不小。是落難人知足之言。

劉伯驥爲官所逼。逃往鄉間。忽然想借外國人勢力。搭救幾箇同志。是迫於無可如何。纔想到這箇急主意。爲淵馭魚。爲叢馭爵。是誰之過歟。

教士熟讀字典。能背古文。可愧一班自命讀書種子。而實空疏無據者。中國人底子弱。是禁不起的。說的是病。妙有言外之意。

一箇外國人。扮了一箇假中國人。一箇中國人。扮了一箇假外國人。兩箇人掩映生姿。

連子孫的飯碗。都要捐完。創開捐局的聽者。

毀捐商民罷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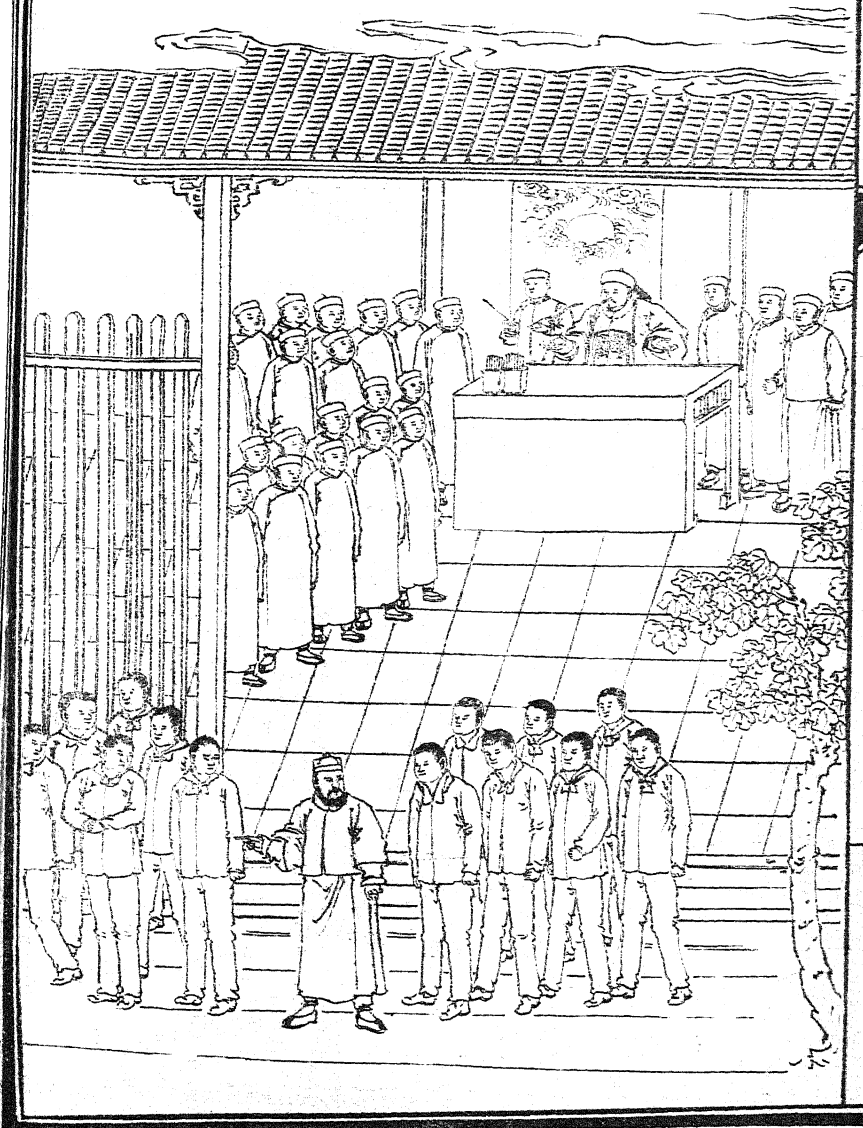
文明小史

第九回 繡像



商務書館印行

救會黨教士索人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第九回

南亭亭長新著

自在山民加評

毀捐局商民罷市

救會黨教士索人

却說劉伯驥自從改換洋裝。同了洋教士。正擬進城面謁傳知府。搭救幾箇同志。不料是日正值本府設局開捐。弄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教士聽了詫異。急急同著劉伯驥奔進城門。意思想見知府。問箇究竟。豈料走到將近城門的時候。只見從城裏退出來的人。越發如潮水一般。他二人立腳不穩。只好站在路旁。等候這班人退過。再圖進步。豈料這些人後面。跟了許多穿號褂子的兵勇。一人手裏拿著一根竹板子。一路吆喝。在那裏亂打人。嚇得這些人。一箇箇抱頭鼠竄而逃。還有些婦女夾雜在內。湖南人是講究纏小脚的。無論大家小戶。一箇箇都纏的如菱角一般瘦削。其長不及三寸。若說無事的時候。自然是婷婷孌孌。願影生憐。倘若有起事來。要他們多走幾步路。却是半天挨不上一丈。此番進城的這些婦女。也有探望親戚的。也有提著籃兒買菜的。有的因爲手中提的禮包。分量過重。有的因爲籃中所買的菜。過多了些。按照釐捐局頒下

來的新章。都要捐過。方許過去。這些百姓。都是窮人。那裏還禁得起這般剝削。人人不願。不免口出怨言。有幾箇膽子大些的。就同捐局裏人衝突起來。傳知府這日。坐了大轎。環游四城。親自督捐。依他的意思。恨不得把抗捐的人。立刻捉拿下來。枷打示衆。做箇榜樣。幸虧局裏有箇老司事。頗能識竅。力勸不可。所以只吩咐局勇。將不報捐的一律驅逐出城。不准逗遛在捐局門口。一時人多擁擠。所以這些婦女。都被擠了下來。當時男人猶可。一衆女人。早已披頭散髮。哭哭啼啼。倒的倒。跌的跌。有的跌破了頭顱。有的踏壞了手足。更是血肉淋漓。啊。嗚皇天的亂叫。教士及劉伯驥。見了好不傷慘。正在觀看的時候。不提防一箇兵勇。手裏拿的竹板子。碰在一箇人身上。這人不服。上去一把領頭。把兵勇號褂子拉住。兵勇急了手足。就拿竹板子向這人頭上亂打下來。不覺用力過猛。竟打破了一塊皮。血流滿面。這人狠命的喊了一聲道。這不反了嗎。一喊之後。驚動了衆兵勇。一齊上來幫同毆打。這人雖有力氣。究竟寡不敵衆。當時就被四五箇兵勇。把他按倒在地。手足交加。直把這人打得力竭聲嘶。動彈不得。那知這人正在被毆的時候。衆人看了不服。一聲鼓譟。四處攢來。只聽得一齊喊道。真正是反了。反了。霎時沸反盈天。喧成一片。兵勇見勢頭不敵。大半逃去。其不及脫身的。俱被衆百姓將

他號褂子撕破。人亦打傷。內有兩箇受傷重些的。都躺在地下。存亡未卜。當下教士同着劉伯驥。看了這情形。又見城門底下擁擠不開。只好站定了老等。其時百姓爲貪官所逼。怨氣冲天。早已大衆齊心。一呼百應。本來是被兵勇們驅逐出城的。此時竟其一擁而進。毫無阻攔。搗局裏的委員司事。同那彈壓的兵丁。一見鬧事。不禁魂膽俱消。都不知逃往何處。此時傅知府坐著轎子。正在別局梭巡。一聽探事人來報。便提著嗓子嚷道。抽釐助餉。乃是奉旨開辦的事情。他們如此不都成了反叛了嗎。我不信。我倒要看看這些百姓。是他利害。是我利害。一頭說。一頭便催著轎夫快走。本府雖然糊塗。手下人是明白的。知道事已動衆。不要說你是箇小小知府。就是督撫大人。他亦不怕。無奈傅知府不懂這箇道理。一定要去。又虧局裏的兩箇巡丁。都是本府的老人家。再三勸著。不讓主人前去。一箇巡丁又說道。別處既已鬧事。打了局子。保不定立刻就要鬧到我們局裏來。老爺還是早回衙門。躲避躲避爲是。傅知府做腔拿勢說道。我怕他怎的。他們能够喫了我嗎。如果是好百姓。就得依我的章程。如其不肯。依就是亂民。我就可以辦他們的。不料正在說得高興。忽聽一片喧嚷。衆百姓一路毀打捐局。已到了此處了。傅知府一聽聲息不好。也自心慌。連忙脫去衣服。穿了一件家人們的長褂子。一

雙。雙。梁。的。鞋。不。坐。轎。子。由。兩。箇。巡。丁。一。箇。引。路。一。箇。攙。扶。開。了。後。門。急。急。逃。走。了。說。時。遲。那。時。快。這。邊。剛。跨。出。門。檻。前。門。的。人。已。經。擠。滿。了。當。下。不。由。分。說。見。物。便。毀。逢。人。便。打。其。時。幸。虧。人。都。逃。盡。只。可。憐。幾。箇。委。員。司。事。好。容。易。謀。壽。這。箇。機。會。頭。一。天。剛。到。局。簇。新。的。被。褥。牀。帳。撕。的。裂。裂。俱。被。搗。毀。一。空。有。的。并。把。箱。子。裏。的。衣。服。甚。麼。紗。的。羅。的。綾。的。綢。的。還。有。大。毛。中。毛。小。毛。一。齊。扯。箇。粉。碎。丟。在。街。上。其。餘。門。窗。戶。扇。一。物。無。存。總。算。還。好。未。曾。拆。得。房。子。其。時。衆。百。姓。雖。然。毀。了。物。件。究。未。打。著。一。箇。人。後。見。無。物。可。毀。仍。復。一。擁。而。出。沿。路。呼。喊。我。們。今。天。遇。見。了。贓。官。你。們。衆。人。還。想。做。買。賣。過。太。平。日。子。嗎。還。不。上。起。排。門。來。誰。家。不。上。排。門。便。同。贓。官。一。氣。咱。們。就。打。進。去。叫。他。做。不。成。生。意。此。話。傳。出。去。果。然。滿。城。鋪。戶。處。處。罷。市。家。家。關。門。事。情。越。鬧。越。大。了。衆。百。姓。到。了。此。時。一。不。做。二。不。休。見。街。面。上。無。可。尋。衅。又。一。齊。哄。到。府。衙。門。來。不。料。本。城。營。官。早。經。得。信。曉。得。這。裏。百。姓。不。是。好。惹。的。生。恐。又。鬧。出。前。番。的。事。來。立。刻。點。齊。人。馬。奔。赴。府。署。保。護。一。面。學。老。師。也。得。到。風。聲。同。了。典。史。找。到。幾。箇。大。紳。士。托。他。們。出。來。調。停。有。幾。箇。紳。士。說。道。這。件。事。情。本。來。府。大。人。做。的。也。忒。鹵。莽。些。要。捐。地。方。上。的。錢。也。沒。有。通。知。我。們。一。聲。自。從。他。老。人。家。到。任。以。來。我。們。又。沒。有。擾。過。他。一。杯。酒。我。們。管。他。怎。的。幸。虧。這。

典史在這裏久了。平日與紳士們。還稱接洽。禁不住一再軟商。衆紳士只得答應。跟了典史學老師到府前安慰百姓。開導他們。其時營裏的人馬。也都來了。衆百姓見紳士出來打圓場。果然一齊住手。不過店面還不開門。要等把大局議好。能夠撤去這捐局。方能照常貿易。衆紳士無奈。也只好答應他們。好容易把些滋事的百姓遣去。方纔一齊進府拜見。商議這樁事情。傅知府見了衆人。依舊擺出他的臭架子。說道。兄弟做了這許多年的官。也署了好幾任。沒有見過像你們永順的百姓刁惡。他這話本是一時氣頭上的話。見了紳士。不知不覺說了出來。其中有箇紳士。嘴最尖刻。不肯饒人。一聽本府這話。他便冷笑了兩聲。說道。我們永順的百姓。固然不好。然而這許多年。換了好幾任本府。想辦一樁事。總得同紳士們商量好了再做。所以不會鬧事。像大公祖這樣的。却也沒有。傅知府聽了。不禁臉上一紅。不由惱羞變怒。道。紳士有好有壞。像你這種。這箇紳士不等他說完。亦挺身而前道。像我怎樣。當下別的紳士及典史老師見他與本府翻臉。恐怕又鬧出事來。一齊起身相勸。那紳士便憤憤的立起。不別而行。傅知府也不送他。任其揚長而去。於是典史老師方纔細細稟陳剛纔一切情形。又說若不是衆位紳士出來。恐怕鬧的比上次柳大人手裏還凶。傅知府至此。無法可施。只得敷衍。

了衆人幾句。衆人說捐局不撤。百姓不肯開市。現在之事。總求大公祖作主。撤去捐局。方好。傅知府道。這箇兄弟却做不得主。捐局是奉旨設立的。他們不開市。倒有限。他們不起捐。就是違背朝廷的旨意。這箇兄弟可是耽不起。當下衆紳士見本府如此執拗。就想置之不理。聽其自然。還虧典史明白。恐怕一朝決裂。以後更難轉圜。於是又將一切情形反復開導。足足同本府辦了兩點鐘的時候。方纔議明。捐局暫時緩設。俟將情形稟明上憲。再作道理。一面由紳士勸導百姓。叫他們開門。照常貿易。傅知府又趁勢向衆紳士賣情說道。今日之事。若不是看衆位的面子。兄弟一定不答應。定要辦人。辦他們。箇違旨抗捐。看他們擔得起。擔不起。衆紳士知道這是他自己光臉的話。也不同他計較。隨即辭了出來。各去辦事。果然衆百姓聽了紳士的話。一齊開門。照常貿易。不在話下。單說傅知府一見百姓照常交易。沒有了事。便又膽壯起來。次日一早。傳見典史老師。提起昨日之事。便說爲政之道。須在寬猛相濟。這裏百姓的脾氣。生生的被前任慣壞了。你們不懂得做官的道理。只曉得一味隨和。由著百姓們抗官違旨。自己得好名聲。弄得如今連本府都不放在眼裏。所以兄弟昨天不睡覺。尋思了一夜。越想越氣。現在捐局暫時攔起。總算趁了他們的心願。我們做官人的面子。却是一點兒都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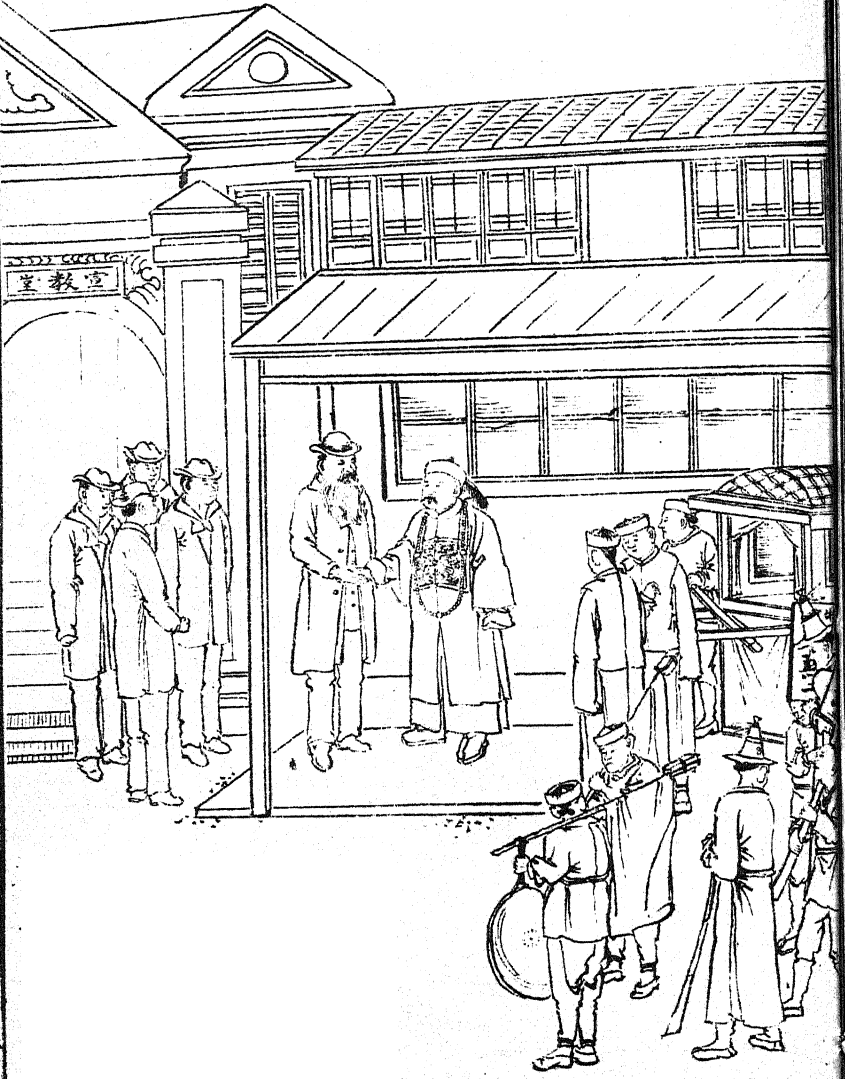
了。所以兄弟。今天仍舊同你二位商量。昨天打扇子鬧事的人。也要叫他們紳士交還我兩箇。等我辦兩箇好。出這口氣。替我們做官的光光臉。此時就請二位前去要人。兄弟喫過早飯。就要坐堂的說罷。端茶送客。典史老師只好退了下來。心上曉得本府糊塗。昨日的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調停下來。他非但不見情。而且還出這箇難題目。叫我們去做。真正懊惱。兩人在官廳上商議了半天。想出一條主意。一同到得縣裏。同首縣商量一條計策。再定行止。按下不表。且說教士同了劉伯驥。見百姓毀局罷市。細細訪出根由。不勝憤懣。曉得今天本府有事。斷無暇理會到前頭那件事情。便同劉伯驥找到一爿客棧。先行住下。劉伯驥因爲自己改了洋裝。恐怕衆人見了疑訝。所以不敢歸家。當下洋教士又出去打聽消息。曉得前頭捉去的一幫秀才。傳知府因爲辦捐。一直沒有工夫審問。至今尙寄在監裏。教士聽了。心上歡喜。到得傍晚。又見各舖戶一律開門。又打聽得是衆紳士出來調停的緣故。是夜教士回棧。同劉伯驥說知一切。預備明日向本府要人。商議停當。一同安睡。次日兩人一早起來。劉伯驥恨不得馬上就去。教士道。你們中國官的脾氣。不睡到上午。是不會睡醒的。這時候還早著哩。劉伯驥道。昨天鬧了捐。罷了市。今天有事情。大約總得起得早些。教士道。昨天的事。昨

天已經鬧過了。今天是沒有事的了。而且昨天辛苦了一天。今天樂得多睡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得開心處且開心。你們中國人的脾氣。還要來瞞我嗎。劉伯驥聽他講得有理。只好隨他。一等等到敲過十點鐘。兩箇人方纔一同起身出棧。奔向府前而來。誰知一到衙前。人頭擠擠。本府正在坐堂。底下的衙役。却在那裏擡倒一箇人。橫在地下。一五一十的。在那裏打屁股哩。劉伯驥道。可惜我們來晚了。他已經坐了堂了。教士也覺得奇怪。怎麼中國官會起得這般早。這會已經出來坐堂。心上如此想。口裏便對劉伯驥道。要他坐在堂上更好。你跟我去問他要人。說罷。便拉了劉伯驥的袖子。一路飛奔。直至本府案桌跟前。衆人不提防。一見來了兩箇外國人。一個雖然改了華裝。也還辨認得出。不覺嚇了一跳。雖是滿堂的人。却沒有一個敢上來攔阻他二人的。還有人疑心是來告狀的。傅知府正在打人。一見也自心驚。却把兩隻眼睛。直瞪瞪的望著他。只聽得教士首先發言對本府說道。你可是這裏的知府。傅知府也不知回答他甚麼話好。祇答應得一聲。是教士道。好好好。我如今問你要幾個人。你可給我。傅知府摸不著頭腦。不敢答應。教士道。我們傳教的人。於你們地方上的公事。本無干涉。但是這幾個人。都是我們教會裏的朋友。同我們狠有些交涉事情。沒有清爽。倘或在你這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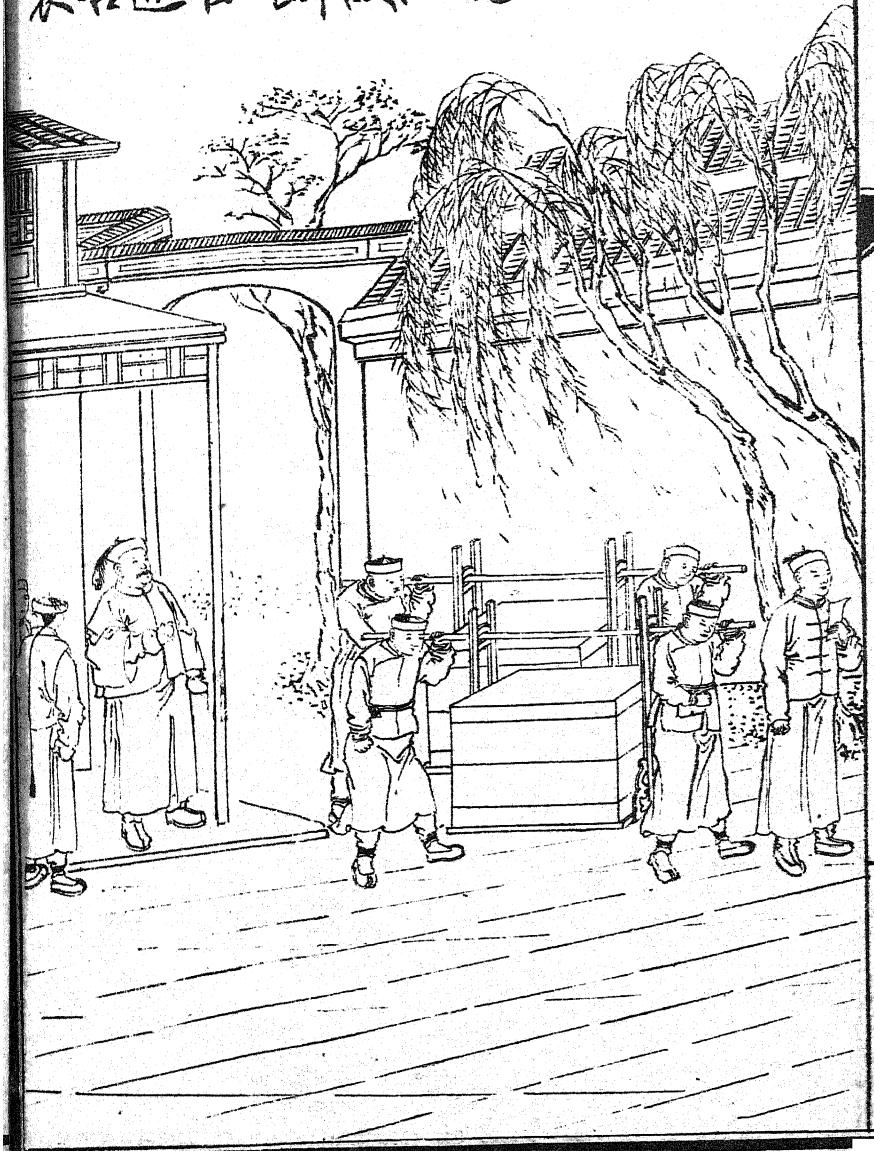
被他逃走。將來叫我罰誰要人。所以我今天特地來我。你知府大人。我立時立刻。就要把這幾個人交我帶去。傅知府楞了半天。依然摸不著頭腦。不知道他要的是誰。幸虧一箇值堂的二爺明白。便問你這兩位洋先生。到底是要的那一箇。說明白了。我們大人纔好交給你帶去。教士聞言。也自好笑。說了半天。還沒有說出名姓。叫他拿誰給我們呢。馬上就向劉伯驥身邊。取了一個單子出來。由教士交給傅知府道。所有人的名字。都在這單子上。傅知府接了過來一看。纔知所要的。就是上回捉拿的那班會黨。這事已經稟過上憲。上頭也有公事下來。叫我嚴辦。但恨我一心。只忙辦捐。就把這事擱在腦後。如今我這裏尙未問有確實口供。倘若被他帶了去。不來還我。將來上頭問我要人。叫我如何回覆。想了一回。便對教士道。洋先生你須怪我不得。別人猶可。但是這十幾箇人。是上頭指名拿的會黨。上頭是要重辦的。現在還沒有審明口供。倘若交代與你。上頭要起人來。叫我拿甚麼交代上頭呢。你有甚麼事情。我來替你問他們就是了。教士道。這幾個人。同我們狠有交涉。你問不了。須得交代於我。上頭問你要人。你來問我。就是了。好在我住家。總在你們永順府裏頭。不會逃走到別處去的。傅知府道。不是這們說。我不奉上頭的公事。是不放人的。教士道。這幾個人替我們經手的事情。狠

不少。放在這裏。我不放心。倘有不測。如何是好。所以我要帶去。傅知府道。人都好好的。在我這裏。一點沒有難爲他。你不放心。我把他們提出來。給你看看。你有甚麼話。不妨當面問他。教士道。好好。你就去提了來看。傅知府立刻吩咐二爺。帶領衙役到監裏。把一班秀才。一齊鐵索琅璫。提了上來。當堂跪下。教士看了一看。遂指著一個瘦子說道。不對不對。這個先生。從前是個大胖子。到了你們這裏。兩箇月。頭髮也長了。臉也黑了。身上的肉也沒有了。再過兩天。只怕性命也難保了。在這裏我不放心。須得交我帶去。傅知府不答應。教士便發話道。這些人是同我們會裏有交涉的。你不給我也由你便。將來有你們總理衙門壓住你。叫你交給我們就是了。說罷。便拉了劉伯驥要走。傅知府道。慢著。我們總得從長計議。教士道。交我帶去。不交我帶去。只有兩句話。并沒有第三句。可以說得。傅知府道。人是交你帶去。想你們教士。也是與人爲善。斷不肯叫我爲難的。將來上頭要起人來。你須得交回來。教士道。上頭要人。你來問我要就是了。說罷。立逼著傅知府將衆人刑具一齊鬆去。說了聲驚動。率領衆人揚長而去。傅知府坐在堂上。氣的開口不得。堂底下雖有一百多人。都亦奈何他不得。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維虎歸山旁觀均見



為魚設餌當道若表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第十回

南亭亭長新著

自在山民加評

縱虎歸山旁觀灼見

爲魚設餌當道苦心

却說劉伯驥同了洋教士跑到永順府。親自把幾箇同志要了出來。傳知府無可如何。也顧不得上司責問。只得將一千人鬆去刑具。眼巴巴看着領去。當下一千人走出了府衙。兩旁看審的人不知就裏。見了奇怪。三三兩兩交頭接耳的私議。又有些人跟在後頭。闕的滿街都是教士。恐人多不便。便把劉伯驥手裏的棍子取了過來。朝著這些人假做要打。纔把衆人嚇跑。教士見他們如此膽小。也自好笑。一路言來語去。不知不覺。已到了昨日所住的那月小客棧內。棧裏掌櫃的見他們一箇箇都是蓬首垢面。心上甚是詫異。只因懼怕洋人。不敢說甚。這一千人恐怕離開洋人。又生風浪。只得相隨同住。再作道理。按下慢表。且說是日傳知府坐堂。所打的人不是別箇。却是四城門的地保。因爲這四城門的地保不能彈壓閑人。以致匪徒肇事。打毀捐局。知府之意。本想典史老師向紳士們要出幾箇爲首的人。以便重辦。無奈紳士們置之不理。所以他迫

不及待。就把地保按名鎖拿到衙。升坐大堂。每人重打幾百屁股。以光自己的臉面。其中。有箇狡猾的地保。爬在地下。捱打。一頭哭。一頭訴道。大人恩典。小的實在冤枉。昨天鬧事的時候。從大人起。以及師爺二爺。親兵。巡勇。多多少少的人。都在那裏。他們要鬧。還只是鬧叫小的一箇人。怎麼能夠彈壓住這許多人呢。傅知府聽了這話。愈加生氣。說這混帳王八蛋。有心奚落本府。這還了得。別人都打八百。獨他加一倍。打了一千六百板。直打得屁股上。兩箇大窟窿。鮮血直流。動彈不得。由兩箇人架著。一拐一搵的。擡上堂來。重新跪下。傅知府又耀武揚威的一面孔。得意之色。把一衆地保。吆喝了一大頓。纔算糊過面子。正在發落停當。尙未退堂。不提防教士同了劉伯驥到來。立逼如火。要把十幾箇人一齊帶去。說是有經手未完事件。傅知府想待給他。恐怕上司責問。欲待不給。又怕教士翻臉。不要說是寫封信托公使到總理衙門裏去評理。叫他喫不住。就是找出領事在督撫面前栽培上兩句。也就夠受的了。因此左難右難。不得主意。後來把一千人提上堂來。替教士追問經手事件。無非兩面轉圓的意思。却不料教士一見了人。不容審問。立逼著鬆了刑具。帶了就走。堂上雖有百十多人。竟也奈何他不得。傅知府兩隻眼睛直巴巴的。看着他們出了頭門。連影子都不見了。他猶坐在公案之

上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歇了兩刻鐘頭。方纔醒過來。起身退堂。踱進簽押房。寬衣坐下。忙叫管家。把刑名老夫子請了過來。商量此事。這老夫子姓周。名祖申。表字師韓。乃紹興人氏。是傳知府從省裏同了來的。當下一請便到。見了東翁拱手坐下。傳知府先開口說道。老夫子。我這官是不能做的了。周師韓忙問何事。傳知府當把教士前來要人的情形。自始至終說了一遍。周師韓道。請教。太尊爲什麼就答應他呢。傳知府道。我不答應他。他要到總理衙門去的。到了總理衙門。也總得答應他。我想與其將來拿好人給別人去做。何如我自己來做樂得叫外國人見箇好將來。或者還有仰仗他們的地方也。論不定。周師韓道。送掉幾箇人。是不要緊。但是這件事情。太尊已經稟過上頭。上頭回批叫太尊嚴辦。這箇把多月。太尊因爲忙著辦捐。就把這事擱起。前日上頭又有文書來催我們趕緊審結。現在一審未審。怎麼好叫教士帶了去呢。傳知府一聽。師爺之言有理。心上好不躊躇。連說怎麼樣呢。又想了一回。說道。如此讓我。就坐了轎子。去要他回來。周師韓聽了。鼻子裏扑嗤一笑道。說的談何容易。他肯由你要回。方纔不帶他們去了。傳知府道。他原說這些人。同他有經手未完之事。所以帶了他們去的。如今他們的事情。想已弄停當了。我這裏案子未結。他自然要還我的。周師韓道。什麼

經手事情。也不過叫名頭說罷了。那裏有甚麼緊要事情。少他們不得。如今人還了他一箇箇在那裏逍遙自在。一點點事情也沒有。傅知府道。據此說來。是我受了他們的騙了。周師韓道。豈敢。傅知府道。你沒見剛纔在堂上的樣子。真是刻不容緩。無論什麼人都拗他不過。周師韓道。他若要人。只要翻出條約來。同他去講。通天底下。總講不過一箇理字。試問他還能干預。不能干預。傅知府道。誰記得這許多呢。做官的人都要記好了。條約再做亦難極了。周師韓道。現在做官不比從前。這上頭總得留點心纔好。傅知府道。這箇只怕連制臺撫臺肚子裏都沒有不要說我們做知府的了。周師韓道。肚子裏不記得。就要喫虧。傅知府道。目前且不管喫虧不喫虧。總得想箇法子。把人弄回來纔好。周師韓道。據我看起來。這件事有點難辦。這些窮酸豈是甚麼好惹的。而今入了他們外國人的一教。猶如老虎生了翅膀一般。將來還不知要鬧出些甚麼事情來呢。傅知府道。無論有事沒有辦得成。辦不成苦了我這老臉。總得去走一邊。再說周師韓一見話不投機。只好退出。傅知府傳門上上去。問他這裏有幾處教堂。剛纔來的洋人。是那裏教堂的教士。門上道。這箇小的不知道。回來叫人到縣裏去查查。看傅知府道。幾箇教堂都不記得。還當甚麼稿案門上快去查來。稿案門上不敢回嘴。出來回

到門房裏。嘴裏嘖哩咕嚕的說道。做了大人也記不清。還有嘴說我們哩。吩咐三小子去找縣裏門口魯大爺。托他替我們查一查。三小子去不多時。回稱魯大爺也不曉得。回了他們大老爺。又叫了書辦來。纔查清楚的。一共兩箇教堂。一箇在城裏。一箇在鄉下。這裏有箇條子寫的。明明白白。至於剛纔來的那箇教士。不在城裏住。一定在鄉下。只要在那裏。一問就知道。了。稿案道。連著縣太爺。也是糊裏糊塗的。要到得那裏。再問我。又何必問他呢。說完了這兩句。立刻上去。回過傅知府。又說。至於方纔來的那箇教士。橫豎不在城裏。就在鄉下。先到城裏的教堂去問一聲兒。如果不在那裏。再往鄉下未遲。倘若是在那裏。就免得往鄉下去走一遭。傅知府聽了有理。便傳伺候。先到城裏的教堂去拜望教士。一霎時三聲大礮。出了衙門。投帖的趕在前頭。先下去帖。及至走到那裏。一問。回稱教士不在這裏。三日頭裏。就往別處傳教去了。傅知府聽說。心中悶悶。正想回轎。一直下鄉。不料事有湊巧。那箇硬來討人的教士。正同了幾箇秀才。前來探望這堂裏的教士。轎裏轎外。不期同傅知府打了箇照面。傅知府一見。認得是他。便拿手敲著扶手板。叫轎夫停轎。嘴裏不住的叫。洋先生。我是特地來拜你的。你不要走。我們進去談談。教士道。這裏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鄉下。這裏是我的朋友住的地

方。你不要弄錯了。傅知府道。借他這裏談談也好。一面說。一面已經下了轎。一隻手拉住了教士的袖子。又看教士後面跟的幾箇人。就是前頭捉去的幾箇秀才。傅知府統通認得。就拿那隻手招呼他們。一塊兒到這教堂裏去。教士被他鬧不過。只好上去敲門。有箇女洋婆。也是中國打扮的。出來開門。同這教士噤哩咕嚕的說了幾句洋話。自己闔關門進去。教士便同傅知府說道。我這朋友不在家裏。我們不便進去。傅知府道。街上不能談天。我們同到衙門裏談一會罷。衆人心中明白。誰肯上他的當。一齊拿眼。睨著教士。只聽教士對傅知府說道。傅大人。你的意思。我已懂得。我有這些人同著不便。改日再到貴府衙門裏領教罷。說罷。領了衆人揚長而去。傅知府一箇人。站在街上。幾乎不得下臺。把他氣的了不得。站了半天。轎夫把轎子打過。他便坐上。也不說到那裏去。走了兩步。號房上來請示。他老人家方纔正言厲色的說了聲回去。衆人不敢違拗。立刻打道回衙。他一直下轎。走進簽押房。怒氣未消。正在脫換衣裳的時候。忽見跟去的一箇二爺。上來回道。剛纔碰見的那箇教士。并不住在鄉下。就住在府西一月小客棧裏。出了衙門。朝西直走。并無多路。傅知府聽說。連忙又傳伺候。說即刻要到他棧房裏拜他。官場規矩。是離了轎子一步不可行的。當下由這箇跟班在前引路。知府大

轎在後。走到棧房門口。不等通報。先自下轎。一路問了進去。問洋先生住的是那號房。間櫃上回稱小店裏這兩天並沒有姓楊的客人。傅知府只得同他細說。并不是姓楊的客人。是箇傳教的洋人。櫃上方纔明白。回說十一號十二號十三號房間。通統是的。但不知這位洋先生住在那一間裏。傅知府只得自己尋去。一問問到十二號房間。果然在內。其實這教士同這一幫秀才。聽了鳴鑼唱道之聲。早已曉得知府來到。等他自已進來。不去採他。等到他身走進房間。衆秀才只得起身迴避。讓教士一箇同他扳談。當下傅知府進來之後。連連作揖。口稱一向少來親近。兄弟奉了上憲的札子。到這裏署事。接印之後。公事一直忙到如今。所以諸位跟前少來請安。教士道。傅大人客氣得很。要你大人自己親來。實在不敢當。傅知府道。衆位先生。既在這裏。可以一齊請來見見。教士道。他們是怕見官府的。不要他們見你的好。傅知府道。他們的學問品行。兄弟是久已仰慕。既然來了。自然見見。教士道。他們同我一樣。都是不懂道理的人。還是不見的好。傅知府聽了無話。又想了一想。說道。兄弟。此來並沒有甚麼大事。不過有一點小事。情要同你商量。商量千萬你看我的薄臉。賞我一箇面子。叫我上頭有箇交代。教士道。我是外國人。到了貴府處處全靠你貴府保護。貴府還有甚麼事情要同我商量。

傅知府道。不爲別的就是早上賈教士要來的。那幾箇秀才。教士道。不錯。幾箇秀才。是你把他們交給我的。現在又有甚麼事情。傅知府道。這幾箇人。是上頭叫我捉的。現在捉了來。還沒有審口供。就被貴教士要了來。將來上頭問兄弟要人。無以交代。教士道。貴府這句話說差了。不要說這些人本來冤枉的就是不冤枉。上頭叫你拿了來。你就該立刻審問該辦的辦。該放的放。也沒有不問皂白。通通收在監裏的道理。現在是我因爲他們有替我們教堂經手未完事件。并且有欠我們的錢。未曾清楚。若長久放在你那裏。設或被他們逃走。將來我這錢問那箇去要。所以我把他們要了來。叫他們在我這裏。我好放心。傅知府道。這件事情。我總得同你商量。叫他們同我回去。我情願收拾房子給他們住。供給他們。決不難爲於你。你可放心的了。教士道。你那裏有房子給他們住。不過收在監裏。等到上頭電報一到。就好拿他們出來。正法此番。倘若跟你回去。只怕死的更快。傅知府道。他們犯的事。未必一定是死罪。不過叫他們回去。等兄弟光光面子。那裏就會要了他們的命呢。教士道。我不信貴府的話。貴府請回去罷。我這棧房裏齷齪得狠。而且是箇小地方。不是你大人可以常來的。傅知府聽了。不覺臉上紅了一陣。又坐了一會。兩人相對無言。只好搭趂着告辭回去。進得衙門。千愁萬緒。悶

悶不樂。他有箇妻舅名喚賴大全。從前在過漢口。一升甚麼洋行裏。當過煞拉夫的。自從姊夫得了缺。寫信把他叫了來。在衙門裏幫閑。遇見沒事的時候。陪著姊夫姊姊。打打牌說說閑話。等到有了事。却是一句嘴也插不上去的。這兩天見姊夫頭一天爲了開捐。被人打了局子。第二天又來箇洋人。把監裏的重犯。硬討了去。姊夫氣的氣上加氣。衆人一無主意。他便有心討好。硬著膽子。先在姊夫跟前遞茶遞烟。獻了半天殷勤。他見姊夫不說話。他也一聲不響。後來想出一條計策。熬不住要獻上來。先歎了一口氣。姊夫問他因爲甚麼歎氣。賴大全道。我見姊夫這兩天遭的事情。實在把我氣的肚子疼。傅知府道。辦捐一事。我是理直氣壯的小小百姓。胆敢違旨抗官。目前雖然我受他們的挾制。暫時停辦。將來稟過上頭。辦掉幾箇人。一定不能便宜他們。但是受了這教士的氣。我心上却是有點不情願。總得想箇法子才好。賴大全道。教士是外國人。現在外國人勢頭凶。我們只可讓著他。點硬功不來。只好用軟功。我從前在洋行裏喫過幾年飯。狠曉得他們的脾氣。爲今之計。我倒有箇計策。在此。傅知府忙問何計。怎麼用軟功。賴大全道。明天一早。姊夫吩咐大廚房裏。買下十二隻又肥又大的鷄。他們外國人以十二箇爲一打。所以一定要十二隻。再買他一百箇鷄子。一塊羊肉。或者再配上

一樣水果。合成功四樣禮。教士是認得中國字的。姊夫再寫上一封信。信上就把這事情委婉曲折說給他聽。哀求他請他把這十幾箇人放了。回來信隨禮物一同送去。只要那教士受了我們這一分禮。這事情十成中就有九成可靠了。傅知府道。外國人吃心重。這一點東西怕不在他眼裏。他不收。怎麼好呢。賴大全道。外國人的脾氣。我通統知道。多也要少也要。一定不會退回來的。只要他肯收。這事就好辦了。傅知府聽了他言。心上得了主意。立刻吩咐大廚房裏。明天一早照樣辦好。以備送禮。自己又回到簽押房。親自寫了一封信。次日一併遣人送去。但不知此計是否有用。且聽下回分解。借地保屁股。光太守臉面。今之所謂佔面子之事。不過如此。

到了總理衙門。終歸答應。傅知府確有見地。故爲斯言。

一班窮酸。入了外國人的教。將來不知要鬧出些甚麼事情來。已隱隱爲今日一般國民寫照。

境內有教堂若干。知府不知。知縣不知。府縣之門稿。亦不知。獨書辦知之。無怪乎吏胥之權力。日見其膨漲也。

外國人脾氣。多也要少也要。煞拉夫誠能窺見其微。

却禮物
教士見
機



毀生祠太守受窘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第十一回

南亭亭長新著

自在山民加評

却禮物教士見機

毀生祠太尊受窘

却說傅知府聽了舅老爺的話。一想此計甚妙。便把禮物辦好。將信寫好。次日一早叫人送到教士住的客棧裏。且說那教士自從送傅知府去後。回來便向衆秀才說道。諸位先生。我看此處斷非存身之地。今日他雖回去。諒來未必甘心。我們一日不行。他的纏繞便一日不了。我鄉下教堂裏也容不得諸位這許多人。而且諸位年輕力壯。將來正好轟轟烈烈做一番事業。如此廢棄光陰。終非了局。衆人聽了他話。都說不錯。但是面面相覷。想不出一箇主意來。怕的是離開洋人官府就要來捉躑躅了。半天終究委決不下。教士知道他們害怕。便說道。諸位但肯出門。我都有法保護。只要把你們送到上海租界地面。你們就可自由。當下衆人俱各點頭應允。有的說。與其在家提心弔膽。自然是出門快樂的。有的說。老死窗下。終究做不出大事業。何如出去閱歷閱歷。增長點學問也好。教士道。諸君既以鄙見爲然。就請收拾收拾。明日我就送你們動身。何如。

衆人俱各應允。方談論間。忽聽窗外有人高嚷。問茶房道。洋大人。洋先生。在那號房間裏住。茶房一見那人。頭戴紅纓大帽。腳踏抓地虎。手裏擎着帖子。曉得便是大來頭。立刻諾諾連聲。走在前頭引路。一直把這人領到第十一號房間裏。見了教士。這人先踉前一步。請了一箇安。口稱家人奉了敝上之命。叫家人替洋大人請安。敝上特地備了幾樣水禮。求洋大人賞收。這裏還有一封信。求洋大人過目。一面說。一面把信雙手捧上。教士在中國久了。康熙字典。尙且讀熟。自然這信札等件。也看得通了。剛纔接信在手。正待拆閱。那來人又登登的跑出去。叫跟來的人。快把送的禮抬進來。教士將信看了一遍。曉得來意。送的東西。信上一註明。便連連揮手。吩咐來人。不必拿進。我是萬萬不收的。來人一聽不收。呆在那裏。一言不發。教士道。你回去拜上你們主人。他的情。我已經心領了。我是不受人家禮物的。至於這幾箇人。我明天就要送他們到上海去。我把他們送到。我是仍舊要回來的。等我回來。再來拜望你們主人罷。來人道。家人來的時候。敝上有過話。說是送來的禮物。倘若洋大人不賞收。不准小的回去。洋大人。你老人家。總算可憐小的。賞收了罷。教士笑道。這又奇了。送不送。由他。收不收。由我。那有勉強人家收的道理。你快快回去。我的話。已經說完。你再在這裏。就無人理你了。說

罷。踱了進。去。來。人。無。法。只。好。叫。人。將。禮。物。仍。舊。拾。回。自。己。又。進。來。向。教。士。討。回。信。教。士。道。你。回。去。同。你。主。人。說。我。的。話。昨。天。同。他。當。面。都。說。過。了。用。不。着。回。信。來。人。道。既。無。回。信。賞。張。回。片。也。好。銷。差。教。士。道。我。來。的。匆。促。沒。有。帶。得。片。子。這。人。無。奈。只。好。搭。趣。着。出。去。同。來。拾。盒。子。的。人。暗。地。裏。拉。這。人。一。把。說。道。大。爺。回。信。沒。有。回。片。沒。有。東。西。雖。然。不。收。我。們。府。衙。門。裏。出。來。送。禮。腳。錢。是。一。向。有。的。這。人。道。滾。你。娘。的。蛋。罷。你。也。睜。開。眼。睛。看。看。這。是。甚。麼。地。方。你。好。問。他。要。腳。錢。真。正。不。知。死。活。說。完。率。領。着。衆。人。抬。了。東。西。而。去。且。說。傳。知。府。自。從。交。代。了。門。上。叫。他。到。棧。房。裏。送。禮。以。爲。我。今。番。送。禮。給。他。他。不。能。不。顧。我。的。面。子。或。者。因。此。將。人。交。回。也。好。叫。我。上。頭。有。箇。交。代。想。罷。甚。是。開。心。不。料。等。了。一。回。家。人。戴。着。帽。子。拿。着。帖。子。回。來。了。傳。知。府。一。見。便。趕。着。問。道。看。見。外。國。人。沒。有。東。西。可。收。下。怎。麼。說。那。幾。箇。人。帶。回。來。沒。有。家。人。道。外。國。人。見。是。看。見。的。東。西。沒。有。收。人。也。沒。有。帶。回。傳。知。府。一。聽。不。覺。頂。上。打。了。一。箇。悶。雷。心。上。想。道。怎。麼。外。國。人。送。他。禮。也。會。不。收。的。不。要。是。嫌。少。忙。又。問。道。我。給。他。的。信。他。看。了。說。甚。麼。回。信。在。那。裏。家。人。道。他。看。過。但。是。笑。了。一。笑。說。我。知。道。了。回。信。沒。有。傳。知。府。聽。了。生。氣。道。他。是。什。麼。東。西。好。大。的。架。子。他。竟。同。皇。上。一。樣。知。道。了。真。正。可。惡。回。信。既。然。沒。有。回。片。呢。怎。麼。寫。法。不。收。

我的東西。總要有箇說法。家人道。回片也沒有。傅知府發恨道。我好好的事情。都壞在你們這些王八蛋手裏了。特特爲爲派你去送禮。回信也沒有。回片也沒有。我曉得你真去假去。你是箇死人。我要你做甚麼。替我滾出去。家人不敢做聲。傅知府正罵着。送禮抬盒子的人。已把禮物抬到廳上。傅知府道。外國人沒有收。還抬來做甚麼。水果。還給舖子裏說我沒有用。鷄同鷄子亦送。還人家羊肉給厨子做飯菜。該多少錢。叫賬房裏照扣一分重禮。外國人雖然沒收。他老人家却是分文未曾化費。分派已定。方纔進來。同師爺商量。打稟帖給上頭。好把這事情敷衍過去。等到這箇稟帖上去。前頭鬧捐的事。紳士已經上控到省。撫臺亦早有風聞。便叫藩臺掛牌。把他撤任。另換一箇姓營的接他的手。接印交印。自有一番忙碌。照例公事。毋庸瑣述。等到傅知府交卸的頭兩天。自己訪聞外頭的口碑。狠不好。意思想要地方上送他幾把萬民傘。再於動身的那一天。找兩箇紳士。替他脫靴。還要請一箇會做古文的舉人公。進士公。替他做一篇德政碑的碑文。還想地方上替他立座生祠。如此交卸回省。也可以掩飾上頭的耳目。因爲這事。自己不便出口。只好托師爺把首縣請來。同他商量。首縣道。小瞞老夫子。我們這位太尊做官。是風厲的。但是百姓捫不大懂得好歹。而且來的日子也太少。雖

許多德政。還不能深入人心。這件事情。兄弟也有點不便。不如去我王捕廳周老師。他二人地方上人頭還熟些。或能說得動他們。也未可定。師爺道。做東有過話。只要他們肯預名。就是做萬民傘的錢。還有那蓋造生祠的款子。通統是做東自己拿出來。決不要他們破費分文。這總辦得到了首縣道。既然太尊自己拿錢。隨便開幾個名字。寫了上去。何必又去驚動他們。肯與不肯。反添出許多議論。師爺道。蓋生祠的事。做東早說過了。也不必大興土木。記得書院後面有箇空院。裏頭有三間空屋。外面幸喜另外一箇門。將來只要做一箇長生祿位。門口懸一塊扁。豈不是現現成成的一座生祠麼。但是到送傘的那一天。總得有幾箇人。穿着衣帽送了來。這却找誰呢。首縣道。這箇容易。別人。不來。本衙門裏的書辦。就可以當得此差。師爺聽了不解。首縣道。老夫子。枉負你十年讀律。書辦可以戴得頂戴的。叫他們一齊穿了天青褂子。載了頂子。還怕他不來嗎。至於脫靴一事。就叫他們衙役們來做。這要遮人耳目的事。也還容易。倒是要找一位孝廉公。或者進士公。做這一篇德政碑的碑文。却不易得。兄弟在這裏幾年。此地的文風。也着實領教過。今文尙且有限。如何能做古文。兄弟雖不才。也是箇兩榜出身。然而如今功夫也荒疏了。提起筆來。意思雖有。無奈做來。做去。總不合意。否則這箇差使。

兄弟一定毛遂自薦。省得太尊另外尋人。至於本地的兩位舉人進士。我也算了罷。大約做起時文來。還能套篇把汪柳門的調頭八韻詩。不至於失粘再靠着祖功德。被他中箇舉人進士。已算難得。還好責備求全嗎。倒是秀才當中。很有幾箇好的。可惜太尊把他們當作壞人。如今入了洋教。吃了外國飯。跟了外國人一齊不曉得。到那裏去了。早知如此。當初很該應照應。照應他們到了今日。我他們做篇把碑文。他們還有不出力的嗎。師爺道。這些話都不必題了。我看你衙門裏的書啓老夫子。他的筆墨。倒還講究。太尊題起。常常誇獎他的說他做的。四六信沒有人做得過。干支對干支。卦名對卦名。難爲他寫得出。我想請教他去。做一篇。再由閣下替他斟酌斟酌。這樁事情。不就交了卷麼。首縣道。太尊說的是古文。古文一定是散體。人人都說散體容易。整體難。我說則不然。太尊如要整體。倒好叫他費上兩天工夫。做一篇。看再不然。舊尺牘上現成。句子抄上幾十聯。也可以敷衍搪塞。偷要散體。他却無此本領。師爺道。何以散體倒難。首縣道。你看一科闈墨刻了出來。譬如一百篇文章。倒有九十九篇是整的。祇有一兩篇是散的。散體文章中。舉人如此之難。所以兄弟曉得這散體東西。是不大好做的。這是讀書數十年。悟出來的。所以兄弟一聽你老夫子題到古文兩字。兄弟就不敢接。

嘴。師爺道。這箇太尊也不過說說罷了。據我看來。還是做四六的出色。太尊只要做成功一篇德政碑的碑文就是了。還管他整體散體嗎。首縣道。既然如此。我就回去。叫我們那位書啓老夫子。做一篇來試試看。師爺道。如此費心了。說罷。彼此別去。師爺果然聽了首縣的話。交出錢來。找了裁縫。把傘做好。同門上商量。找到兩箇從前受過大人恩惠的書辦。叫他二人出頭。約會齊了衆書辦。到這一天。一齊頂帽袍套。進來送傘。是日。傳知府同他們敷衍了一番。也未識破。就是識破。要顧自己的面子。也就不肯說了。首縣回去。果然找書啓老夫子。擬了一篇德政碑文。全體四六十成中。倒有九成是尺牘上的話頭。幸喜聲調鏗鏘。平仄不錯。念起來。也還順口。對仗亦尙工穩。傳知府見了。異常稱贊。連說費心得很。還說將來貴書啓老夫子文集當中。有了這篇文字。流傳不朽。彼此都有光輝的看罷。便叫書稟門上。照膳五分。一分交給首縣。叫他選雇石工。立碑刻字。餘四分預備帶回省城。好呈給撫藩臬道諸位大人過目。分派已定。便擇定起身日期。等到臨走的那一天。預叫自己舊門稿。把那受過恩惠的差役。派了兩名。囑咐他們。在城門底下。預備替大人脫靴。向來清官去任。百姓留靴。應得百姓拿出錢來。先買一副新靴。預備替換。這兩箇差役。雖然受過大人的恩惠。肯替他留靴。然而要他們

拿出錢來再買一副新靴。却是做不到。所以這買靴的錢還是大人自己的錢。由師爺發下來的。這日傅知府有意賣弄。從衙門裏擺了全副執事。轎子前頭甚麼萬民傘。德政牌。擺了半條街。全是自己心痛的錢。買得來的事。到其間。要顧面子。也就說不得了。其時兩旁觀看的人。却也不少。有的指指點點。有的說說笑笑。還有幾箇挺胸凸肚。咬牙切齒罵的。傅知府寬洪大量。裝做不知。概不計較。一霎時走到書院跟前。只見山長率領着幾箇考頭等的生童。在那裏候送。傅知府下轎進去。寒暄了幾句。山長定要把蓋。傅知府不肯。衆生童磕頭下去。傅知府還過禮後。叫管家每人奉送白摺扇一把。上頭寫着一首七言八句的留別詩。衆人接過。一齊用兩隻手捧着。這都是他老人家預先叫西席老夫子替他做好寫好。如今竟裝作自己門面了。正在謙讓的時候。忽聽門外一片聲喧。剛要叫人出去查問。已經有人來報。說是大人生祠上的一地匾。同着長生祿位。被一班流氓。打了箇粉碎。還說要把大人的牌位丟在茅廁坑裏。傅知府聽了。面孔失色。做聲不得。山長道。那有此事。問流氓在那裏。書院重地。膽敢結黨橫行。真正沒有王法了。一面說。一面走出來一看。只見一大班人。正在那裏捋臂揮拳。指手畫腳的。大罵昏官。賊官。不了。內中有兩箇認得的。是屢屢月課考在三等。見了山長。眼睛

裏出火。想着上來打他。幸虧山長見機。一聲不響。縮了進去。對傅知府道。大公祖。你請在這裏頭略坐一坐。外頭去不得。怕碰在亂頭上。吃他們眼前虧。是犯不着的。傅知府道。諒他幾箇生童。有多大的本領。敢毀本府的祠宇。說着。硬要親自出去。呵叱他們。幸虧被山長一把拉住。沒有放他出去。你道這班打生祠的是什麼人。就是傅知府上次捉拿的一班秀才的好友。然其中也有真來報仇的。也有來打抱不平的。因此愈聚愈衆。一霎時。竟聚了好幾百人。後來幸虧首縣到來。好容易把箇太尊保護了出去。從小路抄到城門。正待舉行留靴大典。不提防旁邊走出多少人。不問皂白。一擁而上。不但靴子留不成。而且傅知府的帽子亦被衆人擠掉。靴子剛脫掉一隻。尙未穿上。被人沖散。只得穿了襪子。一高一低的在人叢中擠來擠去。幸而頂帽不戴。人家瞧不出他是知府。所以未曾被人毆打。然而頃刻之間。轎子也打毀了。執事也沖散了。萬民傘亦折掉了。德政牌亦摔劈了。傅太守好容易找到一箇二爺。由這二爺攙着他。尋到一箇小戶人家。躲了半天。要等外面風聲漸定。方敢出頭。你道這班人又是誰。就是那班開捐局的人。上次未曾打得爽快。所以今番打聽得傅知府動身。要在城門經過。還要在此留靴。所以湊在這箇檔口。打他一箇不亦樂乎。畢竟來的鹵莽。傅知府仍未打到。被他

漏網脫逃而去。後來又幸虧營裏縣裏一齊趕到。一面將衆人彈壓。一面又替太尊預備轎子。但是找了半天。不知太尊被衆人弄到那裏去了。首縣心上甚是着急。設或被衆人戕害了性命。那却不了。立刻傳地保率領衙役。挨戶去尋。後來好不容易。從一箇小戶人家找到。地保跪在地下磕頭說道。我的大人。真把小的找苦了。快請大人出去。首縣大老爺候着呢。傳知府還當是一班鬧事的人。要哄他出去。打他抵死不敢出去。只是索索的抖。幸虧地保一找到的時候。早已打發人送信給縣大老爺。縣大老爺相離不遠。得信之後。趕了前來。傳知府一見。方纔把心放下。大着膽子出來。首縣說了一聲大人受驚。傳知府不及回言。先罵辦差的欺負。我已經交卸。沒有勢力的人。隨我被百姓打死了。他們也不上來拉一把。真正混帳。王八蛋。首縣聽他罵人。也不便說甚麼。叫人打過轎子。讓他坐好。營裏又派了十六名營兵。一箇哨官。圍着轎子。保護他出境而去。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抬盒子的人。想問教士討送禮的脚錢。真正不知死活。

首縣說太尊德政一段。言婉而諷。句句恭惟。却是句句不滿意。

萬民傘自製。德政碑文自撰。生祠自造。新靴自買。太守真能體貼百姓者。

助資斧努力前途



質嫁衣
傷心原
吏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第十二回

南亭亭長新著

自在山民加評

助資斧努力前途

質嫁衣傷心廉吏

却說上回書。講到傅知府撤任。省憲又委了新官。前來管理這安順一府之事。這位新官。或是慈祥愷悌。叫人感恩。或是暴厲恣睢。叫人畏懼。做書的人。都不暇細表。單說教士自從聽了劉伯驥之言。把他同學孔君明等十一人。從府監裏要了出來。就在府衙前面小客棧裏。住了些時。傅知府兩次三番。前來索討。甚至餽送禮物。哀詞懇求。無奈教士執定不允。然而這些人久住城廂。若是離了洋人。保不定何時就要禍生不測。所以教士力勸他們出門遊學。暫且躲避幾時。等他年此案瓦解冰消。再行回里。劉伯驥孔君明等一千人。都是有志之士。也想趁此出門。閱歷一番。以爲增長學識地步。而且故鄉不可久居。舍此更無自由快樂之一日。因此俱以教士之言爲是。教士見了。也甚歡喜。立刻催促他們整頓行裝。預備就道。其時各家的親戚。有幾箇膽子大的。曉得有洋人保護。決無妨礙。也都前來探視。有的幫襯些銀兩。有的伙助些衣服。有的餽送些

書籍十二箇人當中。倒有八九箇有人幫忙。其餘三四箇。雖是少親無靠。却由教士俵助些銀兩。以作旅費。也可衣食無憂。因此他們多人。俱各安心出門。并無他意。又過了幾日。教士遂同了他們起身。一路曉行夜宿。遇水登舟。遇陸起旱。在路非止一日。已到長沙地面。教士將他們安頓在客棧中。自己去到城裏打聽。又會見省裏的教士說起。現在省憲已有文書下去。將傅某人撤任。另換新官。教士聞言大喜。立刻回棧。通知了衆人。衆人自然也是高興。有兩箇初次出門。思家念切。便想住在長沙候信。口稱倘能就此無事。再過兩日。便可回家。省得路遠山遙。受此一番辛苦。教士聽了。尙未開言。幸虧孔君明生。有強性。乃是箇磊磊落落。想做事業的人。聽了此言。不以為然。便發話道。諸君此言差矣。教士某君救我等於虎口之中。又不憚跋涉長途。送我們至萬國通商文明之地。好叫我等增長智識。以爲他日建功業之基礎。他這一片苦心實堪欽敬。今諸君不勉圖進步。忽然半途而廢。起來不但對不住某君。而且亦自暴自棄。太甚還有一說。諸君以爲舊官撤任。更換新官。新官決以舊任爲不然。必處處與舊任爲反對。凡舊任所做的事。一概推倒。因此諸君敢大着膽子回去。然而中國事情。我早一眼看破。新官卽使不來追究我們的事。然而案未注銷。名字猶在裏面。所有地方上的青皮。

無賴。以及衙門前的蠶役刁書。皆可以前來訛詐。我們若要不平安。除非化錢買放。我們的銀錢有限。他們的慾望難填。必至天荆地棘。一步難行。諸君到了此時。再想到小弟的話。只怕已經嫌遲了。衆人聽了他言。一齊默默無語。教士連連拍手道。孔先生的話。一點兒不錯。我就是這箇意思。劉伯驥也幫着着實附和。勸大衆不可三心兩意。衆人無可說得。只得點頭允從。又過了兩天。仍舊一同起身。不多幾日。到得武昌。武昌乃是湖廣總督駐節之地。總督統轄兩省。上馬治軍。下馬治民。正合着古節度使的體制。隔江便是漢口。近數十年來。萬國通商。漢口地方。亦就開作各國租界。凡在長江一帶行走的火輪船。下水以上海爲盡頭。上水即以漢口爲盡頭。從此漢口地方。遂成爲南北各省大道。其時雖未開築鐵路。論起水碼頭來。除掉上海。也就數一數二了。因之中外商人。到這裏做買賣的。却很不少。各國又派有領事來此駐紮。以便專辦交涉事件。並管理本國商民。至於武昌地面。因這位總督大人。很講求新法。頗思爲民興利。從他到任七八年。紡紗局也有了。槍礮廠也有了。講洋務的講洋務。講農功的講農功。文有文學堂。武有武學堂。水師有水師學堂。陸軍有陸軍學堂。以至編書的。做報的。大大小小事情。他老人家真是幹得不少。少說他這人。要有一百箇心。竅方能當得此任。下餘的。

人。就是天天拿人參湯當茶喝。一天也難辦得。但是這位總督大人。人是極開通。而且又極喜歡辦事。實心爲國。做了幾十年的官。只知拿大捧銀子給人家去用。自從總督衙門起。以至各學堂。各局所。凡稍有名望。稍有學問的人。他都搜羅到他手下。出了錢。養活他。自己做了幾十年的官。依然是兩袖清風。一塵不染。有年十二月初。他的養廉銀子。連着俸銀。早經用盡。等到過年。他還有許多正用。未曾開銷。生來手筆又大。從不會輜銖較量的。又念自己的位分大了。無處可以借貸。盤算幾日。一籌莫展。虧得太太富有妝奩。便親自跑到上房。同太太商量。要問他借八隻衣箱。前去質當。太太道。人家做官。是拿進兩箇像你做官。竟是越做越窮。衣箱進了當。那裏還有出來的日子。再過兩年。勢必至寸草俱無。我勸你不如早早告病還家。或者還有碗飯喫。我也不想享你做官的榮華富貴了。太太說罷。止不住撲簌簌淚下。總督大人見了。只得悶坐一旁。做聲不得。後見太太住了哭。他又上來軟語哀求。太太歎一口氣道。你偌大一箇官。職居一品地轄兩湖。怎麼除了我這一點點破嫁裝。此外竟其一無法想。我曉得這兩隻衣箱。今天不送進當舖。你今天的飯一定喫不下去。來來來。快拿鑰匙去開門。要多少儘你去。搬早晚把我這點折登盡了。你也絕了念頭了。當時衆丫環得了吩咐。只得取了

鑰匙。前去開門。檢取衣箱。交付老爺當當。這位總督大人。一聽太太應允。立刻堆下笑來。喊了一聲人來。便有七八箇戈什。如飛而進。總督大人又吩咐得一句。抬衣箱。立刻七手八腳。脫衣擦袖。從上房裏。抬的抬。扛的扛。頃刻間。把八隻大皮箱。拿了出去。當下委派出門當當的一箇差官。忙搶一步上來請示。問大人要當多少。總督道。此刻有十萬。我也不夠。但是八隻衣箱。多恐不能。你去同人家軟商量。當他一萬銀子。至少也得八千。再少便無濟於事了。差官回道。大人明鑒。當舖裏規例。一向是當半當半。譬如十箇錢的東西。這當五箇。當了六箇。已經是用情。倘或這櫃上的朝奉。一時看花了眼睛。七箇八箇也還當得。如今這八箱子衣服。要當人家八千。果然衣服值錢。莫說八千。就是一萬。人家也要怕的。是人家估着不值。求大人先把箱子開開。看是些甚麼衣服。再拿去當。總督道。我這箇也不過半當半。借拿衣箱放在人家做箇押頭。橫豎開了年。總得贖的。所以我叫你。去同人家熟商量。倘若要看了東西。預先估一估。值幾箇錢。我隨便叫甚麼人。也就去當了來了。還來勞動你嗎。差官聽了這話。竟不是當當頭。明是叫他去做押款。心想就是做押款。也得看貨估價。十箇錢押六箇錢。也與當典不相上下。不過利錢少些罷了。這箇檔口。總督已經叫人取過封條十六張。自己醮飽了墨。一一

寫過。又標了硃。叫手下人。幫着一概用十字貼好。然後立逼着這箇差官替他去當。差官無奈。只好叫人抬了出去。自己跟在後頭。一路走。一路想。出得轅門。便是當舖。差官叫人把箱子抬進。一隻隻貼着封條。又不准人開動。差官同朝奉商量。說明是奉了制臺之命。前來當銀八千。朝奉道。莫說八千。就是一萬。我也當給你。但是總得看過東西。價錢值不值。纔能定。同。差官道。箱子是大人親自看着封的。誰敢揭他的封。橫豎裏頭。是值錢的衣裳。今年當了明年。一定來贖。就是了。朝奉道。呀。呼。當典裏的規矩。就是一根針。也得估估看。那有不看東西。不估價錢。可以當得來的。真正呀。呼。我勸你快走罷。差官賭氣出來。又走一家。也是如此說。不得已。又接連跑了三四家。都是如此說。差官跑得腿酸。便坐着不動。一定要當。朝奉一定不肯當。兩箇人就拌起嘴來。差官仗着帶來的人多。抬箱子的。都是親兵。雖然沒有穿號褂子。力氣是大的。一聲呼喝。蜂湧而前。就把這朝奉拖出櫃檯。拳足交下。霎時人聲鼎沸。合典的人都喊着。說是強盜來了。差官一聽這話。更加生氣。說道。你們這些轄眼的烏龜。還不替我睜開眼睛。看看箱子上的封條。可是我們制臺大人的。不是。你們罵他是強盜。這還了得。不要多講。我們拉他到制臺衙門裏去。有甚麼說的。當面去回大人。這差官正在那裏指手劃腳的說。

得高興。旁邊驚動了一位老朝奉。聽說有甚麼制臺大人的封條，便帶上老花眼鏡，走出櫃檯，踱到箱子跟前。仔細一看，果然不錯。連忙擺手叫大家不要吵鬧。有話好講。無奈這差官同朝奉已經扭作一團。朝奉頭上被差官打了一箇大窟窿，血流如注。差官臉上亦被朝奉抓了幾條血痕。因此二人愈加不肯放手。於是典裏的夥計飛奔告訴了大擋手。大擋手的道制臺是皇上家的官，焉有不知王法。可以任性壓制小民的道理。爲今之計，無論他是真是假，事情已經鬧得如此，只好拉了去見官。我們開當典的這兩年，也捐苦了橫一捐、豎一捐，不曉得拿我們當作如何發財。現在還來硬啃我們。我們同了他去見官，講得明白，便罷手。講不明白，索性關照東家。大家關起門來，不做生意。衆人俱道言之有理。他這番話來當當的差官，亦已聽在耳朵裏。他自己以爲是總督大人派出來的，腰把子是硬的。武昌城裏，任你是誰，總得讓他三分。現在聽見當鋪裏管事的要同他去見官，他便一站就起，一手揮揮衣服，一手拉着那箇朝奉的辮子，連說很好很好。我們就一同去回大人。當下他一箇拉了朝奉，衆人圍隨在後。幾箇親兵仍舊抬着衣箱，跟在後面。一出出了當鋪，轉灣抹角，走了好幾條街，惹得滿街的人都停了腳。在兩旁瞧熱鬧，還有些人跟在後頭一路走的。這座當鋪離制臺衙門

較遠。離武昌府知府衙門却很近。霎時走到武昌府。照壁前面。不提防這當舖裏的人。搶前一步。趕進頭門。一路喊冤枉。喊了進去。後面的這些人。也就一擁而進。此時差官身不由己。竟被大眾推了進來。差官心上明白。曉得這位府大人。是制臺大人的門生。斷無幫着外人的道理。因此膽子益壯。挺身而進。毫無顧忌。霎時間驚動了合衙書役。就有人慌忙進去報知二爺。二爺又上去回過知府。知府聽說。是督轅差官。因爲當當與人鬪毆。還當是差官自己的事。并不曉得是總督大人之事。隨即傳諭二爺道。這種小事情。你們就去了了開。那用着這樣的大驚小怪嗎。二爺道。這差官是制臺派去當當的。還有制臺的八隻衣箱。現在一齊抬在大堂上。知府一聽大驚。連連說道。胡說。制臺大人一年有上萬銀子的養廉俸銀。還怕不夠用。就是不夠用。無論那箇局子裏。提幾萬來。隨便報銷一筆。還要他還嗎。如今說他老人家當當。只怕是他手底下的人。借他名字。在外招搖壓制人家。這倒不可不去查問查問。至於說他老人家要當當。他做制臺的。沒有錢用。我們的官比他差着好幾級。只好天天喝西北風哩。總是你們沒有弄清。快去查明了來。一頓話。把二爺說的無可回答。只得出來轉了一轉。又略爲問了一問。的確確是制臺當的。而且還有新貼的封條爲憑。無奈仍舊上去稟覆知府。知

府道。制臺竟窮的當當。這也奇了。一面說。一面踱了出來。一踱踱到二堂上。叫衙役們把差官同當舖裏的人替我一塊兒叫上來。等我親自問他們。看看到底是誰當當。衙役們奉命去不多時。把一千人帶了進來。差官走在前頭。見了知府。是認得的。連忙上去請了一箇安。起來站在一旁。當舖裏幾箇朝奉。畢竟膽子小。早已跪在地下了。知府正要問話。當舖裏的人只是跪在地下。哭訴冤枉。知府大喝一聲道。慢着。我要問話。不准在這裏瞎鬧。等我問到你再講。一聲呼喝。當舖裏的人不敢作聲。差官便搶上一步。把這事情原原本本。詳陳一遍。又說這當舖裏的人。眼睛裏沒有我們制臺大人。還罵我們制臺大人是強盜。標下因此呼喝他們兩句是有的。他不服差官呼喝。上來就是一把鬚子。因此就扭了起來了。知府道。別的閑話慢講。怎麼大人要當當。差官道。這八箇箱子。大人也不知在太太跟前。陪了多少小心。說了多少話。太太纔答應的。標下來的時候。大人坐在廳上。候標下的回信。現在標下已經出來了。三四箇鐘頭。又被他們這夥人打了一頓。臉亦抓破。求大人替標下作主。知府聽了點點頭。丟開差官。就向當舖的人說道。當不當。由你怎麼。平空的亂打人。這就是你們的不是了。當舖裏朝奉說道。我的青天大人。他是制臺大人派來的。老爺手底下又帶了這許多的人。小的當舖

裏人雖多。誰是他的對手。小的們這箇當舖。有好幾箇東家。當典裏的錢。都是東家的血本。如今他來當這八隻衣箱。果然東西是值錢的。莫說幾千。就是幾萬。也得當給他。小典是將本求利。上門的那箇不是主顧。毋奈他一味逞蠻。箱子裏的東西。又不准看。開口一定要當八千。大人明鑒。小的怎麼好當給他呢。倘或當了去。他不來贖。或者箱子裏的東西。不值這箇數目。將來這箇錢。東家要着落在小的們身上。賠的小的一箇當夥計的人。如何賠得起呢。不當給他。就拿拳頭打人。現在頭上的。胳膊都打出來了。大人請驗。知府聽了。這話也似有理。心上盤算了一回。想道。這事情的的確確是真的。鬧出來不體面。總得想箇法。顧全制臺的面子。方好。眉頭一縷。計上心來。欲知這武昌府知府想的是甚麼兩全之法。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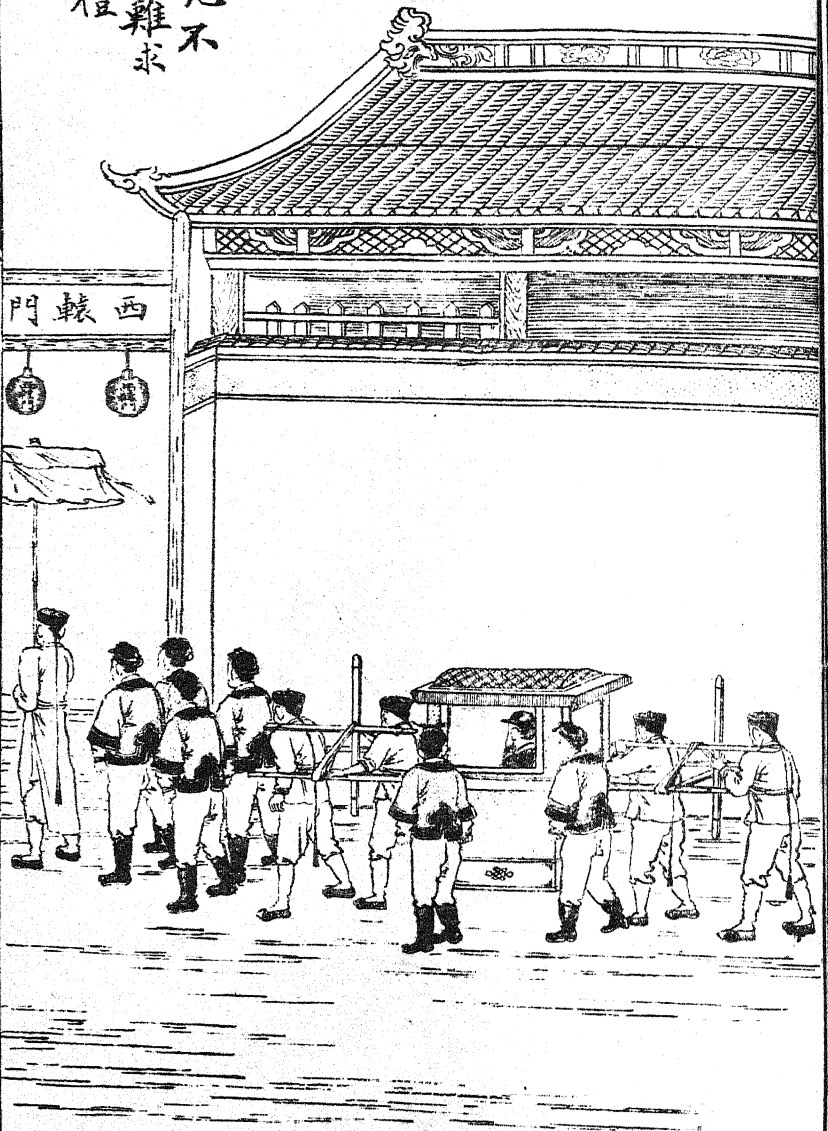
離開洋人。便要禍生不測。爲淵毆魚。爲叢毆爵。可勝浩歎。

武昌總督替國家辦了許多大事業。而能兩袖清風。一塵不染。不得不謂之好官。差官曉得武昌府知府是制臺大人的門生。因此膽子愈壯。此等人見解。却是如此。

不亢不卑
難求中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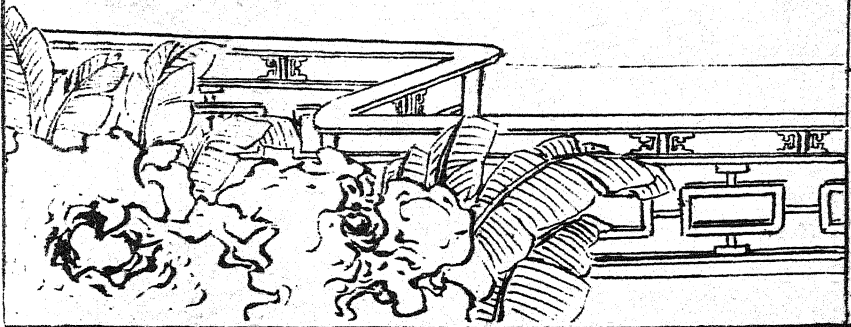
文明小史

第十三回 繡像



商務印書館印行

近朱近墨先識幾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第十三回

南亭亭長新著

自在山民加評

不亢不卑難求中禮

近朱近墨洞識先幾

却說武昌府知府。當時聽了兩造的話。心下思量。萬想不到果真總督大人還要當當。真算得潔己奉公第一等好官了。現在想要仰承總督的意旨。却苦了百姓想幫着百姓。上司面前。又難交代。事處兩難。如何是好。想了一回。說道。也罷。你們幾箇暫且在我衙門裏。等一會兒。我此刻去見兩司。大家商議一箇妙法。制臺大人跟前。一定有箇交代。就是你們做生意的人。也不好叫你們喫苦。差官及當典裏人聽了這話。一齊謝過。武昌府便去先見藩臺。稟明情形。他雖是箇首府。乃是制臺第一紅人。藩臺亦很佩服他。所以拿他另眼看待。而且爲的又是制臺之事。更沒有不盡心的。便道。這位制軍。實在清廉得很。有的是公款。無論那裏。撥萬把銀子送進去。不就結了嗎。何必一定要當當呢。武昌府道。制軍爲的不肯挪用公款。所以纔去當當。如今再拿公款給他用。恐怕未必肯收。而且還要找沒味兒。藩臺一聽他話不錯。便道。現在沒有別法。只好由我們

公攤八千銀子。送給他老人家去用。要他老人家富富。總難以爲情的。武昌府道大人說。送他。他一定還不要。不得已。只好說是大家借給他的。卑府曉得他老人家的脾氣。一定還要寫張借票。這借票一定要收他的。如此他纔高興。藩臺道。銀子先在我這裏墊出來。你拿了去。你就去通知臬臺一聲。等明天院上會着。由我領箇頭。約齊了大眾。然後湊了歸還。武昌府答應稱是。藩臺立刻叫人劃了一張八千銀子的銀票。交給了武昌府。然後武昌府又去見臬臺。見過臬臺然後回衙。傳諭一千人。叫當舖裏的朝奉。自己回去養傷。各安生理。再吩咐打轎。帶領着差官親兵。抬着衣箱。上院交代。武昌府到得院上。先落官廳。差官督率親兵。抬着箱子交還上房。這時候制臺大人正在廳上等信。等了半天不見回來。以爲當不成功。今年這箇年。如何過得過去。不時搓手的盤算。猛一抬頭。忽見差官親兵抬了箱子回來。不覺氣的眼睛裏出火。連罵沒中用的東西。我叫你辦的甚麼事。怎麼不替我辦。就回來了。差官道。回大人的話。通城的當舖。標下都走遍了。人家都不肯當。後來首府。叫標下不要當了。首府現從藩臺那裏。借了八千銀子。送來孝敬大人用。所以標下纔敢把箱子抬回來的。制臺道。胡說。豈有此理。我要他們的孝敬。我那一注錢不好挪用。我爲着不用這些錢。所以纔去當當。總怪你不

會辦事。怎麼又弄得首府知道。差官聽了。不敢說出毆打朝奉的事。只得一聲不響。制臺又道。吩咐外頭。今兒如果首府來稟見。告訴他說我不見。如果是送銀子來的。叫他帶回去。說我不等着他。這錢買米下鍋。正說着。巡捕拿了首府手本。上來回話。制臺一見手本。也不問青紅皂白。連連揮手說不見不見。巡捕一見如此。只得退了下來。一一告訴了首府。幸虧首府是制臺的門生。平時內簽押房是闖慣的。見是如此。只得自己走了進來。從下午等到半夜。制臺到簽押房裏看公事。碰見了他。他們是見慣了的。也用不着客氣。制臺問他來做甚麼。武昌府把來意婉婉轉轉說了一遍。制臺道。要你們貼錢。是斷斷乎使不得的。武昌府道。老師不要屬員貼錢。等老師有錢的時候。再還給屬員們就是了。這也不過是救一時之急罷了。制臺想了一會。說道。既然如此。我得寫張憑據給你。將來你們也好擎着向我討。武昌府是曉得老師脾氣的。他既如此說。只得依着他做。一時交割清楚。武昌府自行退去。不在話下。且說那湖南安順府的教士。同了孔君明等十幾箇人。到了武昌。打聽得這位制軍禮賢好士。且能優待遠人。教士等把一千人安頓妥當。自己便先去拜望洋務局裏幾位老總。托他們先向制臺處代爲先容。說有某國教士某人訂於某日前來拜謁。這洋務局裏的幾位老總。早就受過

制臺的囑咐。原來這位制臺大人。最長的是因時制宜。隨機應變。看了這幾年中國情形。一年一年衰敗下來。漸漸的不及外國強盛。還有些仰仗外國人的地方。因此他就把年輕時的氣燄。全行收起。另外換了一副通融辦理的手段。常常同司道們講。凡百事情。禮讓為主。恭惟人家。斷乎不會恭惟出亂子來的。我們今日的時勢。既然打不過人家。折回來同人。家講和。也是勉強的。到了這箇地位。還可以自己拿大嗎。你要拿大。請問誰還肯來理你呢。我如今要定一箇章程。只要是外國人來求見。無論他是那國人。亦不要問他是做什麼事情的。他要見就請他來見。統同由洋務局先行接待。只要問明白是官是商。倘若是官。統通預備綠呢大轎。一把紅傘。四箇親兵。倘若是商人呢。只要藍呢四人轎。再有四箇親兵。把扶轎槓。也就夠了。如果是箇大官。或者親王總督之類。應該如何接待。如何應酬。到那時候再行斟酌。孔聖人說的能以禮讓爲國。便是指明我們現在時勢。對証發藥。諸公以後須得照此行事。洋務局裏的幾箇道臺。一見總督。尙且如此。誰亦犯不着來做難人。便把外國人一箇箇都抬上天。亦與他們無涉。單說這番來的是教士。既不是官。又不是商。洋務局裏幾位大人。一概會齊了商量。應該拿甚麼轎子給他坐。一位道。孟子上士一位士。卽是官。既是官。就應得用綠呢大轎。

一箇道。教士。不過同我們中國教書先生一樣。那裏教書先生。統是官的。況且教士在我們中國。也有開醫院的。也有編了書。刻了買的。只好拿他當作生意人看待。還是給他藍呢轎子坐的。爲是。又有箇說道。我們也不管他是官是商。如果是官。我們既不。可簡慢他。倘若是商人。亦不必過於遷就他。不如寫封信給領事。請請領事的示。到底應該拿甚麼轎子給他坐。衆人齊說有理。洋務局裏的翻譯是現成的。立刻拿鉛筆畫了一封外國字的信。差人送去。并說立候回信。齊巧領事出門赴醮去了。須得晚上方回。這邊教士。明天一早就要上院。若等第二天回信。萬來不及。幾位總辦會辦急得無法。一齊說道。領事信候不到。不如連夜先上院請簡示。最爲妥當。就是接待錯了。是制臺自己吩咐過的話。也埋怨不到別人。幾箇人商議已定。便留一位在局守候領事回信。一位上院請示。手本上去。說有要事面稟。齊巧制臺晚飯過後。丟掉飯碗。正在那裏打磕鉢。巡捕官拿了手本。站立一旁。既不敢回。亦不敢退。原來這位制臺。是天生一種異相。精神好的時候。竟其可以十天十夜不合眼。等到沒事的時候。要是一睡。亦可以三日三夜不醒。一頭看着公事。或者一面喫着飯。以及會着客。他都會睡着了的。只要有事一驚就醒。倘若沒有事。把他驚醒。一定要大動氣的。此刻巡捕拿了手本進來。論

不定他老人家幾時纔醒。喊又不敢喊。只得站立門內。等他睡醒再回。誰知他老人家這一睡。雖沒有三天三夜。然而已足足有八箇鐘頭。他老睡了八點鐘的時候。巡捕就站了八點鐘的時候。外面那箇洋務局的總辦。也就坐了八點鐘的時候。晚飯沒有喫。就上院。一直等到夜半一點鐘。肚子餓了。只得叫當差的買了兩箇饅頭來充飢。至於那箇站睡班的巡捕。喫又沒得喫。坐又沒得坐。實在可憐。好容易熬到制臺睡醒。又不敢公然上去。就回。又等制臺喫了一袋烟。呷了一口茶。等到回過臉的時候。他把手本捏在手中。不用說話。制臺早已瞧見了。便問是誰來見爲的。甚麼事情。巡捕忙回。是洋務局總辦某道來請示的。制臺到此。方命傳見。及至坐下。照例敘了幾句話。洋務局老總簽着身子。把日間的事情。面陳了一遍。制臺一面聽他講話。一面搖頭。等他說完。制臺道。老兄們也過於小心了。爲着這一點點事情。都要來問我。我這箇兩湖總督。就是生了三頭六臂。也忙不來。教士並無官職。怎麼算得是官。又不集股仿開公司。也算不得箇商人。既然介乎不官不商之間。你們就酌量一箇適中的體制。接待他。只要比官差點。比商又貴重點。不就給了嗎。洋務局老總聽了這話。賽如翠屏山裏的潘老丈。你不說我。還有點明白你說了。我更糊塗。他此時却有此等光景。但是怕制臺生氣。又不

敢再。問只得辭了出來。回到局中。拿這話告訴了幾箇同事。大家也沒了主意。後來還虧了一位文案老爺。廣有才學。通達時宜。居然能領略制臺的意思。分開衆人挺身而出道。制軍這句話。卑職倒猜着了八九分。衆人忙問是何意思。文案老爺道。我們現在只要替他預備藍呢四轎就是了。衆人道。藍呢四轎不是拿他當了商人看待嗎。文案老爺道。你別性急。我的話還沒有說完。等我說完了。再批駁。衆人於是只得瞪着眼睛。聽他往下講。文案老爺道。轎是藍呢。轎轎子跟前。加上一把傘。可是商人沒有的。衆人一齊拍手稱妙。老總更拿他着實誇獎。一時議定。總辦會辦方各自回私宅而去。話分兩頭。再說要見制臺的教士。曉得制臺優待遠人。一切俱飭洋務局預備。較之在湖南時。官民隔閡。華洋齟齬。竟另是一番景象。心中甚是高興。到了次日。尙未起身。辦差的大轎人馬俱已到齊。教士雖穿的中國衣裝。然而只穿便衣。不着靴帽。坐在四人大轎中。甚不壯觀。洋務局的轎夫。親兵。是伺候洋人慣了的。倒也并不在意。就是湖北的百姓也看熟了。路上碰着亦不以爲奇。一霎到了制臺衙門。大吹大擂。開了中門相接。教士進去。同制臺拉了拉手。又探了探帽子。分賓敘坐。彼此寒暄了一回。又彼此稱頌了一回。教士便將來意向制臺一一陳明。又道目下在此盤桓數日。就要起身。等把同來

的幾箇人。一齊送到上海。等他們有了生路。我還要回到湖南。將來路過武昌的時候。一定還要來拜見貴總督大人的。制臺聽了教士的話。想起上月接到湖南巡撫的信。早已曉得永順有此一宗案件。當下心上着實盤算。想這幾箇生員。明明不是安分之徒。倘是安分之徒。一定不會信從洋教。現在把這幾箇人送往上海。上海洋人更多。倘若被他們再沾染些習氣。將來愈加爲害。我外面雖然優禮洋人。乃爲時事所迫。不得不。然并非有意敬重他們。這班小子。後生正是血氣未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們此時受了地方官的苦。早將中國官恨如切骨。心中那裏還有中國與其將來走入邪路。一發而不可收。何如我此時順水推船。借了洋人勢力。籠絡他們。預弭將來之患。豈不是好主意。打定便裝做不知。定要教士把永順鬧事情形。詳說一遍。教士自然把衆秀才的話。一半有一半無的。和盤托出。統通告訴了制臺。制臺登時蹀脚搥胸。大罵傅知府不置。又說他如此可惡。我此刻就做摺子參他。教士聽了制臺的話。看他甚爲高興。制臺故意又連連跌足道。國家平時患無人才。等到了人才。又被這些不肖官吏任意凌虐。以致爲淵驅魚。爲叢驅爵。想起來真正可恨。我這裏用人的地方。却很多不少。我想把這幾箇人。留在湖北。量材器使。每一箇人替他們安置一席。倒也不難。然而我不

敢。怕。的。是。謠。言。太。多。內。而。政。府。外。而。同。寅。不。曉。得。要。排。擅。我。到。那。步。田。地。知。道。的。說。我。是。棄。瑕。錄。川。鼓。舞。人。材。不。知。道。的。還。說。我。是。逋。逃。竅。呢。貴。教。士。請。想。你。說。我。敢。不。敢。教。士。起。先。聽。了。制。臺。的。話。說。要。把。這。幾。箇。人。留。在。湖。北。予。以。執。事。還。疑。心。制。臺。是。騙。人。的。從。來。他。們。做。官。的。人。一。直。是。官。官。相。護。難。保。不。是。借。此。爲。一。網。打。盡。之。計。後。來。見。他。又。有。畏。讓。避。讓。的。意。思。不。免。信。以。爲。真。便。道。我。要。送。他。們。到。上。海。也。并。非。得。已。實。在。可。憐。他。們。受。了。地。方。官。的。壓。力。不。但。不。能。自。由。而。且。性。命。難。保。上。帝。以。好。生。爲。心。我。受。了。上。帝。的。囑。咐。怎。麼。可。以。見。死。不。救。呢。既。然。貴。總。督。大。人。能。覈。免。去。他。們。的。罪。不。來。壓。制。他。們。他。們。都。是。很。有。學。問。的。人。很。可。以。立。得。事。業。等。他。們。出。來。幫。着。貴。總。督。辦。事。那。是。再。好。沒。有。的。了。而。且。貴。總。督。的。名。聲。格。外。好。將。來。傳。到。我。們。敵。國。也。都。是。欽。敬。的。制。臺。道。貴。教。士。的。中。國。話。說。得。很。好。到。我。們。中。國。有。多。少。年。了。教。士。道。來。是。來。的。年。數。不。少。了。我。初。到。你。們。湖。南。的。時。候。一。句。中。國。話。不。會。講。那。時。候。通。湖。南。敵。國。人。只。有。我。夫。妻。兩。箇。還。有。一。箇。小。孩。子。我。不。會。說。中。國。話。我。偏。要。學。我。就。離。開。我。的。家。小。另。外。住。到。一。箇。中。國。人。家。天。天。跟。着。他。說。不。到。半。年。就。會。了。一。半。了。制。臺。道。通。湖。南。止。有。你。一。箇。外。國。人。倒。不。怕。中。國。人。打。你。誰。肯。還。來。教。你。說。中。國。話。呢。教。士。道。那。時。候。我。身。上。的。銀。子。帶。

的。很多。貴國的人。只要銀子。有了銀子。他不但肯教我。說話。各式事情。都肯告訴我。曉得。只要有銀子。連他祖傳的墳地。都肯賣給我。蓋房子。了。到如今。我樣樣明白。我的銀子。也就化的少了。制臺聽了他的話。半天沒有做聲。又歇了一會。說道。你且在我武昌盤桓幾天。等我斟酌一箇安置他們之法。再來關照。教士聽說。又稱謝了幾句。方始告辭而去。但不知制軍如何安置這一幫人。且聽下回分解。

仰承總督意旨。却苦了百姓。想幫着百姓。上司面前又難交代。武昌府能顧到兩面。總要算是好官。若今之爲官者。只知有總督。不復知有百姓矣。

孔聖人說的。能以禮讓爲國。便是指明我們現在時勢對證發樂。禮讓二字。用在此時。可謂調侃入妙。

教士介乎不官不商之間。接待他的體制。只要比官差點。比商又貴重點。除却坐藍呢轎。撐紅傘之外。更無他法。

小子後生。血氣未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賢制軍因勢利導。外示籠絡。以弭將來之患。老成人遠慮。不可多得。

貴國人只要有銀子。連祖墳都肯出賣。中國人之性質。如是如是。

解牙牌詩難祛迷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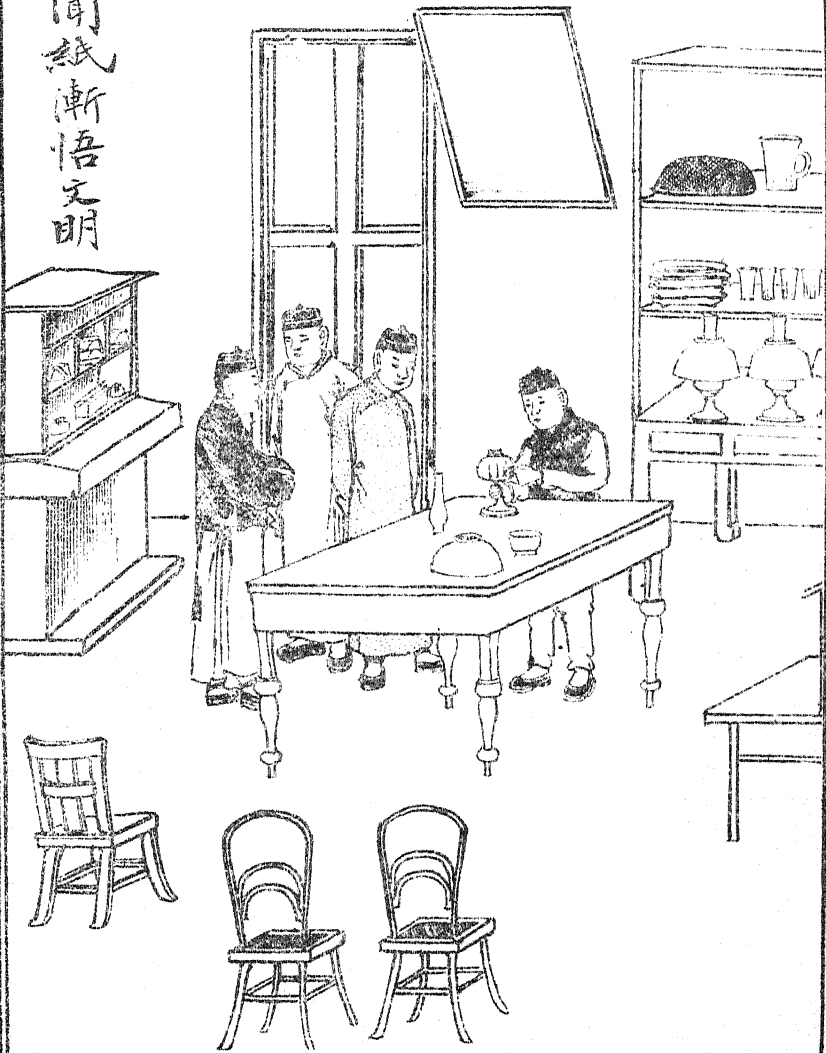
文明小史

第十四回 繡像



商務印書館印行

讀
新
聞
紙
漸
悟
文
明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第十四回

南亭亭長新著

自在山民加評

解牙牌數難祛迷信

讀新聞紙漸悟文明

却說湖廣總督送出教士之後。回轉內衙。獨自思量。這些人倘若叫他們到了上海。將來認得的鬼子多了。無論甚麼無法無天的事。都做得出。那時貽患正復無窮。如何是好。不如趁早想箇法子。預把他們收伏。一來可以弭患無形。二來也可以量才器使。主意打定。次日傳見譯書局、官報局、兩處總辦。交下名條若干張。吩咐暫將這些人權爲安插。薪水從豐。隨後另有調動。兩局總辦遵辦去後。制臺又傳諭洋務局。立刻寫信通知教士。到了第二天。教士率領了衆人前來叩見。制臺異常優待。卽命分赴兩局當差。教士又在武昌住了些時。辭別回湘。不在話下。從此這班人有了安身之所。做書的人不能不把別處事情畧爲敘述一番。以醒閱者之目。却說江南吳江縣地方。離城二十里。有箇人家。這家人家姓賈。雖是世居鄉下。却是累代書香。祖上也有幾箇發達過的。到如今老一輩子的人。都漸漸凋零。只賸得小兄弟三箇。長名賈子猷。次名賈平。泉幼

名賈。葛民年紀都在二十上下。只因父親早故。堂上尚有老母。而且家計狠可過得。一應瑣屑事務。自有人爲之掌管。所以兄弟三人。得以專心攻書。爲博取功名之計。這時候兄弟三箇。都還是童生。沒有進學。特地訪請了本城廩生著名小題聖手孟傳義。孟老夫子設帳家中。跟他學習些弔。渡。鈎。挽。之法。以爲小試張本。一日孟傳義教讀之暇。在茶館裏消遣。碰着一位同學朋友談起。說現在朝廷銳意維新。破除陳套。以後生童考試。均須改變章程。今日本學老師。接到學院行文。道是朝中有人奏了一本。是叫各省學臣。曉諭士子。以後歲科兩試。兼考時務策論。以及掌故天算輿地之類。不許專重時文。孟傳義是箇入股名家。除却時文之外。其他各項學問。不特從未學過。且有些名字。亦不曉得。一聽這話。呆了半天。方說道。這不是要絕我的飯碗嗎。那箇朋友聽見這話。趕緊寬他的心。說道。現在又不是拿入股全然廢去。不過經古一場。詩賦之外。准人家帶着報考時務掌故之類。你不去投卷。他並不來勉強你。孟傳義道。那還好。那還好。然而朝廷既然看重這箇。自然懂得雜學的人沾光些。我們究竟要退後一步。那箇朋友道。這也未見得。卽以宗師大人而論。他亦未必全能懂得。孟傳義道。他懂也罷。不懂也罷。不過你這話千萬不可傳到我那幾箇小徒弟耳朵裏去。怕的是他們小孩子們見。

異思遷我這箇館地就坐不成了那箇朋友只得唯唯答應。孟傳義辭別回館好在三箇徒弟年紀尙輕。老太太教極嚴。平時從小許出大門一步。這箇消息先生不說。他們決不會曉得的。好容易又敷衍了幾箇月。學院行文下來。按臨蘇州。兄弟三箇跟着先生上省赴考。搬奸下處。這日上街玩耍。在考棚外頭。看見學臺告示。心中詫異。回家後請教先生。什麼叫做時務掌故。天算與地。孟傳義至此只得支吾其詞說道。這些都是雜學不去學。他亦好正經修身立命求取功名。還在這八股上頭。徒弟聽了信以爲眞。不去理會。過了一日。學院又掛出牌來。上面寫明某日考試。吳江縣文童。孟傳義一身充兩役。又是業師。又是廩保。頭一天忙和着替三箇徒弟裝考藍。藏夾帶。又教導徒弟進場。點名接卷。歸號。一應規矩。不到天黑。先打發徒弟睡覺。自己却在外頭聽礮。好容易熬到半夜。放過頭礮。忙催徒弟起身。喫飯換衣裳。趕到考棚。學院大人已要升堂。開點了他忙着上去打躬唱保。眼巴巴瞧着三箇徒弟一齊進去。方纔放心。等到回廊。天已大亮。他也不想打盹。趁着衣帽未脫。先取過一本牙牌神數。點了一炷香。恭恭敬敬。作了一箇揖。口中喃喃禱祝了半天。拿桌上的骨牌洗了又洗。然後擺成一長條。又一張張的翻出。看有幾多開。如此者三次。原來是中下中平上上。趕忙翻出書來一看。

只見上頭句子寫的是。

行遠必自邇 登高必自卑 盈科無不進 累卵復何危

孟傳義當下看了這首詩。心上甚是歡喜。以爲這遭三箇徒弟一定要恭喜的了。倘若一齊進了學。將來回鄉之後。廩保贊敬。先生訓儀。至少也要得幾百塊錢。坐在那裏。怡然自得。倒也不覺疲倦。這位學院放牌最早。剛交午刻。已聽得轅門前拍通通三聲大礮。曉得是放頭牌了。忙叫小廝去接考。乃是老大老二兄弟兩箇一同先出來。孟傳義趕着問是甚麼題目。只見賈子猷氣吁吁的說道。題目是滕文公爲卅子四章。我自有的。生以來。從沒有做過這樣長的題目。恍惚記得有一篇夾帶。被我帶着。不料又被搜檢的搜了去了。因此我氣不過。胡亂寫了一篇。就出來了。又問老二賈平泉。賈平泉道。出題之後。學院有扇牌出來。是叫人從時務上立論。不必拘定制藝成格。甚麼叫做時務。我不懂得。碰着這種倒海學臺。有意難人。我料想也不會進學的。因此也隨便寫完的卷。孟傳義聽了無話。一等等到天黑。已經上燈。纔見老三賈葛民垂頭喪氣。而回。孟傳義問他做的可得意。賈葛民道。今天筆性非凡之好。可惜沒有工夫去寫卷子。搶了孟傳義一聽。大驚失色。忙問是怎麼做的。賈葛民道。我想長題目總得有篇長議論。我

一句句做去。剛纔做到弔者大悅。一句數了數。已經有了二千多字。正要再往下寫。倒說天已黑了。我只得把蠟燭點好。倒說卷子被人搶了去。不許我做。趕我出來了。孟傳義聽罷說道。制藝以七千字爲限。原不許過長的。你今雖然違例。然而我今天占了一課。或者尙有幾希之望。三箇徒弟忙問甚麼課。孟傳義便把籤詩句子念了一遍。又解說道。這第三句盈科無不進。明明指的你們三箇沒有一箇不進學的。老三的文章雖然做的太長了些。好在學臺先有牌示。叫人不拘成格。或者見你才氣狼旺。因此進你也未可知。三兄弟將信將疑。各自歇息。靜候出案。且說這位宗師閱卷最速。到了次日。已經發出案來。兄弟三箇統通沒有名字。一齊跑回廂中。大罵瞎眼學臺。不置。孟傳義道。別的不管他。但是我這本牙牌神數一向是靈驗無比。何以此番大相反背。真正不解。賈子猷道。怎麼不解。這課上原說明是不進。你自己瞧不出罷了。孟傳義道。課上說的明明是無不進。無不進。要當沒一箇不進學的解。你何以定要認做不進。賈子猷道。盈科是說這科的額子已滿。無者沒有餘額也。沒有餘額。怎麼會得進學呢。孟傳義道。我過矣。我過矣。是我誤解。今年又不是科考。等到明年科考。一定無不進的了。兄弟三箇因爲不進學。正在沒精打彩的時候。也不同他計較。消停一日。仍舊坐着原船回

去。孟傳義等到送過宗師。依然回到賈家上館。無奈兄弟三箇。因爲所用非所學。就有點瞧先生不起。後來人家進學的一齊回來了。會着談起。纔曉得時文一門。已非朝廷所重。以後須得於時務掌故天算輿地上用些工夫。他兄弟三人。到此方想起學臺所出的告示。所勉勵人的話。都是不錯的。今爲姓孟的所誤。今年不進學。尙不打緊。倘或照此下去。姓孟的依舊執而不化。豈不大受厥害。兄弟三箇。商議一番。頗有鄙薄這孟傳義的意思。乘空稟告老太太。想要另換一箇先生。老太太畢竟是箇女流。不知就裏。只說好。端端一箇先生。我看他坐功尙好。并沒有甚麼錯處。爲甚麼要換。就是要換。亦得等到年底再換。三人無奈。只得私自托人介紹。慕名從了一位拔貢老夫子問業。這位拔貢老夫子。姓姚名文通。乃是長洲縣人氏。長洲乃是省會首縣。較之吳江。已占風氣之先。而且賈家住的乃是鄉間。更覺望塵不及。這姚文通未曾考取拔貢的前頭。已經很有文名。後來瞧見上海出的報紙。曉得上海有箇求志書院。甯波有箇辨志文會。膏火獎賞。着實豐富。倘能一年考上了幾箇超等。拿來津貼津貼。倒也不無小補。因此托人一處替他買了一本卷子。頂名應課。這兩處考的。全是雜學。甚麼時務掌故天算輿地之類。無所不有。他的記性又高。眼光又快。看過的書。無論多少時候。再亦不會忘。

記他既有此才情。所以每逢一箇題目到手。東邊抄襲些。西邊剽竊些。往往長篇大論。一本卷子不夠謄清。總得寫上幾頁。雙行看卷子的人。拜佩他的才情。都不敢把他放在後頭。每逢出案十回之中。定有九回考列。諸等如此者。一二年下來。他的文名愈傳愈遠。跟他受業的人。也就愈聚愈多了。事有湊巧。凡從他門下批的文章。或改過策論的人。每逢科歲兩考。總得有幾位進學。上科鄉試。還中得兩名舉人。所以那些大戶人家。互相推薦。都要叫子弟拜在他的門下。這買家兄弟三箇。也是因此慕名來的。但是這位姚拔貢。一向只在省城。自己家裏開門受徒。不肯到人家設帳。所以這買家三兄弟。同他只有書札往來。比起當面親炙的。畢竟要隔得一層。買家三兄弟。自從拜在姚拔貢名下。便把這孟老夫子置之腦後。出了題目。從不交卷。有了疑義。亦不請教於他。這位孟老夫子。自覺赧顏。不到年底。先自辭館。對三箇徒弟說道。三位老弟。才氣很大。我。有。點。羈。束。不。下。不。如。府。上。另。請。高。明。罷。又。說。三。位。老。弟。才。情。雖。大。但。是。還。要。歛。才。就。範。些。纔。好。將。來。不。要。弄。得。一。發。難。收。到。那。時。候。再。想。到。我。的。話。就。嫌。晚。了。兄。弟。三。箇。聽。了。并。不。在。意。照。例。把。他。送。過。不。在。話。下。單。說。這。年。冬。天。兄。弟。三。箇。時。常。有。信。給。這。姚。拔。貢。問。他。幾。時。得。暇。意。思。想。要。請。他。到。鄉。下。畧。住。幾。時。以。便。面。聆。教。誨。姚。拔。貢。回。信。說。是。

年裏無暇。來年正月。擬送大小兒到上海學堂裏攻習西文。彼時三位賢弟。倘或有興。不妨買舟來省。同作春申之游。何如。買家三兄弟。接到回信。披閱之後。不免怦怦心動。姚拔貢從前來信常說。開發民智。全在看報。又把上海出的甚麼日報。旬報。月報。附了幾種下來。兄弟三箇。見所未見。既可曉得外面的事故。又可藉此消遣。一天到夜。足足有兩三箇時辰。用在報上。真比閒書看得還有滋味。至於正經書史。更不消說了。這買家世代。一直是關着大門過日子的。自從他三人父親去世。老太太管教尤嚴。除却親友慶弔往來。甚麼街上鎮上。從未到過。他家雖有銀錢。無奈一直住在鄉間。穿的喫的。再要比他樸素沒有。兄弟三箇。平時都是藍布袍。黑呢馬褂。有了事情。逢年遇節。穿件把羽毛的。就算得出客衣服了。綾羅緞匹。從未上身。大廳上點的。還是油燈。却不料自從看報之後。曉得了外面事故。又瀏覽些上海新出的些書籍。見識從此開通。思想格外發達。私自拿出錢來。托人上省。在洋貨店裏買回來洋燈一盞。洋燈是點火油的。那光頭比油燈要亮得數倍。兄弟三箇。點了看書。覺得與白晝無異。直把他三箇喜的。不得。買子猷更拍手拍腳的說道。我一向看見書上總說外國人如何文明。總想不出所以然的道理。如今看來。就這洋燈。而論。晶光燦亮。已是外國人文明的證據。然而我

還看見報上說上海地方還有甚麼自來火。電氣燈。他的光頭。要抵得幾十支洋燭。又不知比這洋燈還要如何光亮。可歎我們生在這偏僻地方。好比坐井觀天。百事不曉。幾時纔能到上海去逛一逛。見見什麼。纔不負此一生呢。兄弟三箇自此以後。更比從前留心看報。凡見報上。有外洋新到的器具。無論合用不合用。一概拿出錢來。托人替他買回。堆在屋裏。他兄弟自稱自讚。以爲自己是極開通極文明的了。然而有些東西。不知用處。亦是枉然。一天接到姚老夫子回信。約他們去逛上海。這一喜更非同小可。連忙奔入上房。稟知老太太。說是姚先生有信前來。特地邀他兄弟三人。明年正月去逛上海。無非爲增長學問起見。因此來請老太太的示。求老太太答應下來。一面寫信回復先生。約定先生明年正月。務必在省相候同行。一面料理行裝。一過新年。便當就道。老太太聽了。半天無話。禁不住兄弟三箇。你一句。我一句。要逛上海的心。甚是牢固。老太太嘆了一口氣。說道。上海不是甚麼好地方。我雖沒有到過。老一輩子的人。常常題起。少年子弟一到上海。沒有不學壞的。而且那裏的渾賬女人。極多化了。錢不算還要上當。你們要用功。在家裏一樣可以讀書。爲甚麼一定要到上海呢。賈子猷道。有姚先生同去。是不妨的。老太太道。姚先生一箇人。那裏能夠管得許多。而且他自己還

有兒子。你們畢竟同他客氣。他也不便怎麼來管你們。由着你們的性子去。點亂子出來。那可不是玩的。我勸你們收了這條心罷。如果一定要到上海好歹等。我閉了眼斷了氣。你們再去不遲。有我一日斷乎不能由着你們去胡鬧的。兄弟三箇見老太太說的斬釘截鐵。不准去逛上海。一時還拗不過。無可如何。只得悶悶走回書房。彼此再作計較。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湖廣總督安置學生。一則爲弭患無形。一則爲儲才待用。大臣見解。畢竟不同。

賈子猷。假自由也。賈平泉。假平權也。賈葛民。假革命也。命名皆有深意。正爲將來生出無數妙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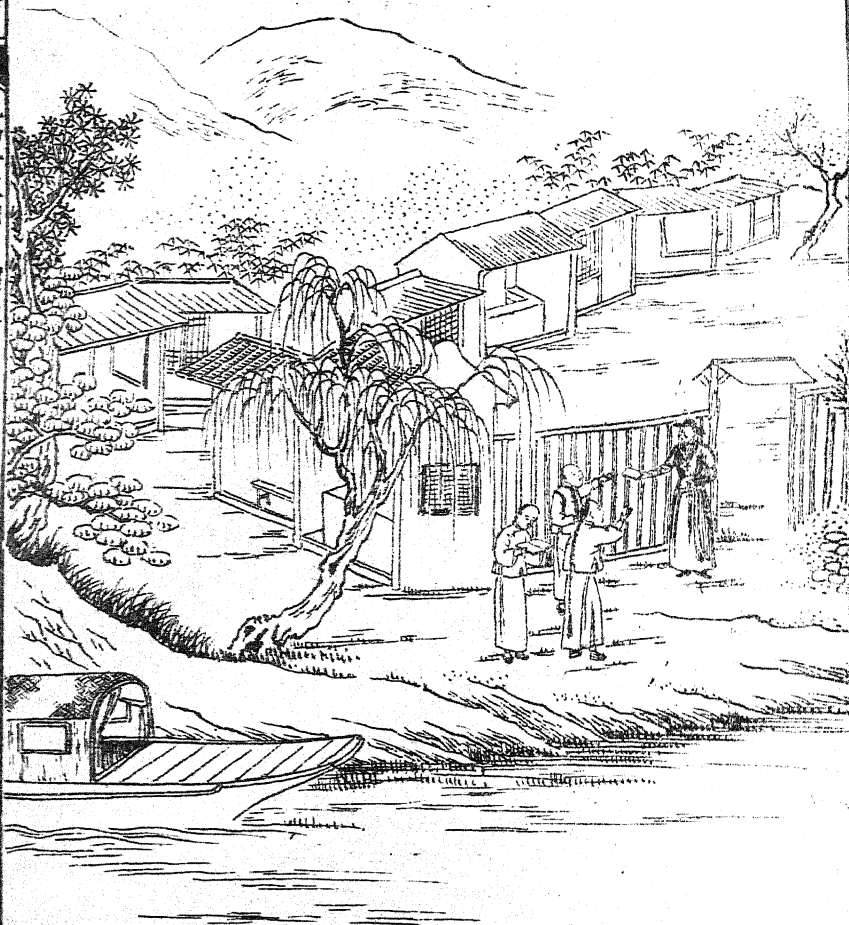
尊孟老夫子曰小題聖手。曰八股名家。學生所習者。不外弔渡鈎挽之法。老學究之本領。如是如是。

孟傳義解館時。一番說話。看似迂腐。實有至理存乎其內。不可以人廢言也。

賈老太太不准兒子到上海玩耍。恐爲渾賬女人引壞也。婦人見識。不過如是。抑知上海所以引壞人者。乃在彼而不在此。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卷之十四回終

遠
慈
訓
背
井
離
鄉



誇壯游乘風破浪



新編小說文明小史第十五回

南亭亭長新著

自在山民加評

遣慈訓背井離鄉

誇壯游乘風破浪

却說賈子猷兄弟三人，因為接到姚老夫子的信，約他三人新年正月同遊上海，直把他三箇人喜的了不得。誰知等到向老太太跟前請示，老太太執定不許。當時兄弟三箇也就無可如何，只得悶悶走回書房，靜候過了年，再作計較。正是光陰似水，日月如梭，轉眼間早過了新年初五。兄弟三人又接到姚老夫子的信，問他們幾時動身。兄弟三人遂在書房中私相計議。當下賈子猷先開言道：「我們天天住在鄉間，猶如坐井觀天，一樣外邊的事情，一些兒不能知道。幸虧從了這位姚老夫子，教導我們看看新書，看看新聞紙，已經增長不少的見識。但是一件耳聞不如目見，耳聞是假，目見始真。如今好容易有了這箇機會，有姚老夫子帶着同到上海，可以大大的見箇什面。偏偏又碰着這位老太太，不准我們前去。真正要悶死我了。賈平泉道：老太太不准我們去，我們偷着去，造封假信，說是明年正月學臺按臨蘇州，我們借考為名，瞞了他老人家到

上海去玩上一二十天。而且考有考費。可以開支公中的錢。如此辦法。連著盤川都有了。豈不一舉兩得。買葛民道。法子好雖好。去年院考。有姓孟的一塊兒同去。所以老太太放心。如今姓孟的辭了館了。只有我們三箇人。老太太一定不放心。一定還要派別人押送我們到蘇州。同去同來。一天到晚。有人監守。仍舊不能隨我的便。而且學院按臨。別人家也要動身去趕考。如今只有我們三箇動身。別的親戚裏頭。并沒有一箇去的。這箇謊終究要穿的。我看此計萬萬不妥。賈子猷想來想去。一無他法。忽然發狠道。兩隻腳生在我的腿上。我要走就走。我要住就住。我又不是三歲的小孩子。誰能來管我。老太太既然不准。我想再去請示。也屬無益。我們偷偷的明天叫了船。就此起身。橫豎我們這邊出門。乃是爲著增長見識。於學問有益的事。又不是荒唐。等到回來。見了老太太。拚著被他老人家罵一場。還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不過出這一湯門。三箇人買買東西。連著盤川。至少也得幾百塊錢。少了不彀使的。這筆錢倒要籌算籌算。我們自己那裏來的這注錢呢。賈平泉道。這箇銀錢之事。依我之見。倒可不必愁他。我想老人家死了下來。留下這許多家私。原是培植我們兄弟三箇的。到如今。我們有這樣的正用。料想管賬的也不好意思將錢扣住。不給我們使用。只要權時把老太太瞞住。省

得說話。等到我們動身之後。再給他老人家曉得。將來回來。報得出賬。不是賭掉嫖掉的。儘可以攤出來給大家看的。賈葛民道。你們的話。說來說去。據我看來。直截沒有一句話中肯的。現在的時勢。非大大的改變。改變不可。就以考試而論。譬如朝廷本來是考詩賦的。何以如今忽然改了時務策論。可見現在的事。大而一國。小而一家。只要有好法子。都可以改的。不是我說句不中聽的話。倘若我做了大哥。立刻就領箇頭。同着兩箇兄弟。也不必再請老太太的示。自己硬行作主。跳上船。且到上海走一湯。誰能來管得我們。一句話說完。賈子猷跳起來道。我何嘗不是如此想。只要我們三箇人一齊打定了主意。還有什麼事做不到。現在只要湊好了盤川。罵那箇不起身的賈平泉道。錢財原是供我用的。我用我們姓賈的錢。只要不是搶人家的。我都好用。誰能來禁住我用。賈葛民道。二哥的話。雖然不錯。但是據我之見。譬如要做一事。自己的錢不夠使。用人家有錢。亦不妨借來用。用。只要於我們的事有濟。將來有得還人家。還是了。賈大賈二齊說有理。當下一鼓作氣。立時就叫伺候書房的一箇小廝。前去替他們喚船。又去同管賬的商量。要在公賬裏挪幾百塊錢使用。管賬的。不敢擅作主張。又不敢得罪小東家。忙問是何正用。鄉下用度小。就是有錢。也沒有家裏橫着幾百塊。可以拿着

就走的。意思要去替他們稟告老太太。兄弟三箇。又一定不准。管賬的格外疑心。兄弟三人。見沒有錢。也無法想。只得另作計較。那箇叫船的小廝。畢竟年輕。聽說小主人要逛上海。并且帶着他去。便把他興頭的了不得。鄉下財主。船隻是家家有的。只要把撐船的招呼齊了。立時立刻。就好動身。後來兄弟三人。見賬房裏沒錢。終究有點怕老太太。不敢聲張。於是私下把各人的積蓄。拿了出來。湊了湊。權且動身。到了蘇州。會見了姚老夫子。再托他想法。霎時間諸事齊備。等到晚上。老太太安寢之後。神不知。鬼不覺。三箇人帶了小廝。輕輕的開了後門。跳上了船。齊巧這夜正是順風。撐船的抽去跳板。撐了幾篙子。便扯起篷來。兄弟三箇在艙裏談了一回。各自安睡。耳旁邊只聽得呼呼的風響。汨汨的水響。不知不覺。盡入黑酣。等到天明。已歸入大河走了好幾十里。聽船上人說。約摸午飯邊。可以到蘇州了。兄弟三人一聽這話。非常之喜。頓時披衣起身。一箇箇趕到船頭上玩耍。帶來的那箇小廝。見主人俱已站在船頭。也只得一豁髻爬起。鋪牀疊被。打洗臉水。然後三人回艙盥洗。等到諸事停當。齊巧到了一箇鎮市。船家攔船上岸買菜。兄弟三人也就跟着上岸玩耍。走到一條街上柵欄門口。只見一箇外國人。頭上戴着外國帽子。身上穿着外國衣服。背後跟着一箇人。手裏拿着一大捆書。

這箇外國人。却一本一本的取了過來。送給走路的看。嘴裏還打着中國話說道。先生。我這箇書。是好的。你們把這書帶了回去。念念大家都要發財的。正說話間。買家兄弟三人走過。那箇外國人。因見他三人文文雅雅。像是讀書一流。便改了話說道。三位先生。把我這書帶回去。念了將來一定中狀元的。三人初出茅廬。於世路上。一切事情。都是見所未見。聽了這箇。甚是希奇。但是聽了他的口彩。心上也就高興。一齊伸手。接了過來。等到街上玩耍回船。取出書來一看。原來是幾本勸人爲善的書。看過之後。也有懂的。也有不懂的。遂亦攔在一旁。一霎船戶買完了菜。依舊拉起布篷。一帆風順。果然甫交午刻。便已到了蘇州。三人匆匆喫完了飯。棄舟登陸。連年小考。蘇州是來過的。於一切路徑。尙不十二分生疏。曉得這位姚老夫子。住在宋仙洲巷。三人貪看街上的景緻。從城外走到城裏。却也不覺其苦。一問問到姚老夫子的門前。便是小廝拿了三副受業帖子。交代看門的老頭兒投了進去。兄弟三箇。也就跟了進來。其時姚老夫子正是新年解館。同了兒子。在那裏喫年下祭祖。先剩下的菜。一見名帖。知是去年新收吳江縣的三箇高徒。連忙三口飯併兩口喫完。尙未放下筷子。三箇人已走進客堂裏。初次見面。照例行禮。姚老夫子一旁還禮不迭。師生見禮之後。姚老夫子又叫兒子過。

來。拜見了三位世兄。當下一見過。姚老夫子便讓三位坐下談天。看門的老頭兒把喫剩的菜飯收了進去。停了一刻。又取出三箇茶鍾。倒了三碗茶。送了上來。姚老夫子一面讓三位喫着茶。一面寒暄了幾句。慢慢的講到學問。三位高徒頗能領悟。姚老夫子非常之喜。當下要留他三箇搬到城裏盤桓幾天。然後一同起身再往上海。三箇人恐怕守着先生。諸多不便。極力相辭。情願在船上守候。他三人到蘇州的這一天。是正月初九。姚老夫子因他們住在船上等候。不便過於耽擱。遂與家裏人商量。初十叫兒子出城。約了三位世兄進城玩耍一天。在元妙觀喫了一碗茶。又在附近小館子裏。要了幾樣菜。喫了一塊三角洋錢。在他三箇已經覺得喫的狠舒服了。是日玩了一天。傍晚出城。姚老夫子是擇定十一日坐小火輪上上海。頭一天便同三位高徒說知。約他們在城外會齊。到了這日飯後。父子兩箇出城。看門老頭子挑着鋪蓋網籃。跟在後面。一走走到大東公司碼頭。在茶館裏會見了買家三箇。喫了一開茶。當由姚老夫子到局裏寫了五張客艙票。一張煙蓬票。又到岸上買了一角錢的醬鴨。一角錢的醬肉。并些茶食洋燭之類。一拿拿到茶館裏。等把行李上了公司船。然後打發看門老頭兒回去。買家三兄弟亦吩咐自己的來船。在蘇州等候。諸事安排停當。計時已有四點多鐘。

了。小火輪上鳴都都放了三回氣。掌船的把公司船撐到輪船邊。把繩索一切繫縛停當。然後又放一聲氣。小火輪鼓動機器。便見一溜煙乘風破浪的去了。兄弟三人身到此時。不禁手舞足蹈。樂得不可收拾。不多時。船到洋關碼頭。便見一箇洋人。一隻手拿着一本外國簿子。一隻手夾著一枝鉛筆。帶領了幾箇扞子手。走上船來。點驗客人的行李。看見有形跡可疑的。以及箱籠斤兩重大的。都要叫本人打開。給他查驗。倘或本人慢了些。洋人就替他動手。有繩子捆好的。都拿刀子替他割斷。看了半天。并無甚麼違禁之物。洋人遂帶了扞子手。爬過船頭。又到後面船上查驗去了。這邊船上的人。齊說洋關上查驗的實在頂真。那箇被洋人拿刀子割斷箱子上繩子的主兒。却不住的在那裏說外國人不好。姚老夫子看了歎道。國家不裁釐捐。這些弊病總不能除的。旁邊一箇人說道。從前說中國釐捐局。留難客商。客商見了。都要頭疼。然而碰着人家家眷船。拿張片子上去討情。亦就立刻放行。沒有什麼囉嘛。如今改用了外國人。不管你官家眷屬。女人孩子。他一定一箇箇要查。一處處要看。真正是鐵面無私。更有一般。跟隨他的。仍舊是中國人。狐假虎威。造言生事。等到把話說明。行李物件已被他翻的不成樣兒了。卽如剛纔那箇朋友。聽說到了上海。要搭大輪船到天津。到了天津。還要起

早坐車到山西去。所以把箇箱子。用繩子結結實實的捆好。豈知纔離碼頭。已被洋人打開。你說叫那人恨不恨呢。賈氏三兄弟聽了此言。方曉得出門人之苦。原來如此。賈子猷近來看新聞紙。格外留心。曉得國家因庫款空虛。賠款難以籌付。有人建議。想問外國人再借上幾千萬兩銀子的洋債。卽以中國釐金作抵。倘若因此一齊改歸洋人之手。彼時查驗起中國人來。料想也不會放鬆一步。從此棘地荆天。無路可走。想那古人李太白做的詩。有甚麼行路難。一首現在却適逢其會了。正想着船上已開出飯來。每人跟前只有一碗素菜。姚老夫子便取出在蘇州臨走時買的醬鴨醬肉。請三位高徒喫飯。此時買家帶來的小廝。聽見開飯。也從煙蓬上爬下來。伺候三箇小主人。一霎時開過了飯。衆人打鋪。各自歸寢。客艙之中。黑壓壓雖有上百的人。除却幾箇喫鴉片煙的。尙是對燈呼吸。或與旁鋪的人高談闊論。其餘的却早已一夢蘧蘧。鼾聲雷動。姚氏父子。買家兄弟。到了此時。亦祇有各自安寢。不上一刻。姚家父子二人。都已睡着。買家兄弟三箇。雖然生長鄉間。却一直是嬌生慣養。生平何嘗喫過這種苦。如今的罪孽。乃是自己所找。也怪不得別人。但是睡在架子牀上。翻來覆去。總睡不穩。側耳一聽。但聽風聲水聲。船上客人說話聲。船頭水手吆喝聲。鬧箇不了。過了一會。又遠遠的聽見

嗚嗚、放氣的聲。便有人說。上海的小輪船下來了。賈平泉賈葛民畢竟年輕。都搶著起來。開出門去探望。豈知外面北風甚大。冷不可言。依舊縮了進來。正說話間。那船已擦肩而過。此處河面雖寬。早激得波濤洶湧。幸虧本船走得甚快。尙不覺得顛播。新春夜長。好容易熬到天亮。合船的人已有大半起身。洗臉的洗臉。打鋪蓋的打鋪蓋。賈子猷看了看。只有昨夜幾箇喫鴉片煙的兀自蒙被而臥。此時姚家父子亦都睡醒起來。漱洗。又從網籃裏取出昨天買的茶食。請大眾用過。然後收拾行李。預備到碼頭上岸。賈葛民年紀最小。搶著問人到上海還有多少里路。一箇人同他說道。前面大王廟。已到了新開。再過一道橋。便是拉圾橋。離着碼頭就不遠了。畢竟小輪行走甚速。轉眼間過了兩三頂橋。就有許多小划子。傍攏了大船。走上二三十箇人。手裏拿着紅紙刻的招紙。有的喊長春棧。有的喊全安棧。前來兜攬生意。姚老夫子是出過門的人。囑咐大家不要理他。末後有一箇老接客的。手裏拿着一張春申福的招紙。姚老夫子認得他。就把行李點給了他。一准搬到他客棧裏去住。此時公司船已頂碼頭。那箇接客的。便去喊了幾部小車子。叫小車子上的人。上船來搬行李。賈家兄弟還要叫人跟好了他。那箇老接客的道。幾位老板。儘管坐了車上岸。把東西交代與我。那是一絲一毫不會少。

的。姚老夫子也囑咐他們不要過問。主僕六人隨即一同上岸。叫了六部東洋車。一路往三馬路春申福樓房而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賈氏兄弟一番私議。已隱合自由平權革命諸說。但是程度尙淺。腦筋中尙無一切新名詞印入耳。

賈萬民說譬如要做一事。自己的錢不夠使用。人家有錢。亦不妨借來用用。只要於我們之事有濟。將來有得還人家就是了。數語頗有英雄做事。不拘小節氣槩。然却說得磊磊落落。正大光明。

外國教士。送書與人。對尋常人則曰讀了我的書。可以發財。對讀書人則曰中狀元。各投以所好。如何不教人入其彀中。不料傳教的人。乃能揣摩中國人情。如此純熟。絃外關查驗情形。其弊反在中國人從中播弄。狐假虎威所致。賈氏兄弟三人。至此方知出門人之苦。嗚呼。出門人之苦。其未爲賈氏三兄弟所知者。何可勝道耶。

人家睡覺。獨有喫鴉片煙人不睡覺。等到人家起來。他反蒙被而臥。描寫喫煙人。只此寥寥數語。不啻萬鼎鑄奸。

寫賈氏三兄弟在小輪船上睡不着情形。入情人理。

來。拜見了三位世兄。當下一見過。姚老夫子便讓三位坐下談天。看門的老頭兒把喫剩的菜飯收了進去。停了一刻。又取出三箇茶鍾。倒了三碗茶。送了上來。姚老夫子一面讓三位喫着茶。一面寒暄了幾句。慢慢的講到學問。三位高徒頗能領悟。姚老夫子非常之喜。當下要留他三箇搬到城裏盤桓幾天。然後一同起身再往上海。三箇人恐怕守着先生。諸多不便。極力相辭。情願在船上守候。他三人到蘇州的這一天。是正月初九。姚老夫子因他們住在船上等候。不便過於耽擱。遂與家裏人商量。初十叫兒子出城。約了三位世兄進城玩耍一天。在元妙觀喫了一碗茶。又在附近小館子裏。要了幾樣菜。喫了一塊三角洋錢。在他三箇已經覺得喫的狠舒服了。是日玩了一天。傍晚出城。姚老夫子是擇定十一日坐小火輪上上海。頭一天便同三位高徒說知。約他們在城外會齊。到了這日飯後。父子兩箇出城。看門老頭子挑着鋪蓋網籃。跟在後面。一走走到大東公司碼頭。在茶館裏會見了買家三箇。喫了一開茶。當由姚老夫子到局裏寫了五張客艙票。一張煙蓬票。又到岸上買了一角錢的醬鴨。一角錢的醬肉。并些茶食洋燭之類。一拿拿到茶館裏。等把行李上了公司船。然後打發看門老頭兒回去。買家三兄弟亦吩咐自己的來船。在蘇州等候。諸事安排停當。計時已有四點多鐘。

了。小火輪上鳴都都放了三回氣。掌船的把公司船撐到輪船邊。把繩索一切繫縛停當。然後又放一聲氣。小火輪鼓動機器。便見一溜煙乘風破浪的去了。兄弟三人身到此時。不禁手舞足蹈。樂得不可收拾。不多時。船到洋關碼頭。便見一箇洋人。一隻手拿着一本外國簿子。一隻手夾著一枝鉛筆。帶領了幾箇扞子手。走上船來。點驗客人的行李。看見有形跡可疑的。以及箱籠斤兩重大的。都要叫本人打開。給他查驗。倘或本人慢了些。洋人就替他動手。有繩子捆好的。都拿刀子替他割斷。看了半天。并無甚麼違禁之物。洋人遂帶了扞子手。爬過船頭。又到後面船上查驗去了。這邊船上的人。齊說洋關上查驗的實在頂真。那箇被洋人拿刀子割斷箱子上繩子的主兒。却不住的在那裏說外國人不好。姚老夫子看了歎道。國家不裁釐捐這些弊病。總不能除的。旁邊一箇人說道。從前說中國釐捐局。留難客商。客商見了。都要頭疼。然而碰着人家家眷船。拿張片子上去討情。亦就立刻放行。沒有什麼囉嘛。如今改用了外國人。不管你官家眷屬。女人孩子。他一定一箇箇要查。一處處要看。真正是鐵面無私。更有一般。跟隨他的。仍舊是中國人。狐假虎威。造言生事。等到把話說明。行李物件已被他翻的不成樣兒了。卽如剛纔那箇朋友。聽說到了上海。要搭大輪船到天津。到了天津。還要起

早坐車到山西去。所以把箇箱子。用繩子結結實實的捆好。豈知纔離碼頭。已被洋人打開。你說叫那人恨不恨呢。賈氏三兄弟聽了此言。方曉得出門人之苦。原來如此。賈子猷近來看新聞紙。格外留心。曉得國家因庫款空虛。賠款難以籌付。有人建議。想問外國人再借上幾千萬兩銀子的洋債。卽以中國釐金作抵。倘若因此一齊改歸洋人之手。彼時查驗起中國人來。料想也不會放鬆一步。從此棘地荆天。無路可走。想那古人李太白做的詩。有甚麼行路難。一首現在却適逢其會了。正想着船上已開出飯來。每人跟前只有一碗素菜。姚老夫子便取出在蘇州臨走時買的醬鴨醬肉。請三位高徒喫飯。此時買家帶來的小廝。聽見開飯。也從煙蓬上爬下來。伺候三箇小主人。一霎時開過了飯。衆人打鋪。各自歸寢。客艙之中。黑壓壓雖有上百的人。除却幾箇喫鴉片煙的。尙是對燈呼吸。或與旁鋪的人高談闊論。其餘的却早已一夢蘧蘧。鼾聲雷動。姚氏父子。買家兄弟。到了此時。亦祇有各自安寢。不上一刻。姚家父子二人。都已睡着。買家兄弟三箇。雖然生長鄉間。却一直是嬌生慣養。生平何嘗喫過這種苦。如今的罪孽。乃是自己所找。也怪不得別人。但是睡在架子牀上。翻來覆去。總睡不穩。側耳一聽。但聽風聲水聲。船上客人說話聲。船頭水手吆喝聲。鬧箇不了。過了一會。又遠遠的聽見

嗚嗚、放氣的聲。便有人說。上海的小輪船下來了。賈平泉賈葛民畢竟年輕。都搶著起來。開出門去探望。豈知外面北風甚大。冷不可言。依舊縮了進來。正說話間。那船已擦肩而過。此處河面雖寬。早激得波濤洶湧。幸虧本船走得甚快。尙不覺得顛播。新春夜長。好容易熬到天亮。合船的人已有大半起身。洗臉的洗臉。打鋪蓋的打鋪蓋。賈子猷看了看。只有昨夜幾箇喫鴉片煙的兀自蒙被而臥。此時姚家父子亦都睡醒起來。漱洗。又從網籃裏取出昨天買的茶食。請大眾用過。然後收拾行李。預備到碼頭上岸。賈葛民年紀最小。搶著問人到上海還有多少里路。一箇人同他說道。前面大王廟。已到了新開。再過一道橋。便是拉圾橋。離着碼頭就不遠了。畢竟小輪行走甚速。轉眼間過了兩三頂橋。就有許多小划子。傍攏了大船。走上二三十箇人。手裏拿着紅紙刻的招紙。有的喊長春棧。有的喊全安棧。前來兜攬生意。姚老夫子是出過門的人。囑咐大家不要理他。末後有一箇老接客的。手裏拿着一張春申福的招紙。姚老夫子認得他。就把行李點給了他。一准搬到他客棧裏去住。此時公司船已頂碼頭。那箇接客的。便去喊了幾部小車子。叫小車子上的人。上船來搬行李。賈家兄弟還要叫人跟好了他。那箇老接客的道。幾位老板。儘管坐了車上岸。把東西交代與我。那是一絲一毫不會少。

的。姚老夫子也囑咐他們不要過問。主僕六人隨即一同上岸。叫了六部東洋車。一路往三馬路春申福樓房而來。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賈氏兄弟一番私議。已隱合自由平權革命諸說。但是程度尙淺。腦筋中尙無一切新名詞印入耳。

賈萬民說譬如要做一事。自己的錢不夠使用。人家有錢。亦不妨借來用用。只要於我們之事有濟。將來有得還人家就是了。數語頗有英雄做事。不拘小節氣槩。然却說得磊磊落落。正大光明。

外國教士。送書與人。對尋常人則曰讀了我的書。可以發財。對讀書人則曰中狀元。各投以所好。如何不教人入其彀中。不料傳教的人。乃能揣摩中國人情。如此純熟。絃外關查驗情形。其弊反在中國人從中播弄。狐假虎威所致。賈氏兄弟三人。至此方知出門人之苦。嗚呼。出門人之苦。其未爲賈氏三兄弟所知者。何可勝道耶。

人家睡覺。獨有喫鴉片煙人不睡覺。等到人家起來。他反蒙被而臥。描寫喫煙人。只此寥寥數語。不啻萬鼎鑄奸。

寫賈氏三兄弟在小輪船上睡不着情形。入情人理。

